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每月一回)

新

小

說



第七號

新民叢報告白

啓者本社定例先收報資然後發報第以輸入文
明起見執例未敢過嚴故一經定閱即按期發寄
本社之通融辦理當爲諸君所洞鑒矣頃今年本
報已出至第十七期而閱報諸君多未將報資寄
下於本社辦事殊多窒礙前者總撰述飲冰室主
人遊美出報因之遲緩本社深自慚悚今飲冰室
主人已東還今年之報定能趕速印成以副讀者
諸君之望務望閱報諸君速將報資寄下幸勿再
緩否則此後所出之報一概停寄仍追取前費此佈

新小說第柒號目錄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圖畫

比利時大詞曲家覓打靈

西班牙大詞曲家伊芝加利

埃及風景

暹羅風景

◎論說

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

◎歷史小說

洪水禍(續第一號)

第四回有觸與懷市紳論時事 爲國求助名士渡重洋
●第五回開盛會人心激憤 用佞人國事艱難

◎政治小說

新中國未來記

第五回奔喪阻船兩視怪象 對病論藥獨契微言

◎法律小說

宜春苑

◎冒險小說

二勇少年

第十五回充當密使 ●第十六回不期之遇 ●第十七回九死一生 ●第十八回和議告成

◎寫情小說

新聊齋

唐生

◎廣東戲本

黃蕭養回頭全套

◎雜錄

怪怪奇奇

法國某著 無欲羨齋譯

六一

八七

南野浣白子譯述

一一七

平等閣著

一二三

新廣東武生度曲

一四五

價值五千金之辯 ● 李大叔之子之辯 ● 考試笑話

燈謎叢錄

◎ 雜歌謠

五禽言

新少年歌

粵謳新解心六章

自由鐘 ● 自由車 ● 天有限 ● 地無皮 ● 趁早乘機 ● 呆佬祝壽

◎ 附錄

小說叢話

一五七

拜 劍
鵬 公
人

一六五



售報價目表

日本			日本 通用銀	中國			中國 通用銀
全 年 十二 冊	半 年 六 冊	一 冊		全 年 十二 冊	半 年 六 冊	一 冊	
四 元	二元二角	四 角	四元五角	二元四角	四角四分		
日本				中國			
各地				各地			

凡日本郵局已通之地全年郵費三角未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一元凡定閱交報費者務祈將郵費一併交下乃能奉寄

告白價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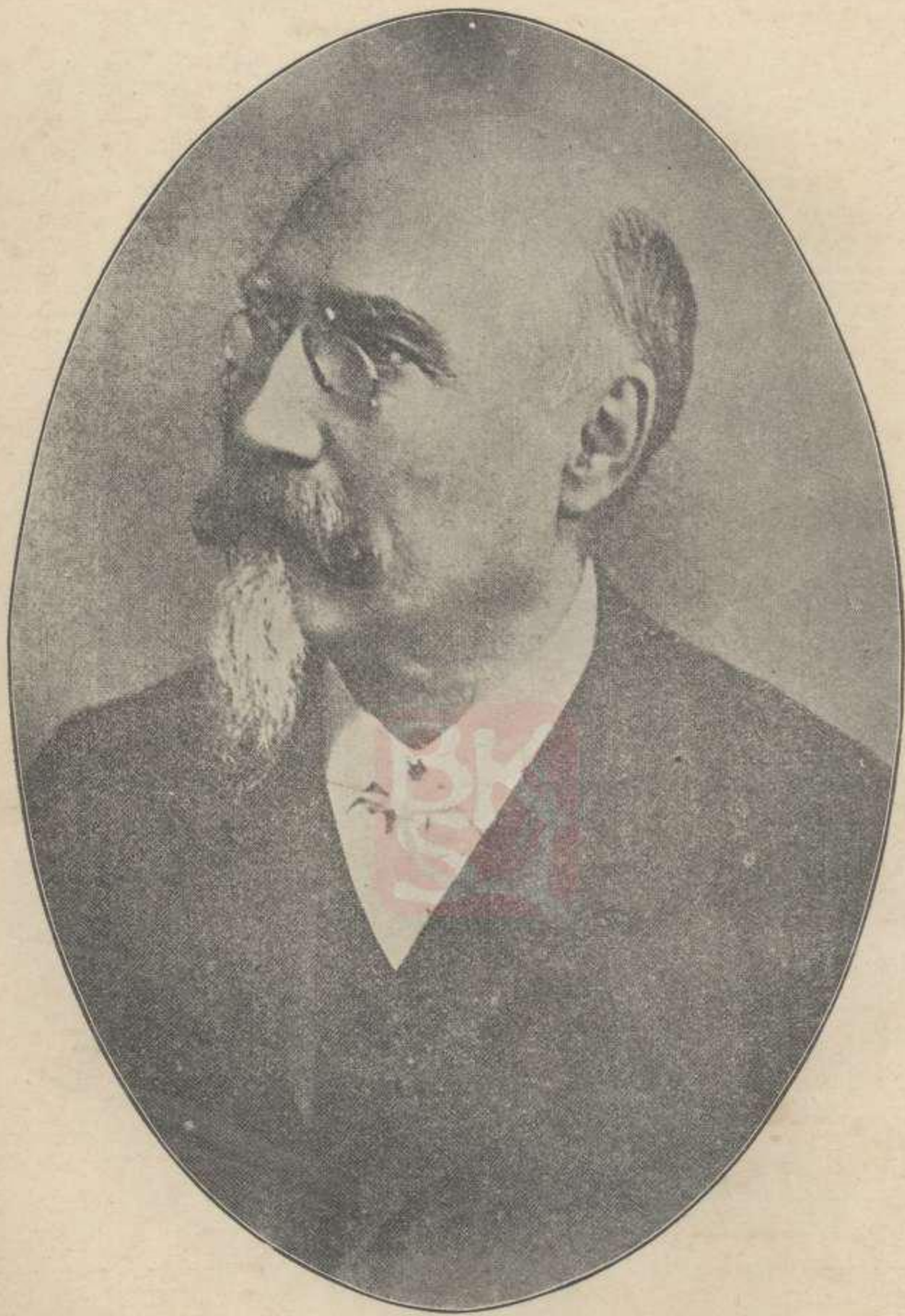
一頁七元	半頁四元	一行四角
------	------	------

編輯兼發行者 趙毓林
印刷者 岸太郎

發行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小說社

印刷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社活版部

比時大詞曲家覓打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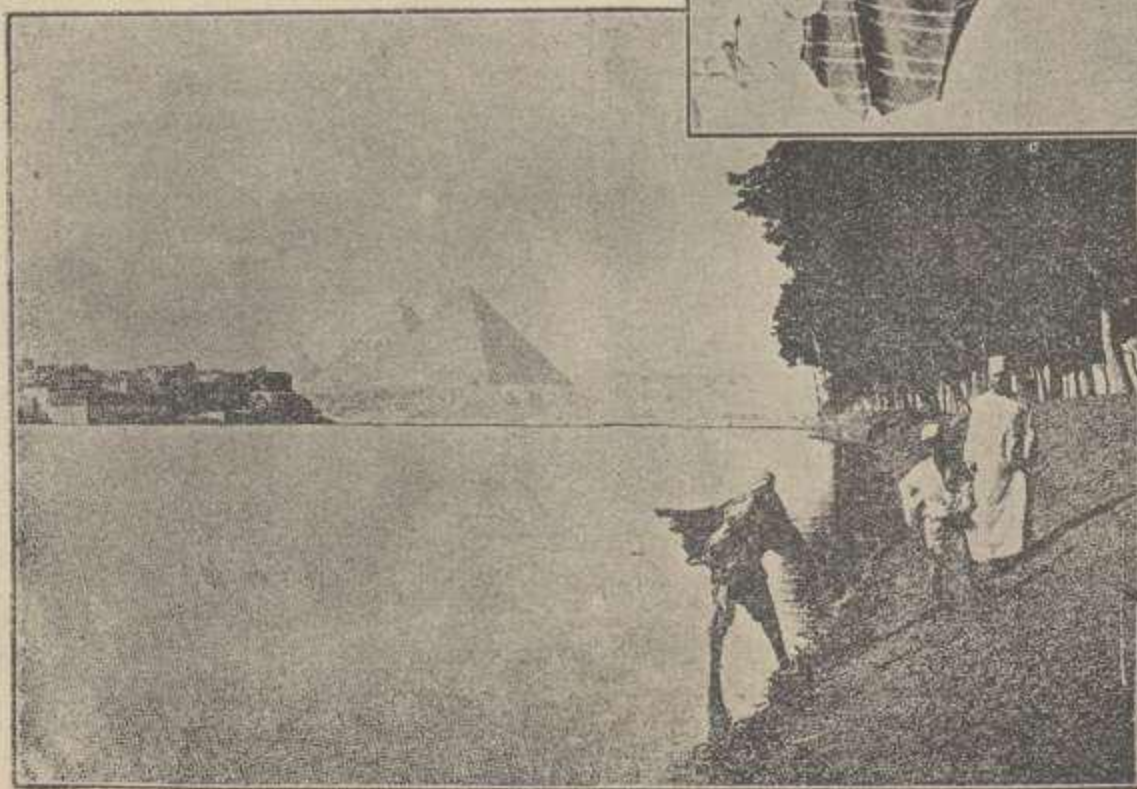
MR MAURICE MAETERLINCK OF BELGIUM.

利加芝伊家曲詞大牙班西



SENOR JOSÉ ECHEGARAY OF SPAIN.

埃 及 風 景
索 瑪 利 之 會 長
索 瑪 利 之 美 人



從 尼 羅 河 畔 望 金 字 塔

暹羅風俗

美人

俳優



上流婦人

僧家

暹羅人之一家

論說

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

楚卿

吾昔見東西各國之論文學家者。必以小說家居第一。吾駭焉。吾昔見日人有著世界百傑傳者。以施耐庵與釋迦孔子華盛頓拿破侖並列。吾駭焉。吾昔見日本諸學校之文學科。有所謂水滸傳講義西廂記講義者。吾益駭焉。繼而思之。何駭之與有。小說者實文學之最上乘也。世界而無文學則已耳。國民而無文學思想則已耳。苟其有之。則小說家之位置。顧可等閑視哉。

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亦有說乎。曰。彼其二種德四種力。足以支配人道左右羣治者。時賢既言之矣。至以文學之眼觀察之。則其妙諦猶不止此。凡文章常有兩種對待之性質。苟得其一而善用之。則皆可以成佳文。何謂對待之性質。一曰簡與繁對待。二曰古與今對待。三曰蓄與洩對待。四曰雅與俗對待。五曰

實與虛對待而兩者往往不可得兼於前五端既用其一則不可不兼用其餘四於後五端亦然而所謂良小說者即稟後五端之菁英以鳴於文壇者也故取天下古今種種文體而中分之小說占其位置之一半自餘諸種僅合占其位置之半偉哉小說

請言繁簡尋常文字以十語可了者自能文者爲之則或括而短之至一語焉或引而長之至千百語焉二者皆妙文而一以應於所適爲能事昔歐陽廬陵嘗偕數友行市中見有馬馳擲於路衝突行人至有死者全市鼎沸廬陵與友歸相約同記其事諸友記者或累數十言或累數百言視廬陵所記則僅有「逸馬殺人於道」六字此括十語爲一語之說也佛經說法每一陳設每一結集動輒瑰瑋連打縣亘數卷言大必極之須彌鐵圍五大部洲三千大千大千大千世界言小必極之芥子牛塵羊塵兔塵微塵言數必極之恒河數阿僧祇無量數不可思議不可識不可極既暢以正文復申以頌偈此衍十語爲千百

語之說也。二者皆文章之極軌也。然在傳世之文則與其繁也。毋甯其簡。在覺世之文則與其簡也。毋甯其繁。同一義也。而縱說之橫說之推波而助瀾之窮其形焉。盡其神焉。則有令讀者目駭神奪。魂醉魄迷。歷歷然沈沈然與之相引與之相移者矣。是則小說之能事也。

請言古今凡人情每樂其所近。讀二十四史者好史。漢不如其好明史也。讀泰西史者好希臘羅馬史。不如其好十九世紀史也。近使然也。時有三界曰過去曰現在曰未來。人之能游魂想於未來界者必其腦力至敏者也能游魂想於過去界者亦必其腦力甚強者也。故有第一等悟性乃樂未來。有第一等記性乃樂過去。若夫尋常人則皆住現在。受現在感現在。識現在。想現在。行現在。樂現在者。也。故以過去未來導人不如以現在導人。佛之所以現種種身說法爲此而已。小說者專取目前人人共解之理。人人習聞之事。而挑剔之指點之者也。惟其爲習聞事也。故易記。惟其爲共解之理也。故易悟。故讀他書如戰讀

小○說○如○游○讀○他○書○如○算○讀○小○說○如○語○讀○他○書○如○書○讀○小○說○如○畫○讀○他○書○如○作○客○
 讀○小○說○如○家○居○讀○他○書○如○訪○新○知○讀○小○說○如○逢○故○人○之○好○戰○好○算○好○書○好○作○
 客○好○新○知○者○固○有○之○矣○然○總○不○如○彼○更○端○者○之○爲○甚○也○故○好○戰○算○書○作○客○新○知○
 之○人○未○有○不○兼○好○游○語○畫○家○居○故○人○者○而○好○游○好○語○好○畫○好○家○居○好○故○人○之○人○
 容○有○不○好○戰○不○好○算○不○好○書○不○好○作○客○不○好○新○知○者○古○文○之○不○如○今○文○亦○以○其○
 普○及○之○性○質○有○限○一○無○限○而○已○

請○言○蓄○洩○觀○陂○塘○與○觀○瀑○布○孰○樂○觀○冬○樹○與○觀○春○花○孰○樂○觀○入○定○之○僧○衲○與○觀○
 歌○舞○之○美○人○孰○樂○彼○其○中○雖○亦○或○有○甚○美○者○存○而○會○心○固○已○在○遠○矣○何○也○淋○漓○
 則○盡○致○局○促○則○寡○悰○常○人○之○情○也○文○學○之○中○詩○詞○等○韻○文○最○以○蓄○爲○貴○者○也○然○
 真○能○解○詩○詞○之○趣○味○者○能○有○幾○人○小○說○則○與○詩○詞○正○成○反○比○例○者○也○抑○蓄○洩○與○
 繁○簡○每○相○待○然○繁○簡○以○客○觀○言○蓄○洩○以○主○觀○言○故○有○敘○述○累○千○萬○言○而○仍○含○蓄○
 不○盡○者○亦○有○點○逗○僅○一○二○語○而○已○發○洩○無○遺○者○洩○之○爲○用○如○扁○鵲○所○謂○見○垣○一○

方人洞悉五藏癥結如溫渚然犀罔兩魑魅無復遁形而此術惟小說家最優
占之小說者社會之X光線也

請言雅俗飲冰室主人常語余俗語文體之流行實文學進步最大關鍵也
各國皆爾吾中國亦應有然近今歐美各國學校倡議廢希臘羅馬文者日盛
即如日本近今著述亦以言文一致體爲能事誠以文之作用非以爲玩器以
爲菽粟也昔有金石家宴客出其商彝夏鼎周敦漢爵以盛酒食卒乃主客皆
患河魚疾者浹旬美則美也如不適何故俗語文體之嬗進實淘汰優勝之勢
所不能避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故言文分離此俗語文體進步之一障礙
而即社會進步之一障礙也爲今之計能造出最適之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
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參半焉此類之文舍小說外無有也且中國今日各省方
言不同於民族統一之精神亦一阻力而因其勢以利導之尤不能不用各省
之方言以開各省之民智如今者海上花之用吳語粵謳之用粵語特惜其內

容之勸百諷一耳。苟能反其術而用之。則其助社會改良者。功豈淺鮮也。十年以來。前此所謂古文駢文家數者。既已屏息於文界矣。若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剝去鉛華。專以俗語提倡。一世則後。此祖國思想言論之突飛。殆未可量。而此大業必自小說家成之。

請言虛實文之至實者。莫如小說。文之至虛者。亦莫如小說。而小說能事。即於是乎在。夫人之恆情。常不以現歷有限之境界。自滿足而欲游於他界。此公例也。欲游他界。其自動者有二。曰想。曰夢。其他動者有四。曰聽。講。曰觀。劇。曰看。畫。曰讀。書。然想也。者。非盡人而能者也。夢也。無自主之權者也。聽講與觀劇。又必有所待於人。可以樂羣。不可以娛獨也。其可以自墮者。莫如書畫。然徑尺之影。一覽無餘。畫之缺點。一但有形式而無精神。畫之缺點。故能有書焉。人於他境界。以其至虛。行其至實。則感人之深。豈有過此。小說者。實舉想也。夢也。講也。劇也。畫也。合一爐而冶之者也。



由此觀之。文學上小說之位置。可以見矣。吾以爲今日中國之文界。得百司馬。子長。班孟堅。不如得一施耐庵。金聖嘆。得百李太白。杜少陵。不如得一湯臨川。孔云亭。吾言雖過。吾願無盡。





歷史
小說 洪水禍 (續第一號)

九
雨塵子

第四回 有觸興懷市紳論時事 爲國求助名士渡重洋

却說巴黎市中十字路口。有二位市紳。一個從那邊來。一個從這邊去。這邊的跑得高興。不遑旁顧。猛然間向那人懷中一撞。把那人幾乎跌倒。那人失驚道。是誰這樣孟浪。這人抬頭一看。原來是個最相得的朋友。素來同心辦公事的。便謝道。莽撞之至。幸勿見罪。那人道。你爲甚麼倉皇到這光景。這人道。我自己也自不覺得。我如今有滿腔的心事。正想找同心的朋友吐吐。不料如今却在這裏相遇。那人道。甚麼事呢。因指着路傍的一間俱樂部道。我們便在這裏一坐。吐吐你的心事如何。這人道。很好。便携着手。進去坐下。那人便開口問道。我看你這個光景。像是狂了一樣。到底有甚麼心事。何妨對我說說。這人道。也沒有別甚麼事。只因有個朋友。前日聽說美洲獨立。趕往相助。而今回來了。我同他談及美洲的事。令我百感交集。那人聽說是美洲的事。也打動滿肚子一

團理想便問道。你和他談及美洲的事麼。如今怎麼樣了。這人道。我昨晚和我那朋友說起這些事情。我覺得英國的人民。怎麼這樣有能力。他們國內有強梗的議院。享着完全的自由。是不消說了。今日他們分支過了美洲。又生出這樣一番大事業。來我聽說他們美洲的辦法。更比別處不同。他們全國沒有一個貴族作事。全是平民一國的大事。皆由國會公議而行。某君我同你平日的理想。就是他們作到了。我們法國如今不還是屈服君主貴族之下。平民雖多一點事業都沒有麼。我們法國難道竟事事落在英人之後麼。那人道。可不是。美洲的事辦得真是令人佩服。他聽說他們怎樣憤激。怎樣勇敢。出的手段。怎樣公正。發的檄文。怎樣義憤。我也想去助他。只是這裏事情甚多。不能脫身。我想人生在世。就是這個自由要緊。若不能自由。便偷生在世。有甚好處。若是爲自由而死。九泉之下也覺得這人道。他們美洲人這回起的事業。也是這個想頭。他們不是天天叫的是一若不給我自由。就給我死。麼。但是美洲人。

要得自由。便爭之以死。我和你法國人自由也。沒有死也。沒有如今不還是活着麼。你道我們慚愧也不慚愧。那人不待說完。便接口道。慚愧。慚愧。慚愧極了。他們美洲人的事情。是因為印紙稅等類而起。其實印紙稅等類。還不過小委曲。如今我們法國不是連甚麼稅都有了麼。那知美洲人受些小委曲。也要起這樣大業。我們法國人却是一點影響都沒有。我們法國人何以自立於天地間麼。這人道。是了是了。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這句話本是天下的公理。這就只有英國人作得到。如今美洲人也因為這個起事。我們法國的平民甚麼租稅都納了。我們的代議士却在那裏呢。兩人正說得出神。猛聽得背後有人大聲喝道。王威國法之下。敢在這裏發這樣的牢騷。是那裏的大胆的奴才。兩人聽得大吃一驚。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是自己素來一個相識。也是巴黎一位市紳。共辦市中公事的。只見這人笑道。我剛纔進門來。聽得你們說得出神。便站在你們背後竊聽。那知你們並不知道。你們爲甚麼就高興得這個光景。兩

人道。我們也不覺得爲甚麼有人來都不知道。那人道。我又報你一項新聞。兩人道。甚麼新聞。那人道。今日有了敕令。命財務大臣苦魯奎尼辭職。用會計總監列格耳代了。兩人齊聲道。這苦魯奎尼本來無用的。如今辭了職。也罷了。但這列格耳素有能聲。恐怕倒有番事業出來。一人又道。我們法國的財政。任你。是誰作財務大臣。是辦不好的了。若我們平民能願意加稅。或者還可補救。但這沒有代議士的租稅。誰願納麼。那人道。不納。不納。我從前看見列格耳的論說。是要把歲計多少。報告天下。示以至公。以求加稅。他那知我們人民。是要出代議士。然後願意納稅。並不是要明白國家歲計的多寡麼。我們法國的財政。任你。是列格耳也辦不好的了。那新來的那人又笑道。你們不等人家說完。便惹出議論。又說到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的問題上面去了。其實我還有話。尙未說完。在這裏。兩人驚道。還有甚麼新聞呢。那人不覺得又笑道。我若說出這件新聞。恐怕你們又要惹我多少議論來。兩人道。你不要嘔我。只管說罷。那人

初猶不依。經兩人再三強迫。便道。如今美洲來的公使佛蘭克林。已着了我國上了岸。不日要來巴黎了。兩人聽得。一齊愕然。說道。真的麼。那人道。怎麼不真。你們還不知道麼。兩人道。我們只曉得美洲派佛蘭克林來我國作公使。那曉得已着了岸了。于是把那番羨慕美洲的心事。一齊移在佛蘭克林身上。不知不覺。對佛蘭克林表出無限好意事。便倡議道。佛蘭克林到來。我們巴黎市民。便開一個歡迎會迎他。何如。那人道。我也是這樣想。所以特來找你們兩人商量。並且我想要辦這個事情的。也不止你我三人。人人都有這個意思。也不止我們巴黎處處都有這個盛舉。只是我們巴黎的。要比各地辦得熱鬧就是了。這句話。三人的意思相合。便又商議道。我們單邀自己相識的同志朋友。還不大熱鬧。儘可廣登告白。招巴黎市中有志之人。都來共會。一來也可以觀觀巴黎的人心。二來也可藉此張揚。激發市民的意氣。當下決議。議已定。各自分散。過了數日。巴黎市中。到處貼有告白。起首大書四字是「歡迎自由」。并繫以數

言。其意曰。

頃美洲大使佛蘭克林。已着我國。海西大陸之自由。將隨之而至。凡我輩。有欲表同情于美洲者。請表之於其公使。今擇某日開歡迎會。我愛自由。當可同集。

發起人某某等

這告白。語既動人。事尤得衆。數日之內。巴黎市民。皆如狂如沸。准候佛蘭克林到來。即開會歡迎。望其丰采。內中往來奔走。愆漁市民。最熱心的。便是上文的那三位。這三位的名姓。不見史書。無從杜撰。故付闕如。但請看官記着。這都是巴黎市紳。在市民裏頭。最有權力的。

且說北亞美利加洲英國的殖民地。自從七年戰爭以後。母國要把這回戰爭所募的國債。取償于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民。便憤激得了不得。說是母國糟蹋他們的權利。壓制他們的自由。後來因爲印紙稅等事。越發與母國生了意氣。

始而憤激。繼而爭論。終乃大舉。便於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合十三洲。離了母國英吉利。獨立起來。那時把獨立的檄文。遍布天下。聲明英國的暴虐。獨立的緣由。歐洲列國中。只有法蘭西一國。首先認了他們獨立自立之邦。這北美合衆國。越發其勢洶洶了。這時母國英吉利。也不服氣。陸續派兵。次第來戰。合衆國政府商議道。似此情形。我們如何抵當得住。若有歐洲那一國。派兵相助。把英國的勢力。牽制一牽制。就好了。左計右議。想起歐洲各國。都是袖手旁觀。誰肯相助。只有法蘭西一國。早已對我們表了同情。他如今還有許多人民。在我們這裏助戰。況且他與英國。本是世仇。也難免不乘此仇會。圖圖報復。我們求助。只有求法國罷了。這一說。衆人都同意了。恰好這時法國。認了他作獨立國。也應派個公使。去法國辦理交涉事宜。便令這公使。一面求助。便是。但這回事。大任重。不是個材能出衆的人。如何去得。於是佛蘭克林自己出來任了。佛蘭克林奉了合衆國政府之命。齎着公文。前赴法國。不日渡了大西洋。上了岸。一徑

向巴黎進發。沿途人民無不表出好意。便有幾處都會的人民。聽說佛蘭克林到來。沿途開歡迎會相迎。佛蘭克林心內想道。不料法國人對我表好意至此。却也難得。又轉念道。雖說法國人這樣高興。却不是歡迎。我是歡迎。我們合衆國的國民。也不是歡迎。我們合衆國的國民。却是歡迎。自由。假若我合衆國不是爲自由而起。他們不知冷淡。我到甚麼田地。還望他歡迎麼。又想道。法國地方的人民。都是這樣羨慕自由兩個字。不知首府巴黎市民。還要如何。我看我們合衆國前幾年的民情。也沒有這樣激昂。恐怕法國不過數年。還有比我們還大的事業。鬧出來也不定的。佛蘭克林一面想。一面趕程到了巴黎。先去見了路易第十六。呈上公文。并言及求助的話。路易第十六。便認了作公使。相助與否。容緩日回答。當下佛蘭克林自退回美國公使館。等候下落。次日。路易第十六。便集朝中大臣。商議這事。諸臣道。舉國輿論。都是贊助美國。似宜以援助的爲是。只有財務大臣列格耳。見得近日財政。困難已極。自接苦魯奎尼的

後任以來。雖極力整頓。務求節省。還是茫無頭緒。若再籌出這項戰費。恐怕財政更不可收拾。路易見得這話也是。心中沒有主張。把眼看着諸臣。諸臣都面面相覷。不能決斷。當下議事不定。只有佛蘭克林聽見列格耳的意見如是。便着急得了不得。極力在各運動。幸喜法國朝野上下。對美國都表同情。就只有財政這一層爲難。佛蘭克林只好把英國如何暴虐。如何又與法國是世仇等話。出來鼓勵人心。倒也感動得很。這日佛蘭克林拜會了幾處有名望的人。回到下處。只見從人呈上一封請書。知道巴黎市民要開歡迎會。約定明日先下請書相候。佛蘭克林在沿途所有各處歡迎會。都是去的。這更不能相拒。并且也可以藉此鼓勵人心。于援兵的事情。有些影響。便應允了。巴黎市民知道佛蘭克林已允。便人人踴躍。個個爭先。豫備來歡迎會觀望風采。正是民性素傳多事。辦海西。至自由風。欲知歡迎會是甚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附記

莫理拔欲重薦列格耳。以其爲外國人。爲新教徒。不便遽引爲財務大臣。先設一官。稱會計總督以處之。據西皮法國革命史。

仇耳俄的政見。與其去官事由。是實事。(以上補第三回)

美國宣告獨立。是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列格耳內閣。即於是年成立。法國認美之獨立。却在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是列格耳罷職以後。

法國人多往美洲助戰。是實事。

法人聞美洲獨立。民情激昂。是實事。

列格耳以財政困難。不欲出兵。是實事。

第五回 開盛會人心激憤 用佞人國事艱難

却說佛蘭克林。自從到法國以來。沿途大大小小。不知開了幾次歡迎會。佛蘭克林都是應允的。何況這回是出于首府的市民。更不容不去。當下允了。次日。又有幾個爲首的。先來邀請。佛蘭克林隨着一齊赴會。但見滿堂濟濟。先到者

已有三四百人。見佛蘭克林到來。忽然歡聲雷動。一齊見畢。嗣後陸續來者。又不知多少。都是巴黎市中有智識的人物。約計已在千人上下。到齊開會。大家請佛蘭克林演說美洲的事情。佛蘭克林心下想道。我正要求援。便藉此機會。鼓一鼓人心。也使得。便立起發言道。人生在世。自然有天賦的自由。這自由只要自己不丟。無論甚麼暴君污吏。是搶不去的。是傷損不來一毫的。這幾句話。恰說在衆人。心上。只聽見衆人一齊拍起手來。佛蘭克林接着說道。我們美洲人。自從墮地以來。便曉得保守這個自由。也不怕英國的權力怎樣大。若有半點過分。便大家不依。我們美洲人。是要把美洲的錢糧。辦美洲的事。既不有議員在英國議院。便不服英國的令命。納稅給英國。這「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的格言。我們美洲人。是要以死守之的。這一番話。更攢入衆人的心窩。那拍掌之聲。越大。直似衆人的魂魄。都被佛蘭克林攝了去的一般。只是呆的聽着。佛蘭克林又道。所以美洲殖民地的人。忍之無可忍。不得已。離英獨立。我們富者

出錢。貧者出力。能者率先。愚者從之。若不能自由。便是死也甘心。如今僥倖這獨立的事情。也辦得略有頭緒了。這番話又激動衆人的。且羨且愧之心。拍掌聲內更雜以亂語。說道。你們美洲如此。我們法國人呢。佛蘭克林知道他們心中感動。便一氣說下道。那知英國不識公義。自恃他的海軍力。把我們美洲人的權利。不放在眼裏。作踐又作踐。那派來的兵。日多一日。不覺下淚道。以後我們殖民的前途。也不知怎麼樣了。我看英國的氣勢。不但要作踐我們殖民地。還要蠶食各國的屬地。我們如今也沒有他法。只要世界愛自由尊公義的國民。一面自顧。一面助人。與我美洲同心合力。防制英人。那我們就感激不盡了。說至此。衆人不待說完。一齊嚷道。我們法國是定可以相助的。便有幾個人倡議道。我們如今便把我們要救法國的意見。用鳴願的手段去告政府。也不怕政府不依這個議。也有多少人贊成了。正待簽名施行。只見衆人叢中。有一個人立起說道。且住。我們如今的意思。不足見得美洲的事情。可感可羨。遂拿出

一番熱心去迫政府發兵。麼若我們法國人，人人能把這個熱心發揚出來，恐怕我們作的事還不止美洲這個樣。便比他還大的也辦出來了。但是我們何以不能呢？這幾句話把衆人的熱心劈頭一棒。佛蘭克林起初見法國人如此熱心，心內也很喜歡。只恐他們未免輕舉妄動，沒有好結果。忽然聽這個話，心內吃驚道：法國到底有這樣人物，原來不可輕視。不知他姓名爲誰。因悄悄的問身傍坐的人，方纔知道他叫做密拉破。出身原是貴族，只因意見不和，倒愛和平民作了一路。所以今日也來與會。佛蘭克林只聽得那人聲音，更高了一層。說道：我們要曉得法國人，所以不能的緣故，是他們美洲人處處有紀律，處處思前想後，再不輕舉妄動。所以作出事情來，動輒得宜，令人佩服不盡。我們法國人心內比別人還熱舉事，却過于浮躁。及到頭看起來，總沒有甚麼結果。這是我國人天生成的缺點，總要矯正。纔好。比如這回的事情，我們如果有這熱心，便應再三審慮，出個妙全的法子，感動我們政府，單用着鳴願的手段。如

何。使。得。倫。或。政。府。不。依。我。們。又。如。何。是。好。難。道。我。們。就。作。這。樣。龍。頭。蛇。尾。的。事。情。不。成。所。以。我。說。想。請。政。府。發。兵。是。使。得。但。不。必。用。那。鳴。願。的。手。段。這。席。話。在。座。諸。人。倒。也。不。甚。滿。意。只。有。佛。蘭。克。林。聽。了。却。佩。服。得。很。獨。自。稱。贊。一。回。那。倡。議。諸。公。的。熱。心。經。此。一。番。議。論。也。就。自。覺。不。安。鳴。願。的。事。只。好。罷。了。當。下。密。拉。破。說。完。又。有。幾。人。觸。景。生。情。發。多。少。憤。激。議。論。直。至。紅。日。西。沉。方。纔。散。會。佛。蘭。克。林。又。獨。自。找。着。密。拉。破。說。了。些。話。并。叮。嚀。而。別。回。家。便。有。法。國。一。些。名。公。鉅。卿。來。訪。佛。蘭。克。林。一。一。見。了。說。的。無。非。是。求。些。助。的。話。不。必。細。述。後。來。又。報。財。務。大。臣。列。格。耳。來。訪。佛。蘭。克。林。知。道。他。是。主。張。不。發。援。兵。的。正。好。乘。機。探。他。的。心。事。及。至。相。見。那。知。列。格。耳。并。不。執。拗。說。是。全。國。輿。論。已。定。不。好。違。背。并。且。美。洲。的。公。義。他。也。知。道。的。談。了。一。回。辭。別。出。去。佛。蘭。克。林。送。了。回。來。與。同。行。的。人。談。論。道。這。列。格。耳。聲。名。雖。大。却。缺。少。定。力。只。曉。得。逢。人。討。好。以。博。虛。譽。將。來。法。國。若。有。我。們。這。樣。的。大。事。出。來。不。知。是。誰。肩。負。大。任。匡。救。時。艱。倒。是。歡。迎。會。中。所。見。

的密拉破。還有見識也。到底不知怎麼樣罷了。說畢嘆息了一回。却說法國人民自從美洲獨立以來。聞說他們怎樣不出代議士。便不納租稅。怎樣不得自由。便要死。都感動的了不得。恰似熱鍋上螞蟻一般。往來旋盤。却不知何方是好。內中還有一班熱心的人。竟仗劍渡海。趕往相助。問他爲甚麼要替他人作嫁衣。他便答道。我們不是幫助美洲。是幫助自由。我們自己國內沒有事情可做。便去幫助別人。發揮內熱。有何不可。所以他們竟是個望屠門而大嚼的意思。還有許多人。因爲事多。不能趕往美洲。便在國內往來奔走。打聽美洲的消息。逢人便說。藉作牢騷。所以美洲的事情。在美洲還不覺得。在法國却是傳得熱鬧。法國政府。因爲公論都偏在一邊。又和英國是世仇。便對美洲表了無限同情。首先認了他獨立。這回佛蘭克林來求助。論理法國財政困難至此。原不必應允的。但怎當得起全國人到處闕動。滿朝滿野。都以相助爲是。只有列格耳一人。不甚願意。但這列格耳爲人。恰合佛蘭克林所說。是逢人

討好。以博虛譽的。怎敢與全國公論相抗。後來也不敢主張自說了。所以發兵相助的事。竟成了必至之勢。這日。路易第十六。又召諸大臣面議。大臣都說。大勢如此。不可顯違。竟決了議。佛蘭克林聽了。自然歡喜不盡。忙先發信報與本國。自是英國海軍。常有法軍左右牽制。不能專事美洲。後來美國竟得了法國多少助力。此是後話。

却說法國財政。自從仇耳俄的改革。不容于世。後來換了苦魯奎尼。又沒有甚麼措施。不過數年。便換了列格耳。這列格耳的財政意見。是早已在衆人耳中的一接了任。便要實施起來。先是從調查歲計下手。調查告終。編製一表。報告天下。在列格耳的意思。以爲是很重納稅者的權利。人民應該滿意。誰知法國的民氣。竟比昔日不同。年復一年。增長起來。這回看見歲計報告。殊覺不然。有許多人說道。我們所求的。是要立國會。出代議士。并不是要看歲計的報告。這些議論。確是對列格耳的政見。加了一大打擊。加之美洲獨立。法國派兵相助。

以後。列格耳又生出兩層難處。第一是國財支絀之後。又要籌這項戰時軍費。越發出入不敷。列格耳所有一切計畫。難於實行。第二。列格耳起初反對援助之事。已是犯了衆怒。後來又不極力主張。更顯得無用。所以從前的聲望。也損了許多。況且列格耳作事。一切賴莫理拔的力量。豈知莫理拔後來也忌憚列格耳的措施。與他不對了。所以列格耳竟有不安于位之勢。并且法國財政。任你有多大本領。都不濟事。計列格耳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接任以來。至一千七百八十一年。五年之內。也出了多少主意。只是不能補救。加之法國的教徒遇事攻擊。至是氣燄日甚。列格耳無法。只得學前任之例。自辭了職。比年老相莫理拔也歿了。于是朝廷之上。女后執政。宮闈之中。牝鷄司晨。王后馬利安德列德。獨專國政。甚至財務大臣。亦用佞人。後來又舉加倫列襲了。這加倫列既不比仇耳俄。又不比列格耳。只有天生成的揮霍手段。也不管歲入多少。只極力鋪張外觀。到處借債。遂至國債日多。政府信用墜地。人人皆知國家破產之

日不遠了。這加倫列任意揮霍了數年。國計日窮。債也借不着。左思右想。無計可施。于是演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舉動來。這舉動却於當日時局大有影響。有分教。民情益激。生出無限波瀾。國事日非。誰作中流砥柱。欲知加倫列舉動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附記

法美同盟。發兵相助。是實事。

佛蘭克林來法國時。密拉破猶居普國。

列格耳辭職。莫理拔死。法國王后秉政。是實事。

加倫列奢靡過度。大募國債。致失政府信用。是實事。



政治小說
新中國未來記稿本

第五回 奔喪阻船兩靚怪象 對病論藥獨契微言

卻說黃李兩君自從別過陳仲滂之後。回到北京。恰恰碰著中俄新密約被日本
的報紙揭了出來。又傳說有廣西巡撫勾引法兵代平亂黨一事。上海東京
各學生憤激已極。上海一班新黨。便天天在張園集議。打了好些電報。東京學
生又結了箇義勇隊。箇箇磨拳擦掌。好不利害。那黃李兩君是久離故國。不知
道近來人心風俗如何。聽見有這等舉動。自是歡喜不盡。便連忙跑到上海。想
趁這機會。物色幾條好漢。互相聯絡。船到上海。纔攏碼頭。黃君便有箇表叔名
做陳星南。開的一家鋪子。叫做廣生祥的。打發夥計迎接上岸。陳星南見他兩
人。著實悲喜交集。殷勤款待。但黃君問起家中平安的話。他總是支支吾吾。黃
君好生疑心。等到晚上。擺過接風酒。吃過飯。洗過臉。又坐了好一會。陳星南
纔從衣袋裡掏出一封電報。無情無緒的遞過來。黃君不看便罷。一看。不覺兩

眼直瞪。那眼淚就連珠似的撲簌下來。李君連忙將電報搶過一看。上頭寫的卻是『母前月棄養父病急速歸武』十一箇字。原來毅伯先生有箇胞弟名字叫做克武。這電報便是他打來的。李君看完。瞪着眼。相對無言。因想起自己從小父母雙亡。都是琼山先生飲食教誨。恩逾骨肉。如今碰著這變故。這回回去。不知還能覓見一面不能。想到這裡。便也陪著嗚嗚咽咽。悲痛起來。黃毅伯已是哭得淚人兒的一般。陳星南勸也不好。不勸也不好。只得跟著做箇楚囚相對。停了好一會。倒是李去病帶淚問道。請你老人家給我們查查船期罷。陳星南道。我是盼望你們到有好幾天了。偏偏這樣湊巧。今天上午。龍門船剛纔開了。你們就來。如今最快的是禮拜一法國公司船了。總要在這裏等三天。二人聽了無法。陳星南又著實安慰了一番。只得無精打彩的。坐到十點半鐘。便往客房睡去了。黃君翻來覆去。一夜睡不著。天大亮。方才朦朧合眼。明早七點鐘。李君先起來。正在那裏洗臉。忽見鋪子裏的小夥計。拿著一個洋式名片。進



來。說道。外邊有位客人來拜會兩位。在客廳裏面等哩。李君把名片看時。當中寫著宗明兩箇字。底下角上寫著字子。革支那帝國人。八箇字。上首還有一行細字。寫著南京高等學堂退學生民意公會招待員十六箇字。李君看著沈吟道。怎麼這退學生三字。倒成了一箇官銜名兒了。濶哉一面想。一面連忙漱完口。換好衣服。出來客廳。只見那宗明。辮子是剪去了。頭上披著四五寸長的頭髮。前面連額蓋住。兩邊差不多垂到肩膀。身上穿的卻是件藍竹布長衫。腳下登的是一雙洋式半截的皮靴。洋紗黑襪。茶机上還放著一件東洋製的草帽。去病見了這箇打扮。不免喫了一驚。這是上海時髦裝束。足下何少見多怪耶。彼此見面。拉過手。李去病通過姓名。宗明道。還有一位黃君呢。去病道。他有點事情。這一刻不能出來。於是兩人坐下。宗明便開口道。我們一般都是中國將來的主人翁。雖是初見。儘可傾心吐胆。去病不大懂得。他主人翁那句話的意思。隨意謙遜幾句。便接著問道。老兄怎曉得兄弟們的行蹤呢。宗明道。這是敝會的總幹事鄭

伯才。昨日纔接到陳仲滂從旅順來的信。說及兩位。因此小弟知道的。去病道足下認得仲滂兄嗎。宗明道。沒有見過。他是伯才的門生。去病便問這民意公會的來歷。宗明便道。這是前禮拜才立的。若是兩三箇月以前立起來只怕現在就已解散了我們想今日的支那。只有革命。必要革命。不能不革命。萬萬不可以不革命。那滿洲賊滿洲奴。總是要殺的要殺得個干干淨淨。半隻不留的。這就是支那的民意。就是我們民意公會的綱領。李大哥。想我小弟。去年在南京高等學堂。不過約起幾位同學演說。一回就被那奴隸的奴隸。甚麼總辦。甚麼教習。王八蛋。硬要把我們禁止。奪了我們的天賦自由權。這還了得嗎。因此兄弟。糾率衆人。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就把全班都退學了。兄弟一跑。就跑到日本留學。那時有幾位前輩的學生。來告訴我。說是要進學校。總湏預備些日本語言文字。和那些普通學。兄弟。想來。照這樣做去。總要兩三年。才能入學校。入校之後。又要好幾年。才能卒業。我們支那。早亡掉了。還等得我嗎。因此。不管許多。住下三天。便入了。

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科聽那講義我雖不甚懂得買部講義錄來看卻已是肚子裏爛熟的道理我在那裏住了半箇月想起來這時候還不去運動做事讀那死書幹甚麼呢因此出了學校往神田一帶的日本客棧裏頭見有支那人住的便去運動且喜結識了許多國民但係那種埋頭伏案沒有血性的奴隸卻占了大多數我天天罵他們也罵醒了好些我想在東京地方講甚麼革命甚麼破壞都是不中用的總要回到內地運動才好因此約了幾位主人翁鼓着勇氣冒着險跑回來住在上海勇卻真勇險卻真險恰好這位鄭伯材要開這民意公會和我們的宗旨都還相合我便入了會做了箇招待員宗明講到這裏滿臉上都顯著得意之色李去病聽見他開口說支那兩字心中便好生不悅忖道怎麼連名從主人的道理都不懂得跟著日本人學這些話頭做甚麼呢往後一路聽下去聽他那一大大段高談雄辯連箇黑旋風性子的李爺爺也被他嚇着半晌答應不出一箇字來宗明把茶拿起來呷了一口稍停一會去病便問道

那位鄭伯材先生。是怎麼一箇人呢。宗明道。他是國民學堂的國學教習。年幾已有四十來歲。人是很好。但兄弟嫌他到底不免有些奴隸氣。常常勸我們要讀書。不要亂佈。又愛跟著孔老頭兒說的甚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怪討厭的去病聽了。點一點頭說道。兄弟倒想見見這位先生。老哥肯替我引進麼。宗明道。妙極了。兄弟這回來正有一事奉約。明天禮拜六。上海的志士。在張家花園開一大會。會議對俄政策。還有禮拜一晚上。是我們民意公會的定期會議。要奉請閣下和黃君。都定要到場。那時和鄭君是一定可以會面的。去病道。明天兄弟是一定到的。黃兄的到不到。還未能定。至于禮拜一的晚上。我們兩人便已都不在上海了。宗明道。爲甚麼呢。去病道。因有家事。趕緊要回去。宗明道。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今日這箇時局。不做國事。還顧甚麼家麼。去病道。別的不打緊。只因昨兒接到一封電報。黃兄的老太太過去了。他的老太爺也是病得很沈重。我們不過要等禮拜一的船。若是有船。今日早已動身了。那宗明聽了。便

哈哈大笑道。你們兩位也未免有點子奴隸氣了。今日革命便要從家庭革命做起。我們朋友裏頭有一句通行的話說道。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王八蛋。爲甚麼這樣恨他呢。因爲他們造出甚麼三綱五倫束縛我支那幾千年。這四萬萬奴隸都是他們造出來的。今日我們不跳出這圈套還幹得事嗎。就是兄弟去留學也是家庭革命出來。我還有位好友也是留學生做了一部書叫做「父母必讀」。李去病聽到這裡。由不得性子發作起來。便正色的說道。宗大哥。你這些話恐怕不好亂說罷。大學講得好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自己的父母都不愛。倒說是愛。四萬萬同胞。這是哄誰來。人家的父親病得要死。你還要攔住人家。不要他回去。你是說笑話。還是說正經呢。宗明也紅著臉。無言可答。又赳赳的說道。既是這樣。老哥你總可以不忙着回去的呀。去病憤憤說道。他的父親便是我的恩師。宗明聽說。便又要發起他那種新奇的議論來。說道。這卻沒講處了。天下的學問。當與天下共之。自己有點子。

學問傳授給別人。原是國民應盡的義務。師弟卻有什麼恩義呢。依你的思想。豈不是三綱變了四綱。五倫添出六倫嗎。李君正聽得不耐煩。也不想和他辨論。恰好小夥計來道。早飯擺好了。請吃飯罷。那宗明把身上帶的銀表。瞧了一瞧。趁勢說道。告辭了。明日務請必到。李君道。請致意鄭君。兄弟明日必到。請問是什麼時候呀。宗明道。是十二點鐘。去病答應一箇是。送到鋪門。點頭別去。不表。卻說黃君克強。纔合眼睡了一會。又從夢中哭醒轉來。睜眼一看。天已不早。連忙披衣起身。胡亂梳洗。已到早飯時候。李君送客回來。在飯廳裏見著黃君兩隻眼睛。已是菽桃一般。席間。那陳星南。還拿好些無聊的話來慰解他。李君卻不置一詞。飯完。李君道。我們橫豎要等船。在此悶坐悶哭。也是無益。還是出去散散的好。陳星南道。原應該如此才好。連忙吩咐小夥計。去叫一輛馬車。不到兩刻工夫。小夥計坐着馬車到了門口。陳星南道。我鋪子裏有事。恕不奉陪了。李去病拉著黃克強。沒精打彩的上了馬車。馬夫問道。要到捨場花去呀。去

病道。隨便到那個花園逛一逛罷。馬夫跳上車。由四馬路。大馬路。王家沙。一直來到張園。停了馬車。兩人本來無心游玩。卻因在船上的幾天。運動的時候很少。樂得到草地上頭。散一散步。且喜那時天氣尚早。游客不多。倒還清淨。去病。因怕克強過於傷感。要把別的話支開他的心事。便將剛纔會見宗明的話。一五一十的講給他聽。講完了。嘆了一口氣。克強也著實嘆息。便道。樹大有枯枝。這也是不能免的。但看見一兩個敗類。便將一齊罵倒。卻也不對。我想這些自由平等的體面話。原是最便私圖的小孩子家脾氣。在家裏頭。在書房裡頭。受那父兄師長的督責約束。無論甚麼人。總覺得有點不自在。但是追於名分。不敢怎麼樣。忽然聽見有許多新道理。就字面上看來。很可以方便自己。那一個不喜歡呢。脫掉了籠頭的馬。自然狂恣起來。要是根性還厚。真有愛國心的人。等他再長一兩年。自然歸到穩重的一路。兄弟。你說是不是呢。去病道。這也不錯。但是我從前聽見譚瀏陽說的。中國有兩箇大爐子。一箇是北京。一箇是上。

海憑你什麼英雄好漢。到這裏頭。都要被他鎔化了去。猛今日看來。這話真是
一點不錯。要辦實事的人。總要離開這兩箇地方才好。克強道。你這話又呆了。
通中國便是一箇大爐子。他的同化力強到不可思議。不但比他野蠻的他化
得了去。就是比他文明的他也化得了去。難道我們怕被他化便連中國的土
地都不敢踏到嗎。非有入地獄的手段不能救衆生。不過在地獄裏的生活要
步步留些神便了。去病聽了點頭道是。兩人一面談。一面齊著脚走。在那裏運
動好一會。覺得有點口渴。便到當中大洋樓。揀箇座兒坐下喫茶。喫了不到一
刻鐘工夫。只聽得外面車聲鱗鱗。一輛馬車到洋樓大門停住了。往外一看。只
見一位丰姿瀟灑的少年。年紀約摸二十來歲。西裝打扮。渾身穿著一色的十
字紋灰色絨的西裝家常衣服。那坎肩中間垂著一條金錶鍊。鼻梁上頭還擱
著一箇金絲眼鏡。左手無名指上套著一箇小小的金戒指。還拿著一條白絲
巾。那右手卻攬著一箇十八九歲妖妖嬈嬈的少女。後面還跟著一箇半村半

循的姐兒。一直跑進樓內。在黃李兩君的隔連桌兒坐下了。那姐兒在那裏裝烟。那少年一面抽烟。一面撒著那不到家的上海腔。笑嘻嘻的向著那少女說道。小寶。後日便是開花榜箇日期。你可有捨東西送把我。我替你弄一名狀元。阿。好。那小寶便道。有捨希奇。捨狀元。捨榜眼。捨探花。有捨箇用處。就是北京裏向箇皇帝。拿這些物事來。騙你門這些箇念書人。在那白紙上寫得幾個鳥字。你們便拿來當做一樣希奇箇物事。說是捨榜呀。細呀。若是儂。任憑是當今箇皇太后。像那唐朝則天娘娘箇樣色。真箇發出黃榜考才女。把儂嗎。點箇頭名。女狀元。儂也是看勿起。你們天天鬧些捨花呀。榜呀。騙捨人呀。那少年便說道。我們卻是從外國讀書回來的人。生成是看勿起那滿洲政府的功名。你這話卻罵不著我那小寶帶笑說道。你昨夜裡勿是對儂說歇過嗎。下月裏要到河南去鄉試。箇還說是你是從外國學來箇文章。是加二好箇明年嗎。定規也是一箇狀元呀。那少年把臉一紅。正要找話來回答。只見從洋樓後面臺階上。走

進兩個男人跟著又有兩個倌人攙着手一齊進來。後面照樣的也有兩個姐兒拿著烟袋。卻站在臺階上說笑。還沒有進來。那兩個倌人同那小寶點一點頭。那少年又連忙站起。拉他們一桌上坐下。黃李兩君看那兩人時。一個穿着時花墨青外國摹本緞的夾袍。套上一件元青織花漳絨馬褂。手上戴著兩個光瑩瑩黃豆大的鑽石戒指。一箇穿著時花豆沙色的甯綢長袍。上截是件銀鏟海虎絨背心。戴一個沒有柄兒的眼鏡。夾在鼻梁上。頭那頭髮帶些淡黃。眼睛帶些淡綠。有點像外國人。又有點不像。兩個都是四十左右年紀。那少年便脅肩諂笑的向著那位穿馬褂的人說道。子翁。昨天晚上請不到。抱歉得很。穿馬褂的便道。昨兒兄弟可巧也做東。請了一位武昌派出去游歷的老朋友。所以不能到來領教。實在對不住。改日再奉請罷。那少年便又向那穿背心的請教姓名。那人答道。賤姓胡。排行十一。外洋華人稱華洋雜種所生之子女爲十一點卻不問那少年姓名。那少年只得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洋式名片遞過來。那人並不細瞧。想是他認不得中國

字接來順手摺在桌子上頭那少年正要搭話只聽得那兩人咕嚕咕嚕的會英話打了幾句那穿馬褂的便指著穿背心的告訴那少年道這位胡十一老哥是在紐約人命燕梳公司裏頭當賬房的前禮拜纔從香港到上海那少年拱一拱手道久仰久仰正要搭趂下去那兩人卻又打起英國話來那少年卻是一字不懂可見他留學的地方一定不是歐美再看那幾位倌人卻在一邊交頭接耳唧唧噥噥不知說些甚麼那少年好生沒趣怔怔坐著這邊黃克強李去病聽那兩人講的英話滿嘴裡什麼「帖骨」什麼「腰酒比」是香港正是又好氣又好笑沒有閒心去聽他打算開發茶錢便走只聽那穿背心的說道我打聽得那裏有一班子什麼學生說要來干預這合同要趕緊定妥纔好那穿馬褂的便道只要在上頭弄得着實這些學生忙他甚麼這些話那少年都是聽不懂的去病覺得話裏有因便拉克強多坐一會聽下去才曉得是美國人要辦某省三府地方的礦省名他兩個却沒有說出看來胡十一的東家便是這件事的經手人那穿馬

褂的卻是在官場紳士那邊拉皮條的。兩人正談得入港。只見跑堂的過來。那穿馬褂的搶著開了茶錢。還和那少年寒暄幾句。又和那小寶嬉皮笑臉的混了一陣。那少年又重新把他兩人著實恭維恭維。他兩人告一聲罪。便帶起一對信人一對大姐走開了。那少年拿眼獸獸的看著他們剛出大門。便把頭一搖。冷笑一聲。說道。這些混帳洋奴。足下何不早說。我以為你不知到他身分呢。那小寶不待說完。便道。你說信人呀。他們人倒蠻好。上海場面上要算他們頂潤哩。那少年聽了。卻不知不覺臉上紅了。停了好一會子。赳赳的拿表一看。說道。嚟。約快到四點了。南京制臺派來的陳大人約過到我公館裏商量要緊的事體。我幾乎忘記了。這想個一定比他們濶過。我們一同回去。阿好。小寶道。蠻好。只見那拿烟袋的姑兒外往打一個轉身。回來。便三個人同著都去了。不表。卻說黃李兩君。看了許多情形。悶了一肚子的氣。十分不高興。無情無緒的回到鋪子去。一宿無話。明天吃過早飯。到十一點半鐘。兩人便要去張園赴會。陳星南還要叫馬車。兩人道。我們是運動。

慣了。最歡喜走路。走去罷了。陳星南只得由他。兩人齊著脚步。不消一刻工夫。就走到張園。一直跑上洋房裏頭。看見當中拚著兩張大桌子。大桌子上頭。還放著一張小桌子。猜道這裏一定是會場的演說壇了。卻是滿屋子冷清清的。沒有一箇人。兩人坐了好一會。看看已到十二點十五分。還是這個樣子。兩人猜疑道。莫非有甚麼變局。今天不開會嗎。剛說著。只見有三個人進來。張了一張。內中一個便說道。我說是還早。你們不信。如今只好在外頭逛點把鐘。再來罷。那兩個道。也好。說著又齊齊跑了去了。黃李兩人在那裏悶悶的老等。一直等到將近兩點鐘。方纔見許多人陸陸續續都到。到了後來。總共也有二三百人。把一座洋樓也差不多要坐滿了。黃李兩人在西邊角頭坐著。仔細看時。這等人也有穿中國衣服的。也有穿外國衣服的。有把辮子剪去。卻穿著長衫馬褂的。有渾身西裝。卻把辮子垂下來的。也有許多和昨天見的那宗明一樣打扮的。內中還有好些年輕女人。身上都是上海家常穿的淡素粧束。脚下卻個

個都登著一對洋式皮鞋。眼上還個個挂著一副金絲眼鏡。額前的短髮約有兩寸來長。幾乎蓋到眉毛。克強去病兩人。雖然這地球差不多走了一大半。到這時候。見了這些光怪陸離氣象。倒變了一個初進大觀園的劉老老了。再看時。只見這些人。也有拿著水烟袋的。也有啣著雪茄烟的。也有啣著紙烟捲兒的那穿西裝的人。還有許多戴著帽子的。卻都三三兩兩高談雄辯。弄得滿屋裏都是烟氣。氤氳人聲。嘈雜過了好一會。看看將近三點鐘。只見有一位穿西裝的。走到桌子旁邊。把鈴一搖。大家也便靜了一會。那人便從桌子右手邊一張椅子。步上第一層桌上。站起來。說了一番今日開會的緣故。倒也很有條理。約摸講到十五分鐘。到後頭。便說道。這回事情。所關重大。滿座同胞。無論那位有什麼意見。即管上來演說罷。說完。點一點頭。跟著說一句道。我想請鄭君伯才演說演說。諸君以爲何如呢。衆人一齊都鼓掌贊成。只見那鄭伯才。從容容步上演壇。起首聲音很低。慢慢演去。到了後來。那聲音卻是越演越大。大

約講的是俄人在東三省怎麼樣的蠻橫。北京政府怎麼樣的倚俄爲命。其餘列強怎麼樣的實行帝國主義。便是出來干涉。也不是爲著中國。怎麼俄人得了東三省。便是箇實行瓜分的開幕一齣。我們四萬萬國民。從前怎麼的昏沈。怎麼的散漫。如今應該怎麼樣聯絡。怎麼樣反抗。洋洋洒洒。將近演了一點鐘。真是字字激昂。言言沈痛。黃李兩人聽著。也著實佩服。卻是座中這些人。那坐得近的。倒還肅靜無譁。那坐得遠一點兒的。卻都是交頭接耳。唧唧噥噥。把那聲浪攪得稀亂。幸虧這鄭伯才聲音十分雄壯。要不要大喝兩句。這些人也便靜了一晌。雖然如此。卻還有一樁事。不得了。他們那拍掌。是很沒有價值的。隨便就拍起來。那坐得遠的人。只顧談天。並沒聽講。他聽見前面的人拍掌。便都跟着拚命的亂拍。鬧到後來。差不多講一句。便拍一句。甚至一句還未講完。也拍起來。真箇是虎嘯龍吟。山崩地裂。閑話少題。且說鄭伯才講完之後。跟著還有好幾位上去演說。也有講得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演二三十分鐘的。也

有講四五句便跑下來的。黃李兩人數著。有四位演過之後。卻見昨天來的那宗明步上枱去了。去病向著克強耳朶邊悄悄的說了一句道。這便是宗明克強道。我們聽聽他。只見那宗明拿起玻璃杯。呷了一口水。便劈盡喉嚨說道。今目的支那。只有革命。必要革命。不能不革命。萬萬不可以不革命。我們四萬萬同胞啊。快去革命罷。趕緊革命罷。大家都起來革命罷。這些時候。還不革命。等到幾時呢。他開場講的幾句。那聲音。便像撞起那自由鐘來。砰砰訇訇。把滿座的人都嚇一驚。到了第四五句。聲響便沈下去了。這邊黃李兩君正要再聽時。卻是沒有下文。他連頭也不點一點。便從那桌子的左手邊。一跳跳下壇去了。衆人一面大笑。還是一面拍掌。跟着一個穿中國裝的人。也要上去演說。他卻忘記了。右手邊有張椅子。當做腳踏。卻在演壇前面上頭。那張桌子的底下。苦苦的要爬上去。卻又爬不上。惹得滿堂又拍起掌來。那人不好意思。赧赧的歸坐不演了。隨後又接連著兩三位演說。都是聲音很小。也沒有人聽他。只是拍

掌之聲總不斷的。黃李兩人覺得無趣。正在納悶。只聽得又換了一人。卻演得伶牙利齒。有條有理。除了鄭伯才之外。便算他會講。仔細看來。不是別人。就是昨天帶著小寶來。坐了半天的那位少年。二人十分納罕。正想問。只見那宗明引了鄭伯才。東張西望。看見黃李兩位。便連忙走過來。彼此悄悄的講幾句渴仰的話。鄭伯才便請兩位也要演說演說。原來李去病本打算趁著今天志士齊集。發表發表自己的見地。後來看見這個樣兒。念頭早已打斷了。因此回覆鄭伯才道。我們今天沒有預備。見諒罷。伯才還再三勸駕。見二人執意推辭。只得由他。這邊這三位一面講。那邊演壇上又已經換了兩三個人了。通共計算演過的。差不多有二十多位。那黃李兩君卻是除了鄭伯才宗明之外。並沒有。一個知道他的姓名。看看已經五點多鐘。那些人也漸漸的散去一大半。卻是所議的事還沒得一點子結果。鄭伯才看這情形。不得已再上演壇。便將民意公會的意思說了一番。又說道。前回已經發過好些電報。往各處的當道。但是

空言也屬無益。現在聞得東京留學生組織的那義勇隊預備出發了。我們這
裡組織一個和他應援。格外還打一個電報去東京告訴他們。諸君贊成嗎。大
衆聽說又齊聲拍掌。說道贊成贊成贊成。鄭伯才一面下壇。一面只見那
頭一輪演說那位穿西裝的人。正要搖鈴布告散會。只見衆人便已一闕而散。
一面走個個還一面記著拍掌。好不快活。那鄭伯才重新來和黃李二人應酬
一番。說道這裏不大好談。今晚想要奉訪。兩位有空麼。黃克強道。舖子裏有些
不方便。還是我們到老先生那邊好。請問尊寓那裏。伯才道。新馬路梅福里第
五十九號門牌。湘潭鄭寓便是。今晚兄弟八點半鐘以後。在家裏專候。黃李兩
君答應箇是字。各自別去。不題。且說這位鄭伯才君。單名一箇雄字。乃是湖南
湘潭縣人。向來是箇講宋學的方領矩步。不苟言笑。從前在湖北武備學堂當
過教習。看見有一位學生的課卷。引那時務報上頭的民權論。他還加了一片
子的批語。著實辨斥了一番。因此滿堂的學生都叫他做守舊鬼。那陳仲滂就

是他那箇時候的學生了。後來經過戊戌以後，不知爲甚麼，忽然思想大變。往後便一天激烈一天。近一兩年，卻把全副心血都傾到革命來。算來通國裏頭的人，拿著革命兩字當作口頭禪的，雖也不少，卻是迷信革命，真替革命主義盡忠的，也沒有幾箇能穀比得上這位守舊鬼來。近來因爲上海開了這間國民學堂，便請他當了國學教習……閑言少錄。那天晚上黃克強李去病兩人吃過飯，稍停了一會，到了八點三刻，便一同到梅福里訪鄭伯才。伯才已經在那裡久候了。彼此見過禮，伯才便開口道：「前天接到陳仲滂君來信，講起兩位的高才碩學，熱心至誠，實在欽服得很。本該昨天就到奉訪，因爲這兩日事體很忙，延到今晚，才得會談，真是如飢似渴的了。」兩人謙遜幾句，便道：「今日得聞偉論，實在傾倒。伯才也謙遜一句，又問道：「聽說毅翁尊大人瓊山先生，有點清恙。這位老先生的明德，我們是久聞的了。總望著吉人天相，快些平復。還替我們祖國多造就幾個人才。克強聽說不覺眼圈兒又是一紅，說了句多謝關切。」

伯才也不便再撩他心事。便漸漸的彼此談起政見來。伯才道。現在時局這樣危急。兩位學通三國。跡徧五洲。一定有許多特別心得。尚乞指教。二人齊稱不敢。去病便道。剛纔老先生演說的。便句句都是救時藥言。晚生們意見也就差不多。伯才道。這都是空言。有甚麼補益。兄弟這時。到底總還想不出一箇下手方法。好生焦急。去病道。老先生在這衝要地方多年。閱歷總是很深的。據先生看來。中國近日民間風氣如何。眼前心上的有用人才。想也見得不少。伯才歎一口氣道。這一兩年來風氣。不能算他不開。但不過沿江沿海一點子地方罷了。至於內地。還是和十年以前。差不了多少。就是這沿江沿海幾省。挂著新黨招牌名兒的。雖也不少。但兄弟總覺得國民實力的進步。和那智識的進步程度。不能相應。這種現象。還不知是福是禍哩。至於講到人才。實在寥落得很。在這裡天天磨拳擦掌的。倒有百十來箇。但可談的。也不過幾位罷了。至於東京和內地各處的人物。兄弟知道的。也還有些。兩位既留心這件事。待兄弟今晚

上開一張清單呈上罷。黃李二人聽了。著實欽敬。齊齊答應道。好極了。費心。克強接著問道。老先生德望兩尊。在這裏主持風氣。總是中國前途的一線光明。但晚生還要請教請教。老先生的教育治事兩大方針。不知可能見教麼。伯才道。兄弟想今日中國時局。總免不過這革命的一個關頭。今日辦事。只要專做那革命的預備。今日教育。只要養成那革命的人才。老兄以爲何如呢。克強道。不瞞老先生說。晚生從前也是這個主意。到了近來。卻是覺得今日的中國。這革命是萬萬不能實行的。伯才聽了。不勝詫異。連忙問道。怎麼呢。克強道。這個問題。說來也話長。就是晚生這位兄弟李君。他也和晚生很反對。我們從前也曾大大的駁論過一回。那些話都登在「新小說」的第二號。諒來老先生已經看過。但晚生今日還有許多思想。許多證據。將來做出一部書來。就正罷。伯才道。今日中國革命。很不容易。我也知道。總是不能因爲他難。便不做了。你想。天下那一件是容易的事呢。這個問題很長。索性等老兄的大著出來。再大家辨

論辨論，但兄弟還有一個愚見。革命無論能實行不能實行，這革命論總是要提倡的。爲甚麼呢？第一件因爲中國將來到底要走那麼一條路，方纔可以救得轉來。這時任憑誰也不能斷定。若現在不喚起多些人，好生預備萬一有機會到來，還不是白白的看他一眼嗎？第二件但使能穀把一國民氣鼓舞起來，這當道的人纔有所忌憚。或者從破壞主義裏頭生出些平和改革的結果來，也是好的。兩君以爲何如麼？去病聽了，連連點頭。克強道：「這話雖也不錯，但晚生的意見卻是兩樣。晚生以爲若是看定革命是可以做得來的，打算實實把他做去麼？古語說得好，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如今要辦的實事，既是一點兒把握都沒有，卻天天在那裏叫囂狂擲，豈不是俗語說的帶著鈴鐺去做賊嗎？不過是叫那政府加二的猜忌，提防開到連學生也不願派連學堂也不願開，這卻有甚麼益處呢？若是想拿這些議論，振起民氣來做將來辦事的地步麼？據晚生想來，無論是平和還是破壞，總要民間有些實力纔做得

來這養實力卻是最難那振民氣倒是最易若到實力養得差不多的時候再看定時勢應該從那一條路實行那時有幾箇報館幾場演說三兩箇月工夫甚麼氣都振起了如今整天價瞎談破壞卻是於實力上生出許多障礙來爲甚麼呢因爲現在這箇時局但有絲毫血性的人箇箇都是著急到了不得心裡頭總想去運動做事若是運動得來豈不甚好但是學問未成毫無憑藉這運動能有成效嗎就是結識得幾箇會黨綠林濟甚麼事呢運動三兩箇月覺得頭頭不是路這便十箇人才墮落的七八箇了豈不是白白送了些入嗎更可怕的那些年紀太輕的人血氣未定忽然聽了些非常異義高興起來目上于天往後聽到甚麼普通實際的學問都覺得味如嚼蠟嫌他繁難遲久箇箇鬧到連學堂也不想上連學問也不想做只有大言炎炎睥睨一世的樣子其實這點子客氣不久也便銷沈若是這樣的人越發多我們國民的實力便到底沒有養成的日子了老先生你說是不是呢鄭伯才一面聽一面心裡想

道。怪不得陳仲滂恁地佩服他，這話真是有些遠見。等到克強講完，伯才還沈吟半晌，便答道：老兄高論，果然與流俗不同。叫兄弟從前的迷信，又起一點疑團了。這話我今晚上還不能奉答，等我細想幾天，再拿筆札商量罷。隨後三人還談了許多中國近事外國情形，十分嘆惜，越談越覺投契起來。黃李兩君看看表，已是十一點多鐘，怕累著鋪子裏夥計等門，便告辭去了。伯才問一聲幾時起程，去病答道：禮拜一。伯才道：兄弟明天也要往杭州一行，今晚上將同志名單開一張，明天送上便是。於是彼此殷勤握別不提。再說黃李兩人到了上海之後，那蘇報和中外日報，是已經登過的，況鄭伯才宗明，也曾和他會過面。這些新黨們，豈有不知道他們的道理。爲何這幾天總沒有別的人來訪他們呢。原來上海地面，是八點鐘才算天亮，早半天是沒有人出門的。所有一切應酬，總是在下午以及晚上。恰好禮拜六禮拜那兩天的下午，都是新黨大會之期，所以他們忙到了不得，並沒有心事顧得到訪友一邊。這也難怪。但是這禮

拜六的大會。是已經交代過了。卻是那禮拜的大會。又是爲著甚麼事情呢。看官耐些煩。看下去自然明白……言歸正傳。再說黃克強李去病到了禮拜日。依然在上海悶等。二人看了一會新聞紙。又寫了幾封信。寄到各處。吃過中飯。克強的表叔陳星南便道。我今天鋪子裏沒事。陪著你們出去耍一耍罷。說着便吩咐夥計叫了一輛馬車來。三人坐著出去看官知道上海地面有甚麼地方可逛呢。還不是來的張園。三人到了張園。進得門來。不覺吃了一驚。只見滿園子裏頭那馬車。足足有一百多輛。星南道。今天還早。爲何恁麼多車早已到了呢。三人一齊步到洋樓上看時。只見滿座裏客人。男男女女。已有好幾百。比昨天還熱鬧得多。正是鬢影衣香。可憐兒女。珠迷玉醉。淘盡英雄。舉頭看時。只見當中挂著一面橫額。乃是用生花砌成的。上面寫著品花會三個大字。黃李兩人忽然想起前天那位少年說的話。知道一定是開甚麼花榜了。再看時。只見那些人的裝束。也是有中。有西。半中。半西。不中。不西。和昨天的差不多。虧着

那穿皮靴兒戴小眼鏡兒的年輕女郎倒還沒有一個來越發仔細看下去。只見有一大半像是很面善的。原來昨日拒俄會議到場的人今日差不多也都到了。昨日個個都是衝冠怒髮戰士軍前話死生今日個個都是洒落歡腸美人帳下評歌舞真是提得起放得下安閒儒雅沒有一毫臨事倉皇大驚小怪的氣象。兩人看了滿腹疑團萬分詫異看官你想黃克強李去病二人本來心裏頭又是憂國又是思家已是沒情沒緒何況在這喧騰混雜的境界如何受得只得招邀著陳星南同去找一個僻靜些地方歇歇。三人走到草地後面那座小洋樓裏頭。在張醉翁椅上坐著談些家鄉情事。正談了一會只見前日那個穿馬褂的買辦帶著一個人信走進來了。原來那買辦也是廣東人和陳星南認得。交情也都還好。一進門便彼此招呼起來。星南笑道子翁今日來做總裁麼。那人道我閑得沒事做來管這些事。這都是那班甚麼名士呀志士呀瞎鬧的罷了。星南便指著黃李兩位把他姓名履歷逐一告訴那人。黃李兩位自

從前天聽過那人的一段祕密的英話。心裏頭本就討厭他，卻是礙著陳星南的面子，只得胡亂和他招呼。纔知道這人姓楊，別字子蘆，是華俄道勝銀行一箇買辦。上海裏頭吃洋行飯的人，也算他數一數二的了。那楊子蘆聽見這兩位是從英國讀書回來，心裡想道：從前一幫美國出洋學生，如今都是侍郎呀、欽差呀、濶起來了。這兩個人，我將來倒有用得著他的地方。等我趁這機會，著實把他拉攏拉攏起來。主意已定，便打著英話同兩人攀談。這兩人却是他問一句，才答一句，再沒多的話，而且都是拿中國話答的。楊子蘆沒法，只好還說著廣東腔，便道：我們這箇銀行與別家不同，那總辦便是大俄國的親王，俄國皇帝的叔叔，這就是兄弟、嫡親、親的東家了。我們這東家第一喜歡的是中國人，他開了許多取銀的摺子，到處送人。京城裏頭的大老者，那一箇不受過他的恩典，就是皇太后跟前的李公公，還得他多少好處呢。我老實告訴你兩位罷。但凡一箇人想巴結上進，誰不知道是要走路子，但這路子走得巧不

巧。那就要憑各人的眼力了。你們學問雖然了得，但講到這些路數上頭，諒來總熟不過我。如今官場裏頭的紅人，總是靠著洋園榮的三字訣，纔能穀飛黃騰達起來。陳星南聽得出神，便從旁插嘴問道：「怎麼叫做洋園榮呢？」楊子蘆道：「最低的本事，也要巴結得上榮中堂。」那時榮祿還未死「高一等的呢？」巴結上園子裏的李大叔，若是再高等的呢？結識得幾位有體面的洋大人，那就任憑老佛爺見著你，也只好菩薩低眉了。這便叫做洋園榮。陳星南道：「我今日結識得恁麼體面的一位楊大人，你倒不肯替我在老佛爺跟前討點好處來。」楊子蘆正色道：「別要取笑。」又向著黃李二人說道：「如今官場上頭，縹亮的人，那一箇不懂得這種道理？但是，一件就是在洋大人裏頭，也要投胎得好。最好的，是日本欽差的夫人，還有比他更好的，便是兄弟這位東家。所以南京來的陳道臺、李道臺、湖北來的黃道臺、張道臺、天津來的何道臺，今天要拉兄弟拜爹，明日要和兄弟結親家，剛說到這裏，只見他帶來的那個娘姨，氣吁吁的跑進門來，便嚷道：

花榜開哉。倪格素蘭點了頭名狀元哉。話未說完。只見一羣子人跟著都進來了。齊齊嚷道。狀元公。卻躲在這裡來。害得我們做了牡丹亭裏頭的郭駝子。那裏不找到。快的看拿什麼東西。謝謝我們。那楊子蘆看這些人時。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大家鬼混一回。還有幾位硬拉著要去吃喜酒的。子蘆沒法。只得把話頭剪斷。說一聲改日再談。便携著他的狀元夫人。和這些人一擁而去了。黃克強李去病聽他談了半天。正是越聽越氣。去病正在那裏氣忿忿的要發作。恰好阿彌陀佛。他走了。這纔得箇耳根清淨。再坐一會。也便上車回去。那馬車還打了幾回圈子。走到黃浦灘邊。三人還下車散步一回。陳星南又約他兩位到一家春吃大餐。到九點多鐘。方纔回到鋪子。只見掌櫃的拿著一封信遞過來。卻是鄭伯才給黃李兩人的。拆開一看。裏面還夾著一封。寫着仲滂手簡字樣。忙看時。卻只有寥寥數字。寫道。

別後相思發於夢寐。頃以事故。急赴蒙古。彼中動圈。久入狼俄。天假之遇。或有可圖。調查如何。更容。

續布伯才先生志士領袖相見想懼海天南北爲國自愛率布不盡陳猛頓首。

去病看完。沈吟道。他忽然跑去蒙古幹甚麼呢。那裏卻有什麼可圖呢。一面講。一面把鄭伯才的信看時。一張九華堂的素花牋的短札。另外還夾著一張日本雁皮紙的長箋。先看那短札時。寫道。

自頃匆談。未罄萬一。然一樹之嘗。惠我已多矣。仲澇一絨纒至。謹以附呈。承委月旦。別紙縷列。人才寥落。至可痛歎。走所見聞。顧亦有限。聊貢所知。用備夾袋耳。承歡願遂。還希出山。中國前途。公等是賴。杭行倚裝。不及走送。神相契。匪以形跡。想能恕原。敬頌行安。鄭維叩頭。

再看那長箋時。滿紙都是人名。寫道。

周讓 湖南人雲南知府遂於佛學譚瀏陽最敬之誼兼師友沈毅謀斷能當大事

王式章 廣東人公等想深知此公不待再贅

洪萬年 湖南人以太史公家居手開西路各府縣學堂二十三所辦事條理精詳慎密一時無兩好言兵事有心得

張士 浙江人犬理想家迷信革命「民族主義」雜誌之文皆出其手

程子毅 福建人在日本士官學校卒業現在湖北愷字營當營官堅忍刻苦的是軍人資格

劉念淇 江蘇人在日本砲兵工學校卒業現在上海製造局

衛仲清 雲南人地方富豪現在家鄉開礦手下萬餘人有遠識有大志

葉琦 浙江人在衛仲清處為謀主各事皆所布畫

司徒源 廣東人能造爆藥人卻平常

李廷彪 廣東人廣西游勇之魁近日廣西之亂半由其主動但現頗窘蹙

唐鷺 廣東人運動游勇會黨最為苦心數年如一日沈鷺英邁鄙人所見貴鄉人以此君為最

馬同善 河南人現任御史充大學堂提調京朝士大夫此為第一

孔弘道 山東人現在日本東京法科大學留學深究法理人極血誠

鄭子奇 湖南人 崔伯嶽 湖南人 章千仞 浙江人 夏大武 四川人 凌霄 直隸人 林志伊 福建人 胡

翼漢 直隸人 以上七人皆留學日本士官學校

王濟 四川人□□巡撫之公子驍勇任俠敢於任事

盧學智 江西人在地方小學堂興拓殖勢力頗大向治宋學力行君子也

趙松 湖北人文學家運動家

另女士三人

王端雲 廣東人胆氣血性學識皆過人現往歐洲擬留學瑞士

葉文圃 廣東人在美國大學卒業繼歸一大教育家

孫木蘭 浙江人沈鷺才敏現在北京某親王府爲給事

此外在歐洲美洲遊學諸君當已爲兩公所知不復贅陳以上所舉亦僅就記憶所及
二匆匆未能盡也

克強去病二人看罷內中也有聞名的也有未曾聞名的便把各人姓名牢記一番將原信夾入日記簿中再坐一會便去安歇明早起來略檢行李別過陳星南便上法蘭西公司船回廣東去了且喜風平浪靜禮拜四的早晨已到了香港恰好那天下午便有船去琼州兩人將行李搬到客棧預備吃過中飯就便過船因爲還有幾點的時候便出門散散步剛走到太平山鐵路近前只見滿街上的人在那裏亂跑遠遠看時原來一個外國人好像兵船上水手的裝束扭著一個中國人在那裏痛打李去病見了不由得心中無明業火三千丈倒沖上來顧不得許多一直就跑上前去了有分教碧眼胡兒認我法律家白面書生投身秘密會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法律
小說
宜春苑

六一
法國某著
無敬羨齋譯

話說何侯爵對着他的夫人說道。你說有人疑士蘭殺人放火。拿了他去。這事你還信麼。依我看來。當是被人誣捏。過一兩天。一定放還。甚麼事都沒有了。夫人道。這張電報。不是說證據很多。寫得明明白白麼。侯爵道。沒有證據。怎麼可以隨便拿人。我看這證據。是鬧錯的罷了。夫人再打開這張電報給侯爵看。他寫明老爺不能辨駁的字樣呢。侯爵道。這是很平常的事。他說貴族的少爺殺人放火。怎能駁辨駁起來。大凡有嫌疑的事情。纔要辨駁。士蘭不是這種類的人。是人人知道的。又何用辨駁呢。夫人歎了一口氣。又說道。你真大意了。侯爵說道。我且問你。士蘭究竟是喜歡錦孃麼。夫人道。這不消說。他兩個差不多變作一個是的。侯爵道。錦孃呢。夫人道。你又來了。難道一個喜歡。一個不喜歡。能駁弄出這樣親愛麼。隨又道。他兩個不是這幾天要結婚麼。侯爵道。是的。前兒也有信來。日間就要成婚。請我將各物寄去。這兩三天當是忙個不了。如何

能覓有空兒去弄這事情。你別懸心罷。夫人聽了這幾句話。似乎有理。略放心。開着笑臉說道。這是我過慮了。侯爵略點了點頭說道。你做母親的。也去疑他。也怪不得別人了。但是夫人口中雖說是過慮。細想自己的兒子。被人拿到監裏。究竟放心不過。隨又打開這張電報看道。士蘭與克德伯爵那一家的人。向來是不對的。此事我究竟不能放心。侯爵道。這是怎麼說。夫人道。去年我在何家村別莊開茶會的時候。我說要請克德夫人。士蘭聽見很不喜歡。叫我別要請這樣人。壞自己聲名。後來我想克德夫人是個有名望的人。背着眼叫人請了他。夫人與克德伯爵果然不肯來。所以我知道士蘭與克德伯爵那一家是不對的。侯爵道。士蘭雖與他不對。何至要去殺他呢。夫人道。別管這事。真與不真。你還是想個法兒。先救了他出來罷。侯爵道。有甚麼法兒可以救得。夫人道。等我出去請個狀師。大家商量商量罷。說着。正要出去。適僕人拿一封電報來說道。剛纔接到。是由錦孃小姐那邊發來的。就遞與侯爵。侯爵拆開讀道。

士蘭逮捕監禁。士蘭至交阿賓爲判事。罪已定案。士蘭被人誣捏。妾欲救不能。請即來相商。錦孃發

夫人聽見這話。兩個眼睛都要定了。侯爵也有一點倉皇。說道。如今且先請一個狀師來罷。一面說。一面按呼人的電鐘。那僕人就跑了來。侯爵就囑咐他請狀師去。不上二十分鐘。那狀師某就來了。侯爵將這件事對他說了一番。這狀師道。兄弟近來是沒得空兒。不能効勞。甚負尊托。就轉薦了一個有名的狀師。柯萬宜去了。不上一會兒。柯萬宜也到來。與侯爵及夫人略見個禮。談了一會。就同着侯爵夫人搭九點三十分的火車往西伯利街程錦孃家裡去了。原來法國的火車。是走得很慢的。一點鐘不過走十四五里的路。自巴黎到西伯利街。中途又要停好幾站。所以慢上加慢。夫人一路只是悲傷。也無心說別的說話。只向着柯萬宜說道。柯君。你諒來這件事可有把握沒有。單這一句說了好幾回。柯萬宜心裡想道。若係尋常的事。這判事也不至逮捕貴族。如今可以

逮捕。必有十分憑據。遂含含糊糊的答道。那事究竟不知怎樣。夫人聽了這句話。越發心煩意亂。整哭了一夜。沒有睡着。及至翌日早上七點鐘。火車將到西伯利街車站。夫人對柯萬宜說道。僱馬車還是搭街車呢。柯萬宜道。程家離這裡不遠。搭車就使得了。夫人說道。我昨兒晚上沒有睡過。如今覺得十分憔悴。我想起這件事。就忍不住眼淚。給外人瞧見。很是難過呢。柯萬宜瞧了瞧夫人。是他兩個眼睛。都哭到桃子似的。就說道。夫人別要這樣。外人知到你是士蘭的母親。見你這樣。都說他的母親也信他有罪。所以哭得這樣利害。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這是很吃虧的。刑官雖是就事論事。至陪審官。是專打聽外邊的議論去定罪的。夫人聽他言得有理。答道。是的。就到洗臉房梳洗一會子。出來對柯萬宜說道。到了。去罷。兩人下了車。出了車站。有平時認得侯爵夫人的。都跑到夫人跟前慰勞一番。夫人也應酬一番。柯萬宜正要請夫人上馬車去。忽見有個馬夫向着夫人打個恭兒。說道。程家特派馬車來接夫人。夫人說道。這

真湊巧了。那馬夫遂引着夫人及柯萬宜上了馬車。望着程家去了。却說程家本是個貴族。現在雖變了平民。這財產倒還不少。在西伯利街。還是數一數二的。程家的主人。就是許嫁何士蘭的錦孃。錦孃幼時。他的父親。因決鬪而死。母親亦因病逝世。他的祖父真卿。如今尚在。還十分壯健。替着錦孃管家。此外還有兩位姨母。錦孃向來是慣與外邊紳士貴公子們來往。自見了何士蘭。心中就很賞識他。何士蘭也很愛慕錦孃。兩個遂訂了白頭之約。自是士蘭時時出入程家。好像自己家裡一樣。正擇定吉期要成婚。如今士蘭被捕。真是事有湊巧了。錦孃打聽得這個信。就一面打電通知士蘭的母親。一面與祖父真卿商量營救士蘭的法兒。鬧個不了。至是士蘭的母親就同着柯萬宜狀師到來。侯爵夫人與狀師柯萬宜的馬車既到。錦孃聽見。就跑出來拉着何夫人的手。進客聽去。柯萬宜也跟着進去。錦孃的祖父真卿及錦孃的姨母。都出來與夫人爲禮。說了幾句寒暄的話。就說起士蘭這件事來。錦孃對各人說道。各位不

要着忙。士蘭有罪。我是知到的。前兒晚上士蘭奉約到這裡來。後來接他的信。說是午後四點鐘有緊要事。不能如約。改天纔到。他這個信是很長的。共有四五張紙。若這晚去幹放火殺人的事。怎能彀寫得這樣詳細的信。我也曾給祖父看過。這是最可信的憑據了。如今柯先生也到這裡來。自有法兒替他辯護。我們也不要懸心。現在最要緊的事。就是救他出來就是了。各人聽見錦孃這番說話。心畧定些。真卿也接口說道。錦孃的說話。是不錯的。一面去幹殺人放火這樁大事。還有時候寫得出這封數千字的信嗎。分明是誣捏他的了。今要替他辯護。少不免要勞動柯先生了。柯萬宜道。那裡話。是本該的。但我剛纔到來。這件事的詳細。還未知到。還求從頭說個明白。真卿道。就是我也不知到的。只聽見人說收了密監的呢。柯萬宜道。捕捉他這些人。是知到的。何不去問了來。錦孃的姨母接着說道。拿士蘭的人就是阿賓判事。但阿賓這人是靠不住的。他本來與士蘭是個極相好的朋友。時時也到這裡說說笑笑。我也曾替他

做媒。央他娶士蘭的姪女。怎知他今反弄出這個手段。謀陷士蘭。自古道。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是不錯的。柯萬宜聽了。倒覺迷惑。說道。他靠不住的事。還是第二着。究竟他們怎樣捕他。拿甚麼憑據的呢。昨日我上車這時候。何侯爵叫我到城長陳某處一問。便知端的。陳某那邊與這裡相隔多路呢。真卿答道。不錯。就是陳道斯。是我的兄弟同事。他自始至終在場的。一定詳細都知道。你要去見他。等我一塊兒同去罷。柯萬宜道。好啊。真卿就叫僕人備了馬車。同着柯萬宜一塊兒到城長陳道斯家去了。原來陳道斯與程家。向來來往很密。陳道斯真卿兩個皆是認識的。陳道斯一見了真卿。就喜歡到了不得。真卿遂紹介柯萬宜說道。他就是陳道斯君了。柯萬宜坐下。說了幾句應酬的話。就向陳道斯問道。今日拜訪。非爲別的。只因巴爾遜村放火那一件事。何家託我替他辯護。兄弟不知詳細。無從着手。近來又不知有何變動。特來請教。陳道斯道。這件事着實膠轕的很。真卿帶着幾分老人的脾氣。無頭無腦的說道。諒來老兄

也不信何士蘭是有罪的。陳道斯道。信是不信的。總是年少氣盛。一時禁壓不住。就要鬧出來。也未可定。真卿不由分說的道。何士蘭是個溫和的人。斷不至因些小忿。就要幹這殺人放火的事。陳道斯道。老伯未知內裡的底細。怪不得這樣說法。柯萬宜就接着說道。這是不錯的。這件事的來歷。究竟怎樣。陳道斯就將前晚到巴爾遜與及捕縛何士蘭的事情。一五一十。說了一番。說完又道。何士蘭君。那個都信他不是犯這樣罪的。總是證據太多。阿賓判事問他是晚到那裡去。幹過甚麼。他又說不出來。阿賓拿他。也怪不得的。柯萬宜聽完。皺着眉頭說道。奇怪了。奇怪了。何士蘭那有甚麼秘密的事。如今照老兄說來。他是寧可丟了腦袋。也不吐露的了。真卿道。就令有甚麼秘密的事。至受了這殺人放火的嫌疑。也不肯辨白。諒來也沒有這樣人。柯萬宜道。不是這樣說法。世間也有許多被人冤枉。要他說出心中秘密的事。他寧可死吊。也不說的。年年刑部衙門。總有幾樁這樣奇案。難道何士蘭君也是這樣不成。陳道斯道。然則老

見信何君是有罪還是無罪。柯萬宜道。聽老兄剛纔所說的話。依小弟愚見。犯罪的人。還是別人。陳道斯道。那裡的話。柯萬宜道。因為判事去找他那時候。何士蘭一定以為說笑的。你想有罪的人。還說這樣話麼。若身上真是有罪。能說這樣話。那是了不得了。是一個千古英雄了。後來知到不是說笑。又不肯辨白出來。如果真是有罪的人。那有不算定辨白的話。出來對答。若不算定辨白的話。那又是個傻子了。如果何君真是犯罪。則初時乃是個英雄。後來變了個傻子。同是一個人。大膽就大膽到這個田地。愚蠢就愚蠢到這個田地。諒來未必有這個道理。所以我說犯罪的還是別人。再者。若真是犯了罪。那有這洗手的水。也留下給人作証。傻到這樣。就不該拿他到監裏去。先要送他到瘋癲病院去了。柯萬宜滔滔汨汨。說了這一段話。說得陳道斯也沒話可回。真卿就站起來說道。對了對了。有這位柯先生。何士蘭就可活了。柯萬宜又帶幾分笑臉。笑道。光說空論。也是不行。究竟黃昇這個人住在那裡。陳道斯搔頭答道。不要

問他。他是個傻子。他的說話。不可以作證據的。那一位蘇博醫生。現在也想檢察他的智慧腦質。曾告訴警察長德美遜找他出來。德美遜將巴爾遜村遍行找過。都沒見縱跡。他自幼生長樹林中。常常到森林裡頭。一兩個月不出來的。柯萬宜望着真卿說道。這很費事。我們如今到到何家村去罷。或者可以找出些眉目來。程真卿就答道。柯先生這樣本事。到那處一查。一定查出無罪的證據來。去罷。兩人就告辭。上了馬車。飛跑似的。不上半點鐘。就到了何家別邸。兩個下了車。進去。守門的人。認得是真卿。打個恭兒說道。彭進在樓上。請上樓去。柯萬宜程真卿兩人就上樓來。樓上這條路。都用柵欄攔着。兩人站在柵口。呼了彭進幾聲。彭進就應聲出來。開了柵欄。讓他兩個進去。這些房間。都被裁判所封了。只騰了一間餐房。沒有封到。彭進引他兩個到餐房去。彭進定睛瞧着柯萬宜。真卿就對他說道。這位柯先生就是你老爺的辯護士了。也特地到這裡來。查究當日的事情。你有甚麼說話。都可以對他說去。彭進聽了。纔略安

心就對真卿說道。程老爺。阿賓這個東西。很是利害哩。今日到這裡來。把這些房間。盡行封了。臨去之時。還說若有人揭封。爲我們是問。所以我用柵欄圍着這路。真卿道。這些事還不要緊。我今問你。你老爺一向的舉止行爲。你覺得有怎樣沒有。彭進道。沒有。昨兒阿賓來查究這件事的時候。我聞得件件事都有憑據。我當時也以爲老爺真是犯了罪。也勸他逃走。後來細想。老爺是斷沒有犯罪的。不知道那一個冤家。故意弄出來。我剛纔也想揭開這封條。進去瞧瞧。看有甚麼憑據沒有。那柯萬宜坐了幾分鐘。都不發一言。聽見彭進這話。就說這是不行。若揭了這封條。更以爲拿了那證據的東西出去。這倒越發難辦了。你究竟有甚麼意見呢。彭進道。老爺的洋鎗。是最有憑據的。昨日查究的時候。老爺說這枝洋鎗。是四五日前獵兔放過。這是老爺記錯了。因爲前日老爺出門這個時候。我替他。把這枝洋鎗。磨擦得油滑滑兒。查究這枝洋鎗。便可以明白。如果鎗口沒有烟燻過。就是我老爺無罪的證據了。柯萬宜答道。這是不行。

鎗口乾淨。雖是可作一種憑據。萬一真是有煙燻過。這又怎樣。彭進道。如今且靜悄悄兒揭開封條進去瞧瞧。使得麼。柯萬宜道。不行不行。將來裁判所有人到來這時候。你跟着進去一瞧。就使得了。我今日問你。你老爺向來是與那幾個往來最密的呢。彭進道。阿賓判事。此外城長陳道斯。警察長德美遜。都是時時往來的。由巴黎到來避暑的朋友。也是不少。柯萬宜道。你老爺晚上都在家裡麼。彭進道。不是。大約都到程家去。十點或十一點鐘纔回來。柯萬宜道。向來有與別個婦人往來沒有。此時彭進瞧着錦孃的祖父程真卿。像有不便講話的模樣。真卿便會了意。說要小解去。就出去了。柯萬宜再問下去。現在沒有人聽見。爲你老爺計。須要照直說來纔好。彭進道。主人已經囑過那一個都不要說的。柯萬宜道。他囑你這個時候。那裡知道有今日這事呢。你不將秘密的證據說出來。就不能根究得清楚。這就丟了你老爺的性命了。到這時候。也悔不來了。彭進細想一想。也有道理。就說道。老爺在巴黎這個時候。有一段極愛

戀極風流的事。柯萬宜道怎樣。彭進道。老爺是一向不出來的。所以全不知道。老爺因爲與那一位姑娘密會。特在巴黎近西街買了一間別莊。我本來是不知道的。因爲那一天我跟老爺出外打獵。老爺行到半路。偶然從馬上吊下來。跌傷了。老爺就叫我同他到近西街那間別莊去。這間別莊。不是出老爺的名字。是出英人約翰某的名買的。老爺自己充作英人約翰。這些下人。也是用英國人。柯萬宜道。這姑娘是那一個呢。彭進道。這是不知到。都是用意很周密的人了。我時時也想打聽他。有一天我問那下人。照那下人說。這位姑娘。時時都用極密的黑紗。網着臉兒。所以見不清楚。但見他的舉止。很是年輕的。很是排場的。這姑娘一到。不問甚麼時候。一定說要買東西。使那下人遠遠出了去。柯萬宜聽見這種意外的事情。心與口的說道。有眉目了。有眉目了。大凡奇案。必與婦人有關係。這一句。是偵探家的格言。現在何士蘭這件事。也算得奇案了。柯萬宜聽見彭進這一番說話。心中暗想道。這位姑娘。一定是何

士蘭犯罪的根原。但細想這件密會的事情。與何士蘭在巴爾遜村放火的事情。無甚干係。究竟這個姑娘。是那一個呢。與放火的事有干係沒有呢。想了好幾會。又向彭進問道。現在你老爺依舊與那位姑娘來往麼。彭進道。光景是絕了交了。若是還未絕交。老爺未必與錦孃結婚。但這句說話。實不能決他絕交與未絕交的。柯萬宜再問道。你知到他是甚麼時候絕交呢。你試想想。彭進道。像是去年普法戰爭的時候。當開仗時。老爺做這條村的義勇隊隊長。傷了回來。後來就不見他到這個地方去了。柯萬宜道。如今近西街這間別莊。還是你老爺所有嗎。彭進道。諒來還未給與別人。柯萬宜道。你怎麼知道。彭進道。老爺傷了回來後。還說別莊的事情。因為開仗的時候。把這間別莊做了兵房。各件東西。都鬧壞了。費了二千多銀子纔修好了。柯萬宜道。然則修整這間別莊。再作密會的地方了。彭進道。這是未與錦孃訂婚以前的話。柯萬宜道。然則戰事了後。還未絕交麼。彭進道。也不見得。柯萬宜道。後來你老爺有講起那位姑

娘沒有。彭進道。始終沒有說過。說着。真卿就進來。柯萬宜就換過說話問道。關出這件事那一天。你老爺的樣子。有與平時不同的沒有。彭進道。也與平時一樣。午後四點多鐘。還在書房裡頭拿出一個信兒。叫美路送給錦娘去。柯萬宜道。誰是美路。彭進道。守門的。柯萬宜道。呀。這個信就是寫着有要事。今晚不能來的事情。你知道是甚麼要事沒有。彭進道。也不知道。柯萬宜道。因這件事。至爽意中人的約。諒來也很要緊了。彭進道。是的。柯萬宜道。你老爺這晚到巴爾遜村。由樹林還是由大道。這個地方。我極思疑。你知道他的用意麼。彭進道。也不知道。昨天阿賓也照這樣查問老爺。老爺也說不出。只說到紅葉村那管領地的人處去。這分明是遁詞了。柯萬宜道。爲甚麼呢。彭進道。管領地的人。也不住在那紅葉村。三年前已遷到這處後便的房子了。柯萬宜點了點頭。就拿出個手摺。將彭進所講的話。大略記起。再問道。黃昇是怎樣的人呢。彭進道。不要說他。他是個傻子。也有的說他是故意裝愚討人憐的。柯萬宜道。聞他現下

不知下落。你可有法兒找他出來麼。彭進低頭想了一會子說道。他入了山去。常常是一兩個月也不出來。也無人可能找他。但剛纔說過這個美路。他是知到這森林裡頭的路徑。也時時與黃昇跑山。諒來他是知到。也未可定。等我叫他到來問問罷。於是叫美路上來。着他找黃昇去。美路答道。這個東西。差不多是猴子似的。樹也上去。地也入去。着實是不容易找的。只管盡點人事。瞧一瞧去罷。說着就跑下樓去了。柯萬宜細想一想。也沒有甚麼事再可查究。就要告辭。出到門口。還吩咐彭進道。若判事到來。你是要緊進去瞧瞧這鎗口。有煙燭過沒有。改日回我。不要忘了呢。說完。同着真卿說一聲請請。就上馬車去了。話分兩頭。却說程家自真卿與柯萬宜出去後。只留着錦孃與錦孃兩個姨母及士蘭的母親。四人在家。無精打彩的對着。就談起士蘭在監裡的苦況。不覺淚潸潸下。好像楚囚對泣。錦孃無端向侯爵夫人問道。我愈想愈覺難堪。我到監房去。瞧瞧士蘭罷。這句說話。正說中了侯爵夫人的心事。就答道。我也去罷。

錦娘兩個姨母也說同去。但何士蘭監在密獄。是不許人見的。他們幾個。只知道士蘭監在密獄。怎知這密獄是怎樣的。所以起這個念頭。他們說道。那獄裏胡堅的妻子。從前也在過這裡。跟隨錦娘。很是方便。說完就出了門。上了馬車。直跑到監獄來。胡堅見他們四人。堂堂皇皇。坐着馬車來了。大喫一驚。錦娘下了車向胡堅說道。我要進去瞧瞧何老爺。煩你帶進去罷。胡堅答道。你帶了裁判所的許可憑據沒有。錦娘道。許可憑據是由那個發的。胡堅道。判事阿賓老爺。錦娘道。沒有。胡堅道。這是不行。阿賓老爺已經吩咐。沒有許可憑據。那一個都不許進去的。錦娘指着何夫人道。這是何老爺的母親侯爵夫人。使得麼。胡堅聽了。好像進退兩難的模樣。一面搔癢。一面答道。阿老爺已經吩咐過的。錦娘到這時候。纔知到密獄是不許人進去。兩個眼睛都暈紅着。差不多要吊下淚來。又氣又憤。就鬧起公子的脾氣來。罵道。你忘記了嗎。從前是怎樣看待你。如今求你帶一帶路。也不行嗎。胡堅越發倉皇答道。從前蒙府上栽培。死也不能

忘的，總是這件事不由我做主。請小姐恕宥恕宥。錦娘再向胡堅問道。甚麼法兒也不成嗎。胡堅想了一會說道。倘被阿老爺知道。我是不了的。錦娘道。除是要撤了你的差。我就給你一件職業。比你現在的工錢。還要強得多。胡堅道。不是撤差就了事的。侯爵夫人聽了。很不高興。拉着錦娘的手說道。這是說不來了。我們回去罷。錦娘果然吊下淚來。指着監房說道。你瞧。裡頭這樣黑闇。這樣齷齪。如何捱得過。何士蘭在這裡。死吊也未可定了。說着。只管把帕子揩着眼淚。胡堅見了。很過意不去。勸道。小姐你別懸心。我做一個獄卒。是甚麼都不知道的。但我瞧何老爺。也是不妨事。昨兒到來這時候。雖不免有些悲傷。哭了一會子。後來就將這件事丟開了。說道。這算甚事。如今也與常人一樣呢。侯爵夫人聽見這話。略放了心。向胡堅問道。這話是你親耳聽見的嗎。胡堅道。不是。是看守何老爺房間那個朱大謀聽見的。那朱大謀是個無家可歸的人。隨處眠食。阿老爺因這監裏。常鬧出那自尋短見的事來。所以特地派他看守。錦娘與

侯爵夫人齊聲問道。看守不到。不妨何老爺也鬧出這件事嗎。胡堅道。這是不防的。在這裡好容易幹這事嗎。何老爺今早起來。也寫一個信兒。叫我送去程家。呈到小姐處。錦娘道。這信呢。胡堅道。我是不能替人傳遞書信的。已經交了阿老爺了。阿老爺拆開看了。放在袋子裡。甚麼說話都沒有。就跑了出去。錦娘憤道。阿賓着實可惱。人家夫婦的信。就令政府也不敢亂開。阿賓是甚麼人。膽敢擅拆人家的信兒。說完。就要回去追究阿賓。他的姨母拉着說道。不要動了氣了。我替你到他處討還罷。前兒我們也見過他的。錦娘纔平了些氣。說道。偏勞你了。我們也有事。也回去罷。錦孃就携着侯爵夫人上了車。錦孃的兩個姨母。也由別一條路。找阿賓去了。

卻說阿賓當查辦何士蘭這件事的時候。查出種種證據。心裡只管想道。我辦妥這件事。立身揚名。自不消說。這個官也要立刻陞遷了。那裡想到別一件事。去。自拿了何士蘭入獄。都是想着這件事。若辦得妥當。固然是好。若冤枉了他。

官是沒有了。失了個靠山。還是沒要緊的。若時時有個仇人。看守着自己。那便怎好。俗語說打蛇不死。是最不妥當的。徬徨了好幾回。後來細想一不做。二不休。所以用盡全力。都要結他的案。所以看守何士蘭。嚴重到十二分。一來一往的書信。也沒收他。使他隔絕內外的消息。倘或他們知到。到來追索。這時我也謝絕他們。不會他面。這便使得。後來細想起來。亦非長策。倒不如待他們到來。這個時候。索性會他的面。探探他們的口供。給與不給。是由我的主意拿定。是日錦孃的兩個姨母。果然來到要見。阿賓就叫進來。錦孃的姨母開口便問這封信的事情。阿賓以職務爲名。一味推托。錦孃的姨母再迫阿賓說道。你的職務。查驗是本該的。這封信分明寫着錦孃收啓的字樣。怎麼看完也不送去。阿賓道。這件事還未了結。不能送給他。姨母道。這還罷了。但這信內所說的話。可能給我瞧瞧麼。阿賓無從推諉。就在袋子裡拿了出來。給與錦孃的姨母。錦孃的姨母打開個手摺。把這信就照鈔上去。寫完就告辭去了。

却說真卿與柯萬宜從何家別莊回來。不見錦娘的兩個姨母。真卿就問道。他們往那裡去。錦娘就將剛纔的事情說了一番。他們兩個。現在到阿賓處討信去了。柯萬宜真卿兩個責道。你們到監裡去。萬一判事知道。越發疑心。正說着。姨母二人也回來。就把這手摺遞與錦娘。錦娘打開看道。

至親至愛錦娘鑒。余入獄後。卿之愁苦。不言可喻。余平日之言語舉動。卿當深悉。奈有湊巧。竟爲牽累。又訥于言語。不善解辨。竟至于此。夫復何言。但事不離實。水落石出。法廷具在。斷不能羅織成讞也。請勿過慮。珍重自愛。士蘭

拾片

錦孃看完。就遞與真卿。真卿隨又給與柯萬宜。柯萬宜先向錦娘問道。我看也使得麼。他明知是不要緊。只是規矩是這樣的。柯萬宜看完。對各人說道。這件事一定有人挑撥。埋伏得很湊巧的。看他不善辨解。不能羅織成讞這兩句。就知得幾分了。若查出這個原因。便分出柯君是無罪的了。柯萬宜口雖這樣說。

心裡却想到何士蘭知道這個信。一定落在判事的手。故意寫這種說話。以亂判事的耳目的。也很爲何士蘭危。錦孃答道。士蘭早早對判事辨明。就不至有今日的事了。是時門房上來說道。何家有個人來說是有事。要上來稟告。現在外頭等着。真卿說道。是美路爲着黃昇的事了。出去一看。果然美路帶着黃昇來。就贊賞了美路幾句。叫帶進去。柯萬宜一看黃昇的樣子。見他口大眼圓。像是纔在山裡捕來的猴子一樣。就說真這樣古怪嗎。是時美路得意揚揚。說道。不知費了幾多工夫。纔拿得他來。一面伸出這隻手。一面說道。他咬了我好幾口。不知流了多少血了。柯萬宜就問黃昇。你爲甚麼咬他呢。黃昇不答。再問何士蘭放火。你是親眼見的嗎。黃昇也不則聲。美路就說道。老爺。別要問他了。這個東西。若閉了口。就令殺他打他。也不則聲的。柯萬宜歎道。拿這傻子的說話來做憑據。真是千古奇聞的裁判了。說完。就轉身進書房去。拿了一封信出來。給與美路。說道。你帶着這信。送黃昇到城長陳道斯那裡去。等城長送他到慈

善病院罷。美路道老爺。他週年也是這樣。送去病院。也是不行的。從前蘇博醫生醫了他半年。都不見效呢。柯萬宜道。別管他。你只管帶去。美路就拿着這封信。送黃昇到陳道斯處。陳道斯見他是將來做裁判的證人。也告訴了阿賓。及警察長德美遜。就送他到慈善病院去了。

慈善病院醫長。就是替克德伯爵驗傷這一位蘇博先生。年紀也有五十來歲。他是血氣壯盛。性情急激。心也正直。不設城府。雖是業醫。却時時留心政治的事。主張這共和主義。見了共和黨的人。就要和他拉好。見了帝政黨的人。差不多也要罵他打他。所以人都起了他一個混名。叫做急激醫生。城長陳道斯這黃昇到病院後。晚上九點多鐘。到他家裡。說起這件事。蘇博又發起這急激性情來。立刻就要到病院瞧瞧。城長勸他不要鬧忙。明兒也不遲。那裡止得來。就坐馬車跑了去。到病院時。已是十點多鐘。這病院都把門關上睡覺了。蘇博沒法。只得跑回。等到天亮。就跑去。到了就問那個管事。昨兒入院這個

昇在弟幾號房。那管事回道。在二樓第十號。蘇博聽見就要上樓去。那管事止住道。先生黃昇的房。是不能進去的。蘇博驚問道。說那裡話呢。管事道。警察長剛纔囑過。就令醫院院長。非得警察長許可。不能進去。蘇博道。這又奇了。醫生去瞧病人。也要受警察長的許可。這又奇了。我每朝去看病人。就是我的義務。不由分說。就跑上二樓。找到第十號房。正要進去。怎知已有兩個憲兵攔着。這一個急激的人。如何受得這氣。立刻下樓。到警察長家裡去。德美遜。是素知蘇博性急的。一見了面。就說道。你是來問黃昇的事嗎。這事與我無涉。是豫審判事。阿賓叫我這樣辦法的。蘇博帶着幾分怒氣說道。是嗎。我以為你的權力。比阿賓還強。怎麼他託你做這無理的事。你倒答應他呢。德美遜道。不錯。權力雖比阿賓還強。但這裁判的事。警察長就要從豫審判事的命令了。阿賓說為裁判起見。要看守他。我就不得不依了。蘇博道。那裡話。若為裁判起見。就殺病人。都使得嗎。德美遜道。不是這樣說。黃昇不是立刻可以死掉的。就令一個月半個

月。不要他見醫生面。他的病症。也未必能加重。阿賓也說今朝等你到院時候。請你驗驗黃昇的心腦。這個時候。光景是已到了。蘇博聽見這句說話。就說道。這還使得。早些告訴我。就免我費這番唇舌了。說完。就告辭回病院去了。阿賓早已等着。蘇博到了。見了面。就說道。阿賓君。此後若派憲兵到病院。請你先告訴我一聲。論理這是不行的。阿賓道。昨兒因開忙了。沒甚麼時候。所以沒有轉致。見諒。見諒。說完。兩個就跑到黃昇的房間。見黃昇在鐵床上站着。都要跑要跑一樣。阿賓道。你不要害怕。我問你一句話。你好好回答。你還記得巴爾遜村失火的事情麼。黃昇聽了。只管大笑。不則一聲。整問了一點多鐘。有時也把話恐嚇他。勸誘他。他只是對着人笑。阿賓差不多也要動了氣。說道。走罷。今天你問他一千句。他也不做聲了。蘇博就對阿賓說道。判事前幾晚在克德伯家裡所問的人。不是就是他嗎。這個時候的黃昇。與現在的黃昇。一點兒都沒有改變。當時我也說他不行。你還記得嗎。這樣的人。怎可以做裁判的證人。帶

嘲帶笑的說了幾句。阿賓也不答一詞。就要回去。出到門口。轉身向蘇博說。蘇先生。前幾天錄出克德伯這驗傷證書。請你快些送給我處。蘇博道。這是我的義務。四十八點鐘內。等我檢齊。就送過去。過了兩三點鐘。蘇博也回家去。一路上想着。阿賓怎麼要我趕快送這證書去呢。剛纔侯爵夫人說要帶個狀師來。等我先給他瞧瞧。將來好做辯護的材料。因為何士蘭向來是主張共和主義。甚贊成我們急進黨的政策。黨人幫助黨人。也是天大道理的事。一路想着。怎知連路也跑錯了。事有湊巧。那跑錯的路。就是到程家去的。蘇博說道。將錯就錯。等我索性到程家去罷。



冒險
小說
二勇少年

南野浣白子譯述

八七

第十五回 充當密使

話說大軍駐扎立墨立克地方後。這日赴華加士作戰會議回來。因對吳爾達說道。現在我想叫你去德布林偵探這件事。剛纔會議的時候。提了出來。有的因那兒的情形不熟。有的怕危險。都不敢去。後來我想你在德布林情形又熟。且素有冒險性質。我當時就答應下來了。你現在去。第一要小心。不可亂暴。第二要切實囑托。通信的親友。以後的事無論巨細。凡有關作戰計畫的。均宜速報。第三現在叫你的宗旨。我等一會寫好了信。再告訴你。吳爾達聽完。甚爲喜歡。說道。這些事我都能辦。那一日動身呢。華加士說道。明日就要動身。今天晚上我拿了訓令來。明日早飯後啓程。你可裝個農夫樣子。到府中的時候。就沒有人疑心。吳爾達答道。那麼我帶了腊利去。他原是農夫。田家的事自然熟悉的。如我說不出來做不像的時候。他就可以代我答應。而且還有許多的事。他

可以代我做的。你看怎麼樣。華士說道。也好。你帶他去就是。但他又是一個胆大心粗的東西。諸事你們自己留心好了。也不必我多說。到了晚上。華加士與將軍沙司夫特兒密商辦法。商議停妥。將軍親自作了密書。華加士回來。即將到德布林投信之後。如何說法。反復丁寧教給了吳爾達。又將將軍的信。縫於吳爾達衣角上。華加士又叫了腊利來。囑咐了幾句。即各自安寢。以待明早動身。却說次日五更。吳爾達就起來了。同腊利兩人吃了早飯。穿上農夫的衣服。草鞋。頗有幾分像的。華加士又叮囑幾句。於是二人即別了衆人。取路向德布林進發。二人素喜的是冒險。這回得了這樣的好事。真是歡喜的了不得。沿途一邊說笑。一邊走。因爲不敢走大道。竟望那岔路繞着走。走了一天。看看天色已晚。也就假宿田家。原來這田家是箇舊教徒。招待頗爲親切。腊利即對主人說了些田家的話。又說他們本在營當兵。此次因爲冬季休戰。要回家去看。那主人說道。現在正是了不得。英國的兵四處都有。專搶劫行人。你們二位

回去。還須留心呢。腊到說道。多承指教。今晚打擾的很。俟亂平了。再當報謝。彼此又說了一會不要緊的話。即各自睡了。吳爾達因爲沒有打過赤脚。今日初次。竟將脚上的皮擦破了許多。有些腫痛。到了次日天明。吳爾達同腊利辭別主人。向德布林進發。奈吳爾達脚痛。起先還可以慢慢的走。到了後來。竟走不動了。腊利只得背着走了許多路。直待午後纔到德布林。吳爾達趕緊買了靴子。裝了一個市中買賣人的樣子。只見滿市都是外國兵。橫行無忌。也有買東西不給錢的。也有吃得好好的。將盤兒碗兒摔了。一哄而散的。也有拉着婦女調笑的。種種的惡行。不堪入目。腊利說道。這種樣子。怎麼看得下去。不如打死他幾個。也可以替他們出些氣。吳爾達說道。現在我們有重任在身。豈可輕行。我們殺他一兩個。又沒有益處。倒誤了我們的大事。我們現在只好暫裝不看見就是了。腊利說道。不錯。二人因要待晚間纔好投信。只得在四處遊行一回。正走間。忽遇一個醉兵。伸拳向腊利打來。腊利也未防備。竟被推倒在地。腊利

一時氣急。待要還他。吳爾達恐誤了事。趕緊拉着腊利就走。吳爾達說道。我剛纔還給你說了。你怎麼又忘記了。現在天也快夜了。我們吃點兒東西去。好辦正事。於是二人吃了晚餐。已將二更的時候。吳爾達說道。到了。你在外面等着。我一人進去。二人商議妥了。即到了那個人家。那人名白利亞。乃本市有名的商人。吳爾達到了。只見雙扉緊閉。吳爾達敲了幾下。內裡有人應道。有事白晝來。晚上我們主人不會客的。吳爾達說道。我是來送信的。還有要緊的話說。你只管開門。裏頭的人說道。你說了我纔好開門。於是吳爾達叫那人過來。細聲告訴了。那人即說道。既是這樣。請等一會兒。我去稟告了主人。就來。吳爾達只得等着。不上一會開了門。請吳爾達進去。主人迎至內室。關緊了門。然後問道。閣下是從立墨立克軍隊來的嗎。吳爾達答道。是。現有將軍密書在此。於是吳爾達將縫在衣內的信。拿了出來。遞給白利亞。白利亞看完說道。這件事我一個個人不能作主。待明日會集衆人。再爲商議。我總可以盡心竭力。吳爾達問道。

幾天可有回信呢。白利亞答道。大約要一禮拜之後。閣下暫請在客棧歇息。待明日我約齊了人。即來相請。吳爾達說道。那麼從此告別。改日再會罷。於是吳爾達出了白利亞的門。同着腊利竟尋客棧歇宿去了。却說白利亞自得信後。籌畫多日。這日晚上。約了八個同市的人。請了吳爾達到家商議。不料他們正在商議之時。忽聽外面人聲鼎沸。內中有一個人推開窗戶向外一望。只見房間前後的門。均被兵把守住了。衆人知事有變。急的了不得。吳爾達說道。我看抵抗是沒有力量。逃走愈見我們實有其事。現在莫如將些酒杯酒瓶。排列桌上。只好再想法子逃走。他們既沒有證據。又沒有本人。自然是不要緊的。吳爾達說完。又向白利亞說道。前後門斷不能出去。只有上屋上去。我這回如逃得脫。也是不能再留在這兒的。被他們獲住。是更不必說了。現在也無暇多談。請諸君心照罷。說完。即爬上屋去了。却喜是夜星月無光。沒人看見。那些兵不一時已將白利亞家的門劈碎。蜂擁而入。前面一個土官領着。白利亞照吳爾達

的法子。弄了些酒盃酒瓶擺好。自己迎了出來。不慌不忙的問道。你們爲甚麼深夜破門直入人家。豈是沒有軍律的嗎。士官高聲說道。你窩藏人謀反。還要強辯。現在那房子裏的是甚麼。白利亞說道。這是那兒來的話。我不過邀幾個知己的朋友。喝杯酒。說說話。你不信。進去一看便知道了。士官也不等白利亞說完。即向內直跑。只見有八個人圍坐在那兒。也有手持酒杯的。也有倒酒的。也有彼此勸酒的。真像吃酒的樣子。士官向衆兵士說道。不管那些。先將這幾人縛了回去。禁錮起來再講。說完。衆人就要動手。白利亞說道。這都是市中的良民。可以叫警察官做得保證的。士官說道。既是這樣。那個勸你們謀反的。少年。前一點鐘有人看見來到你家中。現到那裡去了。你趕急交了出來。即與你們無關。白利亞說道。今天並沒有甚麼年輕的到我這兒來。如是有的時候。必定是我的姪兒小金。但是我沒看見。想他必往外去了。士官說道。我且不問張三李四。我搜一回再講。於是領着衆兵。自客廳以至內室廚房。無不搜到。並沒

有這個人。正在那兒想。不曉得藏在那兒。忽有人來報。說是畢德大尉。現已查明白。這個謀反的少年。住在前面街上的客棧裏。命衆人前去該處捉拿。士官說道。那麼很好。你們趕緊給這幾個人送往營中去。當心看守着。不要給他逃走了。一邊說。一邊領着些人到那客棧去了。再說吳爾達爬到房頂上。幸無人看見。爬過了兩家的房頂。看看無人。趕緊跳了下來。跑至客棧。對腊利說了。約他在城外等候。不必同去。恐怕一同被獲。無人回去報信。吳爾達說完。即出了客棧的門。正向前走。只見許多人蜂擁而來。吳爾達只得另走別路。不一時。衆人到了客棧。問了棧主。棧主說剛纔走的。衆人即追了下來。却喜吳爾達跑得快。等他們追來的時候。吳爾達已出了城。吳爾達正在跑時。急聽得後面炮響。知道已追來了。跑是跑不過的。看見前面有一道河。吳爾達即逃入河內。無奈正是潮來的時候。想浮到對岸。隨便怎樣。也不能够。吳爾達無法。只得潛伏水中。此時追來的人。站滿河岸。只聽見有的說在那兒。有的說恐怕已經浮到對

岸去了。有的說下水去看。有的說開鎗來打。議論紛紛不一。却喜吳爾達浮水的工夫還高。竟在水中潛了兩刻鐘。正想出水面看着光景。只聽有人說道。大概已經上岸逃走了。不如再追了。於是衆人各持石頭向水亂擲。吳爾達聽見他們要走。必定有甚麼動的。所以預先防備。將衣服包了頭。潛浮至岸。所以他們雖擲下許多石頭。竟未傷着。衆人擲石之後。即趕至對岸四處搜尋一回。並未看見。只得各自進城去了。後來因無實據。那捉了去的八個人。審問了一次。也就算了。這是後話。暫且不提。於今却說吳爾達見他們去後。不敢上岸。直等至衆人進了城去。始爬上岸。手足已是凍得痛癢不知。勉強走了幾步。見有一間破屋。只得歇下。將衣服脫了下來。整去了水。還喜旁邊有許多乾艸。吳爾達就將衣服放在艸上。自己即臥入艸中。歇了好一會。手足漸覺有點暖意。看看外面已快天亮了。不敢睡着。睜着兩眼望住。不一時已日出了。吳爾達摸摸衣服。還是濕的。只得再等一會。將衣服移放向太陽的地方。還喜這個地方。

竝無一人來往。吳爾達想道：我這回來，雖然事未成功，究竟有了影響。他們隨後也就好做了。正在那兒左思右想，忽見前面有人來了。吳爾達怕是來搜查的，趕緊穿上衣服，起來細看，原來是腊利來了。吳爾達歡喜非常，腊利還沒有走到面前。吳爾達即忙叫道：腊利，腊利，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我不是叫你在前面等着的嗎？腊利說道：你昨兒晚上剛出了門，就有許多人來了，幸虧店主人說你剛纔出去了。他們纔沒有進來。我聽他們來了，就從窗戶跳了出來，跟着他們出了城。看見他們許多人都站在河邊上。我知道你是下了水去，後來他們許久不走，又擲下石頭。我總以為你不在水中淹死，定被石頭打死了。所以他們去後，我即脫了衣服，在水中摸了半夜。一點兒也沒有。我又怕順水流下去了，只得順着水尋了好幾里路，直到了天亮。我纔爬起來。我又想道：或者沒有淹死，已經在約我去的地方等着，也未可知。因此我即跑到那個地方，四處的尋了半天，毫無蹤跡。只得仍走到這河邊來看看。不料你在這兒，你還說嗎？

昨天既約了我。怎麼不去。就在這兒住下。你也不怕給人急死了。吳爾達說道。只怪你性急。你再要等一會。我就要到那兒去了。腊利說道。看你這個人。也真好笑。反怪起我來。我且問你。昨兒晚上。怎麼能够上岸住在這兒。吳爾達即將他們擲石之時。用衣服包頭。及至他們去後起來。因為凍得走不動。所以就在這兒歇了。天亮本來就要去的。因為衣服濕的穿不上身。所以直等到如今的話。都仔細告訴了腊利。腊利又問道。昨兒晚上的事。究竟怎麼樣。昨兒匆匆忙忙。我也沒有聽得清楚。吳爾達說道。我昨天到他們那兒去。他已經約好了八個市中有點身價的人。給我前回帶來將軍的信。給他們都看了。他們也甚願意贊成。但看現在的勢子。募兵一件。要上了千數。就不容易。於是我們大家正在商量辦法。忽聽他們捉拿來了。我給他們想了一個法子。也不知道遮蓋過去了沒有。他們八個同白利亞。現在還不知道怎麼樣呢。總而言之。這回的事。雖然不能成功。他們既受了這個影響。將來必定總有這一天的。我們現在也

沒有別的法子。只好暫時回去再說。腊利說道。那麼走罷。坐在這兒幹甚麼呢。於是二人取路回營。走了兩日。纔到。還喜沿途無事。這日進了立墨立克市城。衆軍士都知道這回吳爾達進去。是危險的事。現在看見平安的回來了。都歡喜的。了不得。歡迎出來。吳爾達直進入營內。見了華加士。即將到後一切情形。從頭至尾。叙說清楚了。華加士即去見沙士飛特兒將軍。就將吳爾達的話。陳述一番。將軍說道。但得如此。也是好的。又褒獎了吳爾達幾句。說他智勇兼全。本來今日就要治酒。與他洗塵的。恐怕沿途勞頓。暫歇一宵。且待明日。說完。華加士辭別回本隊。到了次日。將軍果然來請。吳爾達只得去了。在席無非細問德布林的情形。兼褒獎吳爾達的智勇。不必細說。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再說。

第十六回 不期之遇

話說在此冬季休戰之時。英軍自有英國接濟兵糧軍械等。愛蘭特軍。亦有法國接濟。但法國忽遣派大軍一隊。命魯智將軍帶領前來。欲奪愛蘭特全軍總

司令之權。因此愛蘭特軍，非特不感其助教之情。且大憤其動舉。以爲沙士飛兒特將軍。任總司令之職。乃經衆人所公認。又係本國人。魯智既爲外國人。又未經衆公認。不過法國欲欺那昏憤的戡穆司王。假援助之名。遂其陰謀奸計。於是愛蘭特軍士人民。各懷憤懣。欲謀抵抗之策。惟是旣欲抵外敵。又欲抗內患。力實難濟。只得暫時隱忍。再說法將軍魯智抵愛蘭特之後。即將大軍駐札立墨立克亞司倫兩市之間。檢閱軍勢。整頓步兵。但騎隊馬匹不足。只得設法購買。仍不足用。於是假戡穆司王之命。布傳各鄉。令各鄉士着速乘馬前來會議軍策。衆鄉士不知其奸謀。得令後。即有百餘名乘馬前來。不料到後。魯智當衆演說的話。不過現因騎隊缺馬。凡乘馬前來者。均望將馬留下。此即愛國盡忠。衆鄉士雖有心反抗。知道勢實不敵。只得任其胡行。各棄馬恨恨而返。這且慢表。却說光陰易過。不覺已是仲春。衛兒登命英將金克兒帶了大兵。來攻亞司城。排列幾門大砲。日夜攻擊。愛蘭特軍出死力相抵抗。大戰一日夜。勝負

未分。而英軍陣亡之兵數實倍於愛蘭特軍。魯智將軍見英軍以大兵來攻此小城。尙不能奪去。以爲此乃已之調度得宜。此後定操每戰必勝之券。頗多自滿之心。怠於防守。此時英軍因見不能取勝。頗有退守之意。衆將校均以爲然。但內中有一將官。向金克兒將軍說道。我們這回用大軍來攻取小城。尙不能如願。則將來的情形。可預料而知。且這次並未分勝負。若是退守。不免張他人的軍勢。阻自己的軍心。所以據我看起來。現在好歹再與他激戰一次。勝固是好。即是敗了。退守他處也較現在好些。金克兒說道。這回用退守之策。也是出於無奈。因爲兵士死傷過多。現在你這個法子也很好。明日就照這樣辦法罷。於是金克兒當日傳令三軍。預備明日攻城。諸軍奉令。到了次日。即照前排列大砲。向着城中轟擊。不料這次城中抵抗的兵。寥寥無幾。竟與前次不同。還沒有攻擊二點鐘的時候。竟無抵敵的兵了。原來魯智自存自滿之心。後終日耽於酒色一點事也不問。於是愛蘭特兵士也就不願服他的調度。至於他自己

帶來的兵。也是同他一樣。日以喝酒姦淫婦女爲事。所以這日英軍攻城之時。竟毫無準備。直待英軍攻破之後。魯智始揮令衆軍出去抵敵。但此時英國已乘其破竹之勢。長驅直入。無可抵敵了。英軍進城之後。就下令有棄武器降服的。土地財產。照常保護。市中人民只得暫降不表。

却說亞司倫之戰。華加士仍駐立墨立克。魯智也沒有命他出戰。華加士自是求之不得。那裡願去受他的調度。這日華加士因見英軍勢力太衆。恐怕亞司倫難保。因此率領部下。去擊英軍輜重隊。不料離英軍還有好幾里路。前面來了許多運物的車子。華加士知道是來接濟的。即命兵士阻住奪了。獲了許多的車子及御者。華加士因御者不是戰鬪員。嚴禁兵士殺害。只將所得的車子。用火焚燒。吳爾達此時也在那兒。忽見衆御者之中。有人叫他的名字。吳爾達即下馬走入人群中。細看像是金吾的樣子。吳爾達即喝道。你不是金吾兄嗎。金吾答道。正是。吳爾達此時真是非常喜悅。也不暇顧他事。拉着金吾的手向

無人處去了。因問道。金吾兄。你爲甚麼到這兒來充御者。金吳答道。這兩日德布林衛兒登總督傳了壞連及公的令。說是軍中要用車子。派人在近村各處搜尋。因此我家祖父。就派我送這三乘車來。免得他們去鬧。吳爾達忙問道。那個是你的車子。金吾即指着衆車子說道。那放在後面的三輛。就是我的。吳爾達聽完。即跑去告訴華加士。說遇着金吾。現在奪得那些車子來。他家中有三乘在內。現在可以不用燒他的。華加士答應了。因命兵士將金吾的車子。交還元來的御者。叫他們等着金吾。華加士即同着吳爾達來尋金吾。金吾看見華加士來了。即迎上前來問好。華加士因說道。府上及舍下都沒有甚麼事嗎。金吾答道。府上都好。舍下也託福無事。華加士說道。那就好了。你的車子我已經叫他們給放在前面。我現在還有點事。不能相陪。你有甚麼。說給吳爾達也是一樣的。華加士說完。就去了。這裡吳爾達因向金吾說道。我出來這麼久。家中的事情。一點兒也不懂得。很想有一個家鄉人來問問他。今日可是好了。不但是家

鄉人。而且是知心的朋友。現在沒有甚麼。你快說給我聽罷。金吾說道。說起可真是了不得。你曉得自你們出去。壞連及公敗回之後。德布林的左近。無一處沒有英國散勇。也有騎兵。也有步兵。終日裏搶家劫舍。姦淫婦女。無所不爲。且不問新教徒也好。舊教徒也好。只管去搶劫。因此這日到了我家。我的祖父。那脾氣心眼兒是你知道的。他們來了。你說他怎麼着。他說是我家是新教徒。你不要打錯了主意。你們今天來了。我倒早已替你們算計好了。這城裏德布奈特家。他既是舊教。是與你們作對的。而且又有錢財。如你們不熟悉的時候。我可領着你們去。那些散勇聽見這個話。就高興的很。於是我祖父竟自己領着進城。這一天我父親正進城到府上去了。只有我同母親兩人在家。我母親聽見這個話。急的了不得。我只得趕緊從後門跑了進城。看看了我父親。却喜府上素來待人好。左右的隣舍。無論新教徒舊教徒。聽見這話。都來替你家保護。一會兒竟集了二百餘人。等我祖父帶着他們來了。已是前後的門都把守

好了。他們恃有鎗械，還想向裏直闖。奈他們只有幾個人。來一個。緝一個。不一會把十幾個人一齊活捉住了。我的祖父見勢不佳。已是跑了。後來知道是我父親同我做的。要殺我父親同我兩個人。當時被人勸阻了。因此我祖父就得了病。現在還臥在那兒。吳爾達說道。那真是感激的很。要不是你們兩父子。我家還有了嗎。但是捉住那十幾個人。後來怎樣發落呢。金吾說道。你不要說那個感激的話。要不是我那祖父。你家那有這樣的事呢。你要感激我。反是刻薄我了。我再告訴你。那幾個人被我們緝了之後。想處死他也不好。待放了他又不好。後來只得送他們到德布林。我父親得那事情的原委。告訴了衛兒登總督。總督大怒。將那十幾個兵都治了罪。並派士官一人。兵卒四人。來保護你的家。我們起初還以這個總督做事真好。後來打聽出來。原來奧連及公的顧問官。姓龔亞的。求奧連及公命他保護的。金吾因問道。你們何以認識龔亞的。吳爾達即將在立墨立克先借他的房子。因為認識他的姑娘格利。後來救了他。

們的話說了一回。說完。又歎道。現在還不知怎樣呢。又問道。金吾兄。你這幾個月做些甚麼事。金吾答道。自你去後。一點事也沒有做。不過在家看了兩部書。吳爾達同金吾正在說話。忽有一兵士跑了來。手中持了一封信。說道。這是請金吾先生帶回去的。吳爾達即接了過來。交與金吾。並拜託他回去到他家告訴母親現在的情形。那來的兵士說道。大尉命士官作速回營。請金吾先生趕緊回去。吳爾達只得說了幾句。即與金吾作別。看見金吾上車去了。然後回營。這日正是亞司倫城未破前三日的事。於今再說那亞司倫被英軍占取之後。魯智自然是帶他的殘兵逃回去了。這愛蘭特軍。只得回歸立墨立克。仍欲設法與英軍敵抗。死守立墨立克的城。間派一兩隊前去與英軍激戰。無奈衆寡懸殊。不能取勝。此時華加士的馬隊。亦曾與英軍激戰數次。死傷很多。現計餘下者僅十餘名。這日吳爾達帶領這十餘名殘兵。在外巡哨。忽有一農夫惶惶而來。向吳爾達說道。前三日衛兒登總督下了令。叫我們納五穀的稅。我們那

溪露空村。現在連吃的都沒有。那裡還有錢納稅。我們只得將情形告訴衛兒登去。不料現在又派兵搶劫。這便怎好。吳爾達聽完。甚爲憤懣。因向那農夫說道。我來幫助你抵抗他。你先去罷。於是吳爾達命兵士取路速向溪露空村進發。不一時也到了。只見有二三十名兵士。將幾家人家所存的糧食。均裝載車上。就要拉起走了。旁邊老少男女。圍了一大隊。只是啼哭。口中說道。你要拉去了。我們就要餓死了。吳爾達見此暴虐行爲。不禁大怒。拍馬上前就斬。那二三十個人見勢不佳。紛紛的抱頭鼠竄去了。衆男女自是歡喜的了不得。都來向吳爾達拜謝。吳爾達因向衆人說道。我想他們現在雖去了。遲一天半天還來的。你們須要遷往別的村子上去。暫時避着。衆人知道這個道理。但是沒有好地方可遷。竟回復了吳爾達。吳爾達也知道他們的難處。因向衆人說道。既是這樣。你們暫住着再說。吳爾達說完。即命衆兵士退去。自己領着一邊走一邊想道。我今天既替他們奪了下來。明日再叫他們奪去。豈不是白費了神。不若

暫在村口替他們防守兩日再講。於是命兵士在村旁尋個地方住下。輪班看守。不料晚上九點鐘的時候。遠遠的只聽馬蹄響。再望望那溪露空村已是起了火。吳爾達知有事變。即領兵士進村救護。剛走進村口。只見那幾家人家。已是燒得焰光燭天。哭聲遍野。吳爾達也不問他有多少人。直殺進去。無奈自己人太少。不一時十餘名騎兵。已被殺得乾乾淨淨。吳爾達勇氣仍不稍衰。獨力奮殺。但人多手衆。任你有如何的本事。那裡能敵相敵的呢。所以吳爾達戰不多時。也被人活捉住了。用繩網縛起來。備送至金克兒將軍處發落。

第十七回 九死一生

話說吳爾達被縛後。看見他們將那幾間房子燒完了。又縛了幾個農夫來。同吳爾達放在一輛車上。衆人推擁着。不一時已到了金克兒將軍陣營。正值金克兒睡覺。只聽有人命將捉來的人。暫時看守。且待明朝發落。於是衆人將吳爾達及幾個農夫。放在一間空房子。有許多人看守着。到了次日天明。即將衆

人引至金克兒將軍處。一個一個的先問了姓名。然後高聲叱道。你們既抗命不納稅。已是罪在當殺。加以與本將的兵士對敵。是儼然要做我的敵人。衆人趕緊給我拉下去。速用車裂刑處治。那幾個農夫聽了這話。嚇得魂不附體。已一話都說不出來。惟吳爾達毫無懼容。高聲說道。金克兒。你自己無軍律。不能約束兵丁。以至在外面搶劫姦淫。無所不至。農民因保護自己生命財產。強拒搶劫之人。亦是分內之事。你不能約束兵丁於前。現又殺無罪的農夫。恐非世界公理所能見容。金克兒厲聲說道。你這該死的囚奴。你看他們聲都不出。就是你一個人胡說亂道。想必這件事一定是你一個人主持的。現在先殺你起。吳爾達笑道。既被你們所獲。早已置死生於度外。死之先後。更不足惜。不過我見你妄殺無辜。何能見容於世界公理。况吾愛蘭特人。並未死絕。你今日殺我。吾愛蘭特人明日殺你。也未可知。你只要緊記吾言就是了。金克兒聽了吳爾達的話。立時氣的了不得。只說快拿去斬。原來金克兒乃和蘭的將軍。前次隨

奧連及公同來的。自奧連及公回去之後。這兒的威權均是他一個掌了。現在雖有一個衛兒登。也同他一氣的人。但他們兩個均是外國人。今日這件事情。在旁看的英國將校。却均不以爲然。頗惡其暴狀。因此在旁衆將校。見命拉人出去之時。忙止道。且慢。內中有一人向金克兒說道。將軍剛纔的那處車裂的話。我想是一時的怒言罷。金克兒說道。甚麼怒言。我要治他甚麼刑。就是甚麼刑。還有誰與我反對不來。那人說道。雖然是這個樣子。但現在你是替我們英國做事。這樣的酷刑。在你和蘭有沒有。我是不知道。如說我們英國。現在這們的野蠻刑罰。已經早不用了。我們現在也無所謂反對。我們英國沒有這樣刑罰。不準你用。就是金克兒說道。誰敢不準。那人說道。就是我。你還敢連我也治了罪嗎。一時在旁的英國將校。個個喝采贊成。拔劍以待。金克兒見勢不佳。因向衆人說道。諸君請息怒。我們大衆商量辦理好了。車裂刑既是英國禁用的。現在改了絞刑何如。衆人說道。現在因爲你是總司令官。我們也不好十分

阻。但是殺無辜的名。我們英國人是不承認的。你自己擔當好了。金克兒說道。有甚麼。將來我一個人擔當就是了。於是衆兵士將吳爾達等數人解至法場。一個一個的絞。那監斬官及在旁的人。均不忍看這樣的慘狀。內中忽有一將校向監斬官說道。那人像是愛蘭特軍士官服裝。可是不能殺的。我們被他捉去的將校現在也不少。若是殺了他。他們一定也要殺我們被捉的校將了。監斬官說道。這個事情。雖然不錯。但有將軍的命令。我如何主持的呢。況且纔又傳出令來。說是那個士官絞了之後。還要分屍呢。那人說既是這樣。我去告訴將軍。你且命他們慢絞。此時吳爾達已是潛心靜意的待刑。不料他們又鬧起來。吳爾達即仔細聽了一聽。這說話人的聲音。好像在那兒聽見過的。吳爾達想起來了。因此高聲喚道。魯格司大佐。魯格司一時倒忘記了。想不出是誰。因此即走至吳爾達面前細認。吳爾達說道。我乃吳爾達。大佐前兩年遭風的事情。還記得麼。魯格司忽然想起來了。說道。不是你說起。我竟忘記了。真是了

不得。將救命的恩人都忘記了。說完。魯格司又向監斬官將吳爾達從前救他的話說了。即欲親自與吳爾達解縛。那些和蘭兵士。因爲受了金克兒的命令。不許魯格司解了。魯格司一時氣發。向衆和蘭兵士說道。你們不要生氣。若不從我的話。看好劍就是了。說完。向英國諸將校兵士說道。這是天下少有之勇少年。又是我救命的恩人。望諸君助一臂之力。保護出來。一時英國將校都動起手來。阻住了和蘭兵。魯格司乘勢割開了吳爾達的縛。大衆護擁至英國營中。將情節稟明了本營的將軍戈兒登。戈兒登深爲歎賞吳爾達。恨金克兒橫行。趕緊寫了信。將不能殺吳爾達的道理告訴他。金克兒閱信後。自是生氣。說他部下將校。不守號令。當時革斥了許多。又復信與戈兒美。仍要治吳爾達的罪。住返辯論了幾回。幾至決裂。後來金克兒自知理屈。不能以理爭論。只得聽戈兒美發落罷了。於今却說魯格司救出吳爾達之後。自是異常的親切。因細問吳爾達別後的情形。吳爾達即將這兩年從軍以後的事大約的說了。

格司甚爲欽佩。吳爾達又問魯格司。魯格司說道。我自前年別後。就往和蘭從軍。迨至前月聞說壞連及公的軍。毫無軍律。因此來德布林檢閱。當路過府上時。我曾造府訪問。因令尊及閣下均不在家。見了令祖母令堂令弟。知悉令尊及閣下均從軍去。我正恨一時難以相見。不料今日無意中遇着。這真是天假之緣。兩人又說了許多別後的話。魯格司治酒與吳爾達對飲。席中又說了許多的話。席終。魯格司領了吳爾達去見戈兒登。魯格司又將前年難船遇救的話。吳爾達這兩年所做的事。大略告訴了戈兒登。戈兒登自是稱贊不已。向魯格司說道。現在我已經與金克兒說妥了。你的意思現在怎麼樣安置吳君呢。魯格司答道。承情的很。我想乘今兒晚上贈吳君一匹好馬。給他騎了回去。但是金克兒必定已下了令與哨兵。叫他們設法捉捕。我現在想求將軍派幾個人同着我送吳君出哨外。戈兒登說道。既是這樣。就派八個人過你帶着護送出去罷。於是魯格司同吳爾達。謝了戈兒登。即辭別去了。領着八個兵同

行。果不出魯格司所料。沿途均有人攔阻。幸虧有人護着。未被捉去。魯格司送出哨外。即駐了馬。各說了幾句臨別的話。即分路去了。魯格司自是領着八個人回來。吳爾達回至營中。即將昨日出去後的情形。都告訴了。華加士甚感激魯格司及戈兒登的義氣。以爲真正的英國人。究竟好些。可恨的還是外國人。加以現在法將軍魯智的事。華加士更謂外國究竟是外國。華加士兩父子的私話。這且慢表。於今却說衆兵士聽見吳爾達回來說的話。均爲憤懣。欲與那些農民報讐。原來這些兵士中。大半均是各村招募而來。從前都是耕田的。正所謂同類相感是也。

第十八回 和議告成

話說自英將金克兒攻破亞司倫城後。愛蘭特軍守着立墨立克城。彼此激戰。已非一次。後來金克兒疲於久戰。英軍又與他意見不合。恐難久守。因此與衛兒登總督商議好了。這日集了英國將校。金克兒當衆演說道。我想愛蘭特本



與你們英國是一國的人。現在雖說因宗教爭戰。其實各挾私讐。至於說到兩教的勢力。現在都差不多。一時斷不能分勝負的。徒是害得兩邊的人民。不能安身。依這樣看起來。所以我勸你們不如議和罷了。金克兒說完。衆人雖知是他取巧之法。然細想亦頗有理。當時衆人都贊成了。於是金克兒即選了議和委員。進城會議。此時愛蘭特將校中。也是同金克兒的話這樣想。今見他先來議和。自無不允之理。而且素恨戡穆司王昏聩。不能長相依賴。現在雖公認沙士飛特兒爲將軍。又爲法將軍魯智強將權利奪去諸事。要聽他人指揮約束。就令得了勝。也是要受法國的壓制的。所以不如乘此機會。暫將魯智推出去。再來自已準備。至於說道魯智他更是奉他人之命而來。且已敗於亞克倫之戰。自己威名既損。衆心又不願服。今有這樣求之不得的機會。還有不藉抽身的道理嗎。因有了這幾個原故。所以金克兒派來的議和委員。一說就允了。於是互相商訂條約。所議無非新舊兩教。各有自治之權。不多幾日。即已議妥。

於九月二十七日換了條約。兩年餘之爭戰。一旦平和了結。兩邊均是歡喜。然此不過一時從權之計。日後兩教相爭的事當是很多。這部書上。因爲是以二勇少年爲名。所以愛蘭特與英國新舊兩教爭戰之事。不能多說。而且此書以少年爲名。只好說他們少年時代的話。所以吳爾達及金吾兩人。此後許多事。都不好說。只略表表他們的究竟。這是爲書名所限。並不是著書人躲懶。想是看官所共諒。於今却說當時和議了結。愛蘭特將校自是各歸鄉里。華加士領着吳爾達回家。母子夫妻。久別重逢。說不盡的歡喜。此時龔亞因見爭戰已靖。即將女兒格利許配吳爾達。吳爾達是年剛十九歲。當時即成了婚。兩愛相逢。好不親愛。執華奈亞自前次帶散勇至華加士家後。即氣成了病。後來好了。竟將家事交與戡北司。自己往英國去了。華加士回來後。聽說此事。深抱不安。即往訪戡北司。不料戡北司因金吾要往倫敦學買賣。於前兩天已送他到倫敦去了。原來戡北司早已打定主意。要遷居英國。一則因父親脾性古怪。將來在

這兒常住。未免還要與華加士爭鬧。二則因金吾志在商務。住在偏僻的地方。未免不便。不如遷往英國。有許多便利的地方。而且戡北司他們向來也有田產在英國的。因有這幾樣的緣故。所以臨去時已對妻子說好了。知道華加士回來。必定要來訪他的。所以今日華加士見了戡北司的妻子。他即將這些話都告訴了。華加士自是挽留。無奈戡北司的心志已決。送金吾回來之後。即遷往英國去了。吳爾達後來常往倫敦去看金吾。金吾便時也來訪吳爾達。彼此交情愈深。真可謂久交不渝。吳爾達自娶格利三年之後。龔亞夫婦相繼去世。龔亞本爲愛蘭特之首富。死後的財產均歸吳爾達承受。因此吳爾達竟成了愛蘭特之大資本家。吳爾達之弟可特夫勒。十八歲即以軍功陞爲中將。當時亦有勇少年英雄之名。後於塢特奈之役陣亡。人皆惜之。腊利終身隨侍吳爾達後。同主人共立大功。至今尙有知其名者。金吾後因商販致富。爲英國倫敦數一數二的大商家。最喜周濟貧民孤兒。慈善之名。傳遍國中。吳爾達後以一

女妻金吾之子。從此交際更親。固不必說。以後他們兩家細事。也不知多少。看官要知其詳。待我來看二勇壯年。二勇老年。在這部書上。是說不着了。

(完)



寫情
小說
新聊齋

平等閣著

唐生

唐生。粵東人。父商于舊金山。以市廛昂。于海岸僻處。賃屋一椽。以居。細小。生五歲時。隨父航海。居美國十餘年。性拘執。而狷潔自好。雖幼。即離故鄉。而愛國之念甚摯。同居有女名漪娘。美國芝加哥產。其父亦商也。目黑唇紅。眉長腰細。臨風嬌娜。恣態若仙。與生年相若。兩小無猜。愛好若兄妹。稍長。情意愈篤。形迹無間。幾忘其一爲新世界之人。一爲舊帝國之人矣。春初放晴。偕女同游。海岸有公園。爲國人游憩地。並坐石上。鳥聲上下。雜花亂飛。軟綠舒情。媚紅刻目。女曰。世間花鳥一樣多情。故無分東西大陸也。妾聞支那山水。甲于亞洲。倘得偕郎携手同遊。亦足以遂生平之願。生曰。支那山水。如匡廬西湖。久已名聞歐美。然如黃山白嶽。雁巖天臺。以及華岱之雲。峨嵋之雪。彭蠡之烟。洞庭之波。勝景甚

多。指不勝屈。惜民情多固閉。異國人不便于游歷。他日風氣轉移。得借卿怡情于山水間。固所願也。女曰。妾所以愛遊支那者。以愛郎故也。因愛郎故。亦愛支那。那想郎亦必以愛妾之故。而亦愛美國乎。生笑頷之。每相與曠談。輒不覺日色之將暝。無何。拳匪起。各國聯軍破京師。美國各報紙。嘲支那者日益衆。生每眷懷故國。輒憂憤不勝。女慰之曰。以支那之地大人衆。經此次創敗。必能定國。是改政策。不待十年後。必能稱雄于世界。暫時之挫辱。不足計也。郎慎毋自苦。百般寬譬。生終不懌。又以彼國人日見輕侮。由此恨之日切。向時舊友。亦均不與之交往。女一日謂生曰。妾今有事不能不奉告于君子者。老父近將以妾許字某豪商之子。妾以郎故。己力却之矣。然觀郎近日情懷。大異疇昔。使妾絞腦迴腸。憂懷若擣。夫妻之心。腦靈魂已無一不屬於郎。則妾之身。斷不能不屬於郎者勢也。妾己是支那人。則不應尙謂之爲美國人。今郎因不喜于美國之故。而亦若有不滿于妾者。不亦冤乎。今事已迫。願郎毋以一時之憤。而阻百年之長。

計也。生曰：卿之心，我固知之密矣。然今非昔比。齊大非偶，古有明訓。卿雖無見輕之心，其奈人言何？來日方長，卿亦其重思之。女聞之，悲抑若不勝，顫聲而應曰：郎決已棄妾乎？天乎！天乎！十年來旦夕相共，無言不吐者，惟郎一人耳。心腦之中，已更不能使一別物容納其間。妾之一身，斷無更屬他人之理。今郎忽然若此，爲郎自計，獨不留一絲情爲妾計乎？生曰：此正爲卿計耳。以卿高貴之種族，而下嫁於我。異日者同行，則慢語頻聞，跳舞則游人避席，譏刺時來，而卿蒙其羞。我心何以安？勢已若此，但與卿長爲良友，以沒世矣。女知生意決不可挽，遷延半晌，脈脈無言，頰飛紅而暈，生翠含顰，其欲滴愴然而悲，趨趨而出生性固執，最不欲受人之譏訕者，故逆情而却之。然見女如此情狀，心悲實甚。又思女歸房後，更不知悲啼何狀，終夜反側，不能成眠。旦起，即思有言以慰藉之。叩門久不應，女家人破扉而入，則煤氣迷漫，蓋已開煤燈之火管自創矣。桌上留遺書二函。

其第一函云 父親膝下。兒今死矣。兒之知心只一唐郎。兒身已自分必屬之矣。今以美人相輕慢之故。使兒見棄于唐郎。兒之死。美人死之也。兒所服用之物。及應得之遺產。懇推愛悉以與唐郎。殘脂剩粉。斷爲遺釧。以表兒之心。以永郎之念。則兒雖死。猶生。且兒以爲死之樂。固勝生之苦也。望母以兒爲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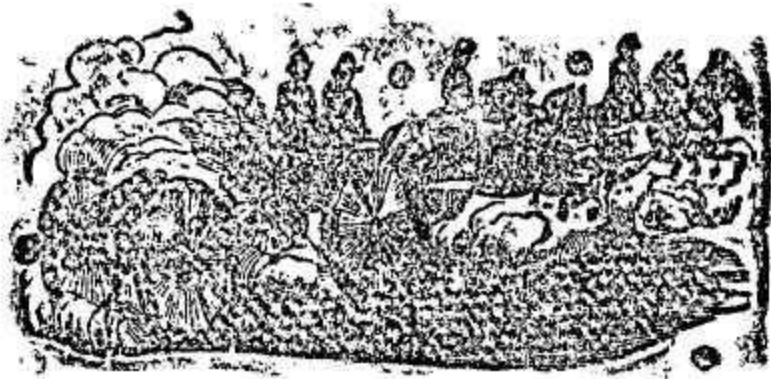
其第二函云 知我愛我之唐郎。如吻嗚呼。天不見憐。不使妾生于支那。而生於美國。又不使郎生于美國。而生于支那。使妾長恨綿綿。終不能侍巾櫛。偕永好命也。命也。妾之遺物。悉留郎處。因妾之心。早已在郎心中。且欲郎見物思人。見物即如見妾。香巾留淚。明鏡無塵。靈魂不死。紅顏終在。百年後會。當永聚于極樂世界耳。願郎珍重。不盡相思。嗚呼。嗚呼。

生見之。一痛幾絕。其父照遺囑。以女物悉歸生。生不可強之。乃以其金錢署漪娘名。捐入舊金山華人所立之小學校。以竟女崇拜支那人之遺志也。生自是

終身誓不復娶。

平等閣主人曰。唐事曾載舊金山某華文報中。與余所聞微有異同。雖然。大體固不甚相遠。吾友太平洋客嘗著論萬餘言。反覆贊歎之。謂推唐拒婚之心。則保國存種之大義。皆於是乎在。夫檀香山紐絲綸土人之亡於白種也。其婦女之稍俊。稍有產業者。咸以得嫁一白人爲非常榮幸。而白人遂以此道舉其土地所有權而盡奪之。至今彼中土人至無復可娶之女。不須十年種全絕矣。中國自庚子以後。朝野上下一變爲媚外時代。至有以侍郎之貴。出其女公子爲異族將校行酒者。京師歌妓曾得一西人臨幸。龍門之價不如也。嗚呼。推此以往。不及十年。檀香山紐絲綸之現象。必見於我邦矣。種界不嚴。禍乃至此。可無懼耶。可無懼耶。或曰。我往誠傷彼來。何害。殊不知勢利之見。男女同耳。吾男歆是而謂女。女爾乎。而况乎三十年前所派出之美國游學生。各擁彼族。一下賤之少女。纏綿束縛。不能自由。而馴致輕蔑祖國。讎視祖國者。又比比然也。嗚呼。

若唐生者其足以風矣其足以風矣余述唐生事因並撮太平洋客著論之大
意如右。



新廣東武生度曲
班本黃蕭養回頭全套（續第
六號）

一二三

起板

一雜脚扮家人上立

正生扮邱世民富翁裝上

椰子中板唱

人生百歲。何曾有身後千年。

枉費籌。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免。子孫憂。目前富貴。誇豐阜。瞬息流離。作虜囚。猶太遺民。多富厚。耶穌故址。已墟丘。財奴鄙吝。空株守。國破身家。付水流。寄

語江南富翁。須參透啞啞啞。

埋位坐

唱捐家救國。便良謀呀呀呀。

白商人邱世民

呀。壯年登科。祇爲仕途腐敗。因而棄儒就賈。貿易庇冷。至今已有多多年。在此開有錫鑛。獲利百倍。家無內顧。可恨我支那帝國。內憂未靖。外侮頻來。黍離麥不

恆在目前。前接顧民智姊丈來書。曾匯一千萬圓回粵。助諸豪傑爲運動之資

不料黃開化姻翁避難來到。盤桓數月。日夜細談。更知內地實在情形。

作嘆狀

白

哎。且看傾巢那有完卵呢。身爲國民之一人。也有責任。怎能袖手旁觀。況我多年未曾歸國。不若將此生意。暫且交與手下。托黃姻親權且督理。待我回粵。一來探望親朋。二來訪查時勢。豈不是好着。待我請黃姻親出堂。商量行事也。

作

喚狀

白家人過來。你可請黃姻老爺出堂。

家人作傳命狀向內

白黃姻老爺有請。

謂

化內應

白出來了。大鑼鼓撞點

起關棚板

內唱

如萍踪。浮水面。隨風颯蕩啞啞。

上立唱

可憐我年邁人。逃難南洋呀呀。

白

老夫黃開化呀。爲當道苦迫。避禍來此。

在邱姻親家上數月。雖則蒙他款待殷勤。但想我家散人亡。日在愁城苦海。現

聞邱姻親請我出堂。不知有何商量。待我進去呀。

作上堂狀

世民起

作見禮狀

分坐開

化白

噫。邱姻親想老漢逃難外洋。蒙作東道。格外周旋。真真過意不去了。

世民白

唏。黃姻親屬在瓜葛。理所本該。不嫌簡慢。便是賞面。何庸客氣呢。

開化白

請問

邱姻親傳命有何商酌呀。

世民白

不錯。請黃姻親出堂。正有要事奉商。我因接

顧民智姊丈。由港來書。言到他逃監。乃甯自強義士救他出來。走到石門返照地方。遇着劉三壯士。招呼他們上山。顧民智姊丈。後來遷眷往香港居住。留下甯自強。在紫洞寨內。操練軍馬。我前已助他軍糧一千萬。誰想顧姊丈。前與菲律賓賓總統。爲患難之交。故寫書紹介。囑駱自由往借兵艦。助廣東獨立。豈不是

大事將成。但恐軍糧尙未充足。故我在南洋一帶。極力運動。現籌得軍糧數千萬。意欲親帶回廣東。助他一臂之力。如此不得不要勞煩黃姻親。在此權且督理小弟的生意。不知黃姻親可能俯從否呢。開化白 嗷吔好。誰想顧親家。駱門生與及甯世兄。得遇劉壯士。建此鴻圖。邱姻親更有如此鼎力。老朽萬死不辭。得聞斯言。真令人拂袖而起了。起小拍板 九連環調 開化唱 中原禍。好比滄海起風波。起呀起風波。生靈沈溺。奈若何。倘欲保太和。須改革了。依都囉依都囉。一疊

神明地。隨處割據。屬蠻夷。屬呀屬蠻夷。同胞振奮。豈可遲。倘欲固籬籬。須獨立了。依都囉依都囉。二疊 廊廟政。莫無非。遏制我羣倫。我呀我羣倫。天然權利。在國民。倘欲進文明。須自治了。依都囉依都囉。三疊 世民白聽黃姻親道來。正是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小弟敬佩不已了。起小拍板 前調 世民唱 草莽內不少。磊落負奇才。負呀負奇才。草木同枯。枉良材。須要救民災。快奮興了。依都囉依都囉。一疊 黃種衆。應知世界競。強雄競呀競。強雄人心。渙散怎相融。須要進大同。

快合羣了。咳都啲啲都啲啲。二疊神明後何堪屠戮比豚牛比呀比豚牛痛入

骨髓應自謀須要報國仇快興起了。咳都啲啲都啲啲。三疊開化白聽邱姻親悲

歌慷慨確能振起國民的精神。正是當代偉人。小弟拜服無既了。作喚狀白曉、邱

姻親。今日此行。為圖大事。小弟不勝羨慕。但須要前途珍重。莫為奸邪暗算。二

來到港。得見顧親家。代我多多問候。至於家下。倘得消息如何。還望惠我好音

纔好。世民白這個自然。多勞指教。現在無事。請黃姻親退下。養養精神。小弟船

期在邇。也要檢點行李匯票事務。請便罷了。開化白請了。各起揖開化一便下 世民與

家人一便下 急鑼鼓 叔板

此段當接第六期之末作為上套今補錄于此

起板 自立改進種強三人各執鞭作騎馬狀全上 行完臺 自立唱 一道樵歌和牧唱。兩旁竹翠

襯松蒼。改進唱 可恨江山如畫像。恆將禾黍動神傷。種強唱 弔民救世心快快。大

風起兮雲飛揚。全立 自立白 我們現由白雲山啓程。同去紫洞。須速首途呀。種強白

這個自然且慢。作指問狀

白爾看前峯。白雲深處似有人家。是何的所在呢。自立白

這間就是白雲古寺了。久無人踪。垣砌荒蕪。不及那邊這間能仁寺了。但白雲古寺。昨年有一位老僧年將滿百。名號了凡。雲游來到。主持此寺。道行非常。能

知過去未來。小弟也曾相識於他。真真可謂奇人呀。種強白 哦。既然有此奇僧。

不可失諸交臂。我意欲見他一面。未知可能如願嘛吓。改進白 他天天參禪頂

禮。不輕見客。兄長既然心誠求見。諒亦無難。不妨一去。種強白 既然如此。我們

前往謁見他爲是。自立改進全白 噯吡好。一同趨路也罷。長鑼鼓 自立改進種強全下 三

內唱 公脚扮了凡扶杖執拂道袍老和尚裝起二簧掃板 出家人斷情緣。逍遙世外。逍遙世

外啞啞呀呀。一雜脚扮僧僮上立 了凡上 轉二簧慢板接唱 如浮雲隨清風。浩浩無涯。呀

呀呀。少年間看破了紅塵世界。因投進少林寺削髮持齋。蒙師傅授衣鉢真傳。

佛戒。那心猿和意馬化爲死灰。曾參到這菩提。原來非樹。又悟透這明鏡都是

非臺。空即色。色即空。胸無蒂芥。空無物。從何處惹起塵埃。到後來離法壇雲游

四海披袈裟。扶錫杖踏破芒鞋。到此間。白雲寺清幽可愛。真好比懸壺中天地。沈埋呀呀呀。白老僧法號了凡。乃白雲寺主持是也。前在少林寺受戒。蒙祖師授我心傳。後來祖師完寂。禪登方丈。只爲少林妙諦。專尙拳勇。老僧雖則是曾爲過來人。終防殺氣。有礙禪心。於是遨遊方外。偶到白雲山上。愛此清幽僻靜。因而主持本寺。這也少言。現在閒暇無事。不免上蒲團參禪則可。登中案作蟠脚

合掌狀

白南無阿彌陀佛。

起二流板

唱如來座彌勒龕。凝神入證。悟七心掃八垢。自

在寬閒。好像得與仙佛同登彼岸。從未見有鬼狐來擾法壇。爲甚麼覺靈魂忽然變幻。也該要把丁甲推算玄關。作屈指算狀

白哦。接唱

初以爲那十二因緣。參

悟淨想。却原來有三位豪傑。拜訪寒山。白且住。剛纔坐蒲團參禪。霎時心血來潮。把指一算。原來甯自立。司徒改進。帶同黃種強。到來拜訪。我想黃種強。乃黃蕭養後身。將來廣東獨立。全靠斯人。老僧也該順天應運。下山幫助。祇爲久歸淨界。不便再惹塵魔。這便如何是好呢。作想狀

白有了。想老僧前在少林寺方丈。

有高足弟子。道號洪壯。他尙有不共戴天之仇。未能報復。塵緣未了。現在鼎湖

山上。主持慶雲寺。今日黃種強到來。不若從中指點。使他聯合。自然下山幫助。

豈不是好着。就是這個主見呀。作喚狀白徒弟。僧僮應白在了凡白。山門有客。可即

通傳。僧僮應白從命。作出門俟候狀旁立。自立改進種強各執鞭作騎馬狀全上。行完臺自立中立

改進種強旁分立。起二簣左搬板自立唱跨。雕鞍。揮長鞭。縱橫馬上。繞層巒。穿深林。渡

過山梁。看如今。赴前途。神飛氣爽。問何年。向中原馳驟。翱翔呀呀呀。行完臺改

進中立。種強自立旁分立改進唱乘。驕驕。開道路。顧盼雄壯。負豪氣。真好像飛瀑奔洋。

步奇峯。惹起我。凌霄想像。願英雄。日暮間氣吐。眉揚呀呀呀。行完臺種強中立。自立

改進旁分立。種強唱仰上天。俯大地。何堪設想。僅留得。西山上曖昧。斜陽。豈不能。

策龍蛇。推波作浪。轉鴻鈞。使蒼黎同慶。重光呀呀呀。行完臺三人旁立。自立白。哦。來

到白雲寺了。爾看沙彌在此。待我問得來。進前作問狀白請問了凡大和尚可

在嘛吓。僧僮白不錯。現在方丈。自立白敢煩帶進。待我們參見呀。僧僮白請進呀。三

人作下馬狀

各做手

隨僧僮作入寺見了凡狀

三人一揖

三人全白

大和尚盤坐蓮臺。容凡夫

參謁呀。

了凡合掌

白南無阿彌陀佛。蒙大檀越枉駕光臨。只爲山僧衰朽。不能迎

送。萬望恕罪。

三人全白

打攪大和尚靜功。不嫌莽鹵冲撞。就罷了。

了凡白

好說了。

客話休題。請坐稍憩。

三人全白

告坐呀。三人分兩傍坐。

了凡作望種強狀

白請問這位

大檀越。貴姓尊名。

種強答白

俺乃姓黃名種強呀。

了凡白

哦。原來黃豪傑。老僧失

敬了。我看爾容貌魁偉。氣宇非凡。他日一定是出人頭地。今有因果。但不

知可容饒舌嚇吓。

種強白

久望佛法。指示迷津。請大和尚宣布真言。則可。

了凡白

請聽講。

起二簧反線板

慢唱。瞪慧眼。望亞洲。幾無淨土。如中華。更難問。他日前途。

看。一。看。近。十。年。滿。清。政。府。真。可。謂。內。治。顛。倒。外。交。失。敗。種。種。糊。塗。漫。說。是。治。與。亂。彼。蒼。有。數。盡。人。事。挽。天。心。全。仗。在。吾。大。丈。夫。又。豈。可。草。木。同。腐。新。日。月。定。乾。坤。應。建。鴻。圖。如。不。然。勢。將。及。猶。太。印。度。地。球。上。天。演。界。立。判。劣。優。亡。國。後。恐。不。祇。身。爲。囚。虜。更。有。甚。如。豚。牛。任。人。宰。屠。菩。薩。心。最。注。念。慈。航。普。渡。救。衆。生。超。苦。

海同達。康衢。大慈悲。就是了。施仁行恕。言博濟。儒釋道。三教無殊。在社會。既然。是英雄。自負該思量。四萬萬民命。昭蘇雖鵬程。萬里遙青雲。有路千不可。僞充維新。謬起勤王。妄談革命。而自敗規模。呀呀呀。種強白哦。敬聽真言。如當頭棒。喝。真真驚醒夢中人呀。起二流板種強唱。適纔問蓮花舌。宣傳法旨。感動人於無。

形色舞神飛。那雄心煎鐵血。怦怦湧起。方寸地好像的。萬馬奔馳呀啞呀。

自立白

不錯。聞聽真言。頑石也會點頭。怎不令人興起呢。起二流板

自立唱修真人

每破除。國家意見。聆妙論始知到。佛法無邊。導英雄乘風潮。龍騰虎變。旃檀地。豈徒然。說法談禪呀啞呀。改進白聞聽大和尚真言。又來省起我一點思想了。

起二流板

改進唱既然是發慈心。超生衆界。也該要下山林。施展奇才。使國民得

憑藉。神道廣大。又何難挽顛危。石破天開呀啞呀。了凡白

唏。衆豪傑有所不知。

聽我道來也。起二流板

起二流板

了凡唱。想山僧逃化外。修行清淨。貝葉書蓮花界。斬斷紅。

情。棄塵心如死灰。悟空三乘。又何況年衰朽。難任經營呀啞呀。白

衆豪傑不必

如此。想我在少林寺方丈。有一徒弟道號洪壯。他天性可嘉。情根未斷。可為衆
傑。執鞭隨驥。現作慶雲寺住持。今有小書一封。作在袖內出書授種強狀

到鼎湖山。訪尋於他。自然有一個商量呀。種強起作接書狀 白你們可

示。我們須速前往遵行呀。自立改進全起 三人全白謝過大和尚指示呀。起二王滾板

種強唱我念念念一聲。老佛祖啞啞啞。我尊尊尊尊一聲。老禪師呀呀呀。將

來我黃種強有日行事。還仗佛力扶持呀啞啞呀。三人對了凡一揖 全白就此拜別了。

了凡白 恕過老僧。不能遠送。致囑前途。須要小心纔是。三人全白 領命呀。三人作出

寺狀 各做手 滾板 種強唱 辭別了這白雲寺啞啞啞。又向慶雲寺而往呀呀

呀。持手書訪尋着洪壯和尚。我自有酌量呀啞啞呀。各做手三人全下 滾板 了凡唱 我

叫叫叫徒弟參扶我啞啞啞。下蒲團呀呀呀。僧僮白 哦。作扶狀 了凡下壇 接唱 且

待我養養元神。退轉禪房呀啞啞呀。僧僮了凡下 奴板

大鑼鼓撞點 起鬧棚板 郭大花面扮洪壯執拂什錦衣花和尚裝 內唱 愁煞我。如潛蛟。長埋幽

壑。一雜脚扮僧童上 洪壯上 開排 作示威舞狀 中立 接唱一心圖報。父母仇。雖則空

門。清戒守。情根牽累。勢難休。聊坐經壇。開念咒。埋位坐 接唱豈無際遇。洗前羞。白

吠。衰家乃慶雲寺主持道號洪壯呀。原名洪少全。當初冊立爲太平天國世子。

不幸父王失守南京。洪民滿門。盡遭屠戮。衰家隱姓埋名。纔得脫離羅網。後來

無處藏身。迫得投入少林寺。削髮爲僧。幸蒙了凡師傅。收爲門徒。傳授真諦。爾

看。作看兩手臂狀 白左有青龍。右有白虎。正是堂堂皇皇。由少林正門出身。今日

我心腹兄弟生徒。這也不少。養精蓄銳。難獨是不能報却前仇。嚇吓。起梆子慢板

唱想父王初發軔。匹夫起義。搜豪傑。聚英雄。誓衆盟師。從廣湖。破雲貴。縱橫大

地。踞金陵。撫江浙。覬覦京師。頒法律。開科試。任官命吏。收賦稅。整兵刑。創國開

基。詔天下。咸嵩呼。太平天子。儼然是帝王制。聲震華夷。轉快板 唱有誰知。天數盡。

難成大事。數年間。兵敗將亡。人心畔離。到後來。南京陷。根據無地。把洪家。一個

個。斬首焚尸。虧得我。改姓名。逋逃萬里。如丐子。似流氓。無所棲依。無奈何。向佛

門。暫爲躲避。僥倖着了。凡師。大發慈悲。收留在。少林寺。妙傳法旨。更授我。那拳
勇。運氣神奇。有大讎。不能報。枉生人世。今日裏。守空門也難免。凡念塵思呀呀
呀。白且住。衰家有不共戴天之仇。尙未報復。這也少言。今天乃是齋期。不免靜
坐禪堂。待施主到來。參神拜佛也。作喚狀白徒弟。僧童白在。洪壯白打聽着呀。僧童白
從命。起板種強自立改進全上。行完臺種強唱鼎湖山上沿途進。投書洪壯結奇緣。勒
馬停鞭。我昂頭看見。作望狀接唱見着了慶雲寺。就在目前。白吓。不知不覺。不到
慶雲寺。我們須下馬進去呀。三人作下馬狀各做手。作入寺狀洪壯作迎接狀。種強改進一
便坐
自立洪壯一便坐。洪壯白不知大施主尊駕光臨。望祈恕罪呀。種強白豈敢。我們
擅擾清門。不怪唐突就罷了。洪壯白好說了。請問列位施主。貴姓尊名。種強白俺
乃黃種強呀。自立白我係竇自立呀。改進白咱家司徒改進呀。洪壯白哦。素仰大名。
欽羨無既呀。種強白請問大和尚。可是道號洪壯嘛吓。洪壯白不錯。就是洪壯在
此。敢問施主。與衰家并未謀面。因何知到衰家的道號呢。種強白事出有因。我

們在白雲山上帶有了凡大和尚的手書。到來拜訪。奉呈一觀。洪壯白 勞煩不

少呀。種強作交書狀 洪壯作接書狀 洪壯白 原來了凡師傅有書到來。待我拆封一觀。

洪壯作折書狀 唱手拏道牒來觀看。定有因果在其間。原來三位同尋訪。師傅介

紹示玄關呀呀呀。作看畢狀 作驚喜狀 白 哦。原來二位都是大豪傑。衰家有眼不識

泰山。多多失敬了。三人全白 好說了。洪壯白 衰家看了凡師傅來書。自有國家大

事。與三位商量。但近兩天乃是齋期。人來客往。不便暢談。意欲留二位在此山

門。盤桓幾日。不知可能屈駕嘛吓。三人全白 既蒙盛意。敢不從命。洪壯白 喊吔好。

後院潔淨。請退少憇也罷。三人全白 又來打攪呀。洪壯改進自立種強 各做手。長鑼鼓

下 奴板

小鑼鼓點板 幫男丑扮衛大俤蛋家裝上 四花旦扮衛亞細蛋家妹裝上 大俤難句 真正怕。水上

生涯唔做罷。橫水渡。限死價。存鈴艇有漏罅。撈錢唔倒唔在話。食飽瘦米終日
扒。人客唔合當堂單。唔係拆蟹就炒蝦。吃極陳皮氣惡下。食到黃連都詐啞。唔

係話我充大架。千祈唔好做蛋家。千祈唔好做蛋家。全埋位 分坐 大俚白 蛋家頭衛

大俚就係我呀。亞細白 我就係衛亞細呀。大俚白 妹妹。亞細白 哥哥。大俚白 自從父

母雙亡。留下兄妹兩人。浮家泛宅。清貧度日。我本該去年中了幾千銀白鴿票

字花。學人話事。偈蛋家佬上岸喇。哎。你看豬蠶咁大個椽柚。態掌咁厚個雙手。

就係上岸咯。有乜誰賞面呀。故此將銀裝得幾隻大盤艇。與人家上載落貨。今

日在水上。濶到極。亦不過做一個蛋家頭啫。都係有乜振作過咯。亞細白 哥哥

啞。我想河南河北。一河兩岸。四十幾萬蛋家。個個認你為頭目。海上權限。歸你

掌握。就係官府運兵運糧。也要先商量於你。若還同盟罷工。就可掣人死命。點

解你。話有振作呢。大俚白 咪咪。咪。乜你咁大聲。允亞嘅來講。你睇吓。現下捉革

命黨。捉得嚟。呱鬼。叫倫官府聞之。我怕前程難保。講少一句就罷了。亞細白 係

咯。咁就唔講啱喇。小鑼點板 一雜脚扮振昌伙件何包重瀉上。白 振昌掌櫃何包重呀。因

找尋大俚的蛋家寮。來此就是待我進去。作入門狀 各做手。作見大俚狀 大俚白。哦。我

佛亞細上

作入舖狀

大佛白盤艇撐到俟候落貨呀。

太平作喚狀

白何包重。你可

引大等佛入貨倉。將打起箱頭。盡地落清。不可有誤。

包重白

哦。包重帶大佛亞細下

復上

作搬貨狀

各手畢

包重白箱頭落清了。

太平白

貨已落清。大同兄我與你也要

下船同往了。

大同白

這個自然。大同太平全作出門狀

作下船狀

包重作送船狀

太平白何

包重。你可看守舖面。不可有誤。

包重白

從命。

大佛亞細作放船狀

撐大同太平全下

包重

白船已開行。我走回舖中也罷。

包重下

收板

橫笛吹蕩湖船

行完臺畢

大同太平中立

大佛亞細旁立

太平白且住。此處

地方。離紫洞還有多少路程呀。

大佛白

還有一日水路呀。

太平白

哦。大同兄你看

夕陽西墜。明月東升。清風徐來。水波不揚。不若在此灣船。明天纔來起程。以為

何如呢。

大同白

任憑尊意呀。

太平白

大佛。你可繫船。

大佛白

從命。大佛亞細作繫船狀

畢

太平白

天時已晚。不若走進船艙。傾談幾時。打睡也罷。

大同太平 作入艙狀

埋位分坐

佛大亞細盤地分坐

太平白。哎。中國如果文明昌盛。我與你同享昇平。何必有今日

萬不得已之事呢。

大同白

哎。中國前途。真真難問。照小弟看來。優勝劣敗。乃大

演公理何不稍仿西法以自存呢。

起梆子慢板

大同唱廿世紀。歐和美蒸蒸日上。

不外是政治上進步改良。開議院參國事。毫無偏黨聚團體。合羣力順理成章。保土地海陸軍勢力膨漲。富國家講殖民。首重農商勵報館廣學校。民智增長。公選舉任官宦民隱昭彰。倡平等重親愛自由同享。修內治善外交鞏固家邦。看今日我中華不堪設想。爲甚麼還不思變法自強。太平白 哎。照仁兄講來真真不錯。但看中國怎能仿西法之日呀。起梆子慢板 唱聖天子在瀛臺尙未歸政。

那闍寺與奸臣顛倒朝廷。言維新談改革。殺戮殆盡十餘年。已受盡強國欺凌。甲午敗失朝鮮威海旅順。割臺灣讓膠州主權。頻傾廣州灣與九龍。相繼要請。黃河上長江下任人紛爭。義和團禍延及東方三省。發祥地爲強俄占踞。經營况會黨到處起烽烟。頻警四百州。恆將見離析分崩。轉快板 唱到如今勵精圖治。言整頓也未易改積弊。驟進文明看政府。依然是昏迷不醒。耽燕樂循故事。粉飾太平又何曾經挫折。力行新政又何曾除積弱。救拯生靈。轉嘆板 唱我思想起呀啞啞。中國事感慨難勝呀呀呀。大佛作喚狀 白妹妹你聽吓來。船艙個兩位。咁

大傾嚇癡喇。三更半夜還談天說地。又話老番強。又話中國弱。哎。話中國弱。都係弱到極咯。我都係中國人。唔通唔知。哩講都講臭口喇。如果知到中國弱。咁就要出法子救中國喇。你看吓。現下個班叫着大英雄。叫着大豪傑。又話維新。又話勤王。又話革命。成日聽聞雷公響。唔曾見過有雨落。我雖然至下等做到蛋家佬。我都覺得醜死鬼啞。唔講就罷喇。你話係唔係呀。

亞細白
哎。我勸哥

哥唔好一竹篙打一船人嘅。我地做到蛋家。都識得講到咁個說話。唔通應承做英雄豪傑。真個有的手段哩。不過時候講到啫。哥哥啞。你干祈唔好鬧絕一切嘅。

大佛白
唔係囉。講到中國近來呢的英雄豪傑。個種蠱惑野。我就眼火射囉。哎。激氣都激唔來咯。不如我兄妹兩人都跟人地傾吓偈罷囉。

鹹水歌調
停絃索
拍板起

大佛嘆唱

對月難眠傾世事。姊妹 細思中國實在垂危

亞細答唱

想醫中國唔容易。哥兄 除非改革或者挽回。

大佛嘆唱

看吓滿朝皆守舊。姊妹 若然守舊點肯更移。

亞細答唱

都係滿清當滯氣哥兄國家將喪豈有唔知

大佛嘆唱

有個忠良朝上企姊妹但憑老朽極力撐持

亞細答唱

草莽英雄應分起哥兄自圖成立使乜猜疑

大佛嘆唱

呢個江山如錦繡姊妹又租又割不固藩籬

亞細答唱

朝尾當衰係咁止哥兄快的救國莫過延遲

大佛嘆唱

文武官員無事理姊妹祇知兜貨放厚面皮

亞細答唱

所以支那衰怙地哥兄想眞亡國我都傷悲

大佛嘆唱

到處聽聞人起義姊妹將來內亂有乜了期

亞細答唱

有名無實今天子哥兄點能收拾百姓心離

大佛嘆唱

礦山鐵道多權利姊妹五槍六奪盡屬洋夷

亞細答唱

咁好順風該使哩哥兄自己孱弱怪乜人欺

大佛嘆唱

人民咁樣眞該死姊妹內無保護外受鞭笞

亞細答唱

政府既然唔係戲哥兄民間唔變等待何時

大佛白

咪咪咪唔好講咯。愈講愈高興。講到民間都要變啲。你話呢句說話。係

乜野說話嚟呀。

亞細白

吓個處講個處散。有乜人聽見呀。

大佛白

哎。總之唔好講

囉。俗語有話。食多疴多。講多錯多。唔通你唔曉得麼。

亞細白

係咯。咁就唔講啱

喇。大同白

太平哥。你聽吓大佛兄妹兩人。在船面彼唱此和。講得痛快淋漓。定

非尋常蛋戶可比。何不叫他入艙。問他一問呢。

太平白

不錯。照我聽來。大有國

家思想。現下在在用人。不若我叫他進艙。把言語感動於他。或者將來有個用

處。着待我叫得來。

作喚狀

白大佛亞細呀。你兩人未睡。何不入船艙談一談呢。

佛亞細作入艙見兩人狀

大佛白。請問兩位呼喚有何談話呀。

太平白

不錯。剛纔聞你

兄妹。長嗟短嘆。感動人心。看你一定是非常人物。既是非常人物。你可知得嘛。

吓。大佛白

就算非常人物。將來如何呢。

太平白

非常人物。當為非常之事。方稱社

會上轟轟烈烈的人呀。

大佛白

哦。作對亞細講狀

白妹妹。我聽他兩人在船艙傾談。

一個贊老番強。一個罵中國弱。初以為都是議論家。豈罵派嗜。誰知他有此志

氣。一定會黨中勁佬無疑。真真令人心醉呀。

亞細白

哥哥。俗語話事嘍。知人口

面不知心。千祈謹慎講說話就好。大倂白係咯。進作對兩人講狀白剛纔多蒙喝醒。

如夢初覺。請問更有甚麼指教呢。太平白我們信得你過。纔同你講真話。你可

知到我們去紫洞。為甚麼事嘛吓。大倂白一概不知到。太平白不妨對你講。我們

運軍火去紫洞。劉三寨內。意欲方便行事呀。大倂白哦。有此施為。實造生民之

福。但我們身為蛋家。有甚麼振作呢。太平白啼。不是這樣講。倘有心家國。自有

振作之處呀。大倂白何不指教呢。太平白你身為蛋戶頭。曰。水上蛋戶。前經美國

領事調查出來。有四十幾萬之多。個個聽你指揮。你從中運動有方。就差不多

日本陸軍十三個師團一樣。他日我們起事。水路一帶。就可助我們成功。豈不

是大有振作嘛吓。大弟白真真不錯。他日行事。倘有用處。自當竭力相助呀。大同

白噉咁好。真真有胆有識。你看天已明亮。不若放船也罷。大倂亞細白從命。再吹蕩

湖船 大倂亞細撐大同太平全下 奴板

起板 兩雜脚扮兵丁上立 一六分扮查道珍千總裝上 引奉命為偵探。西北與東南。無論大

小事。在在要詳參。白吹紫洞寨內部下包打聽。查道珍呀。奉了劉寧兩頭目

命。暗訪事情。你看此處。水陸通衢。不免在此打聽着呀。

大佛亞細撐大同太平全上

大佛白已經到紫洞了。

太平作觀望狀

白哦。那旁有人在此。待我上前問過明白。

上岸狀

作對道珍講狀

白

請問大哥。你可聞得紫洞裏便有一位甯自強嘛吓。

道珍白

你真問得湊巧。我就係甯自強了。

太平白

不好亂講。甯自強與我如同手足。豈

有我不認得之理呢。

道珍白

你真個與甯自強如同兄弟麼。請問貴姓尊名。

太平白

平白

咱家辛太平呀。

道珍白

哦。久聞大名。諸多冲撞。望祈見諒。我就是甯自強部

下包打聽。查道珍呀。因事有忌避。所以剛纔冒瀆。須要原情爲是。

太平白

我已

久知紫洞事情。素來秘密。今與詹大同兩人。渡有軍械到來。你可速叫兵丁起

上。運入寨內爲是。

道珍白

從命呀。

作叫兵丁起軍火狀

太平白大佛。今有銀子一百兩。

送與你兄妹兩人。作爲運費。你可回去。昨晚所談。你須牢牢记。倘有用處。定

然關照於你。不可洩漏風聲。貽誤大事呀。

大佛作接銀狀

白這個自然。真真多謝。

就此拜別了。

大佛亞細撐船一便下

大同太平白多煩帶路前往。

道珍白

兵丁過來。回寨

也罷。

兵丁白。兵丁作担軍械狀

板

道珍引大同太平全下

(未完)

雜錄
一 怪怪奇奇

價值五千金之辮

鄂督端方之子某，隨使駐美國華盛頓。不知何故，忽然將辮子剪去。端方聞之，惶急萬狀。急發長電與公使梁誠，屬其代為保護。梁辭以不能。端哀之，大略言：吾生只有此一子，吾子只有此一辮。辮斷送了，則吾子斷送了；子斷送了，則吾本身亦斷送了。云云。如是電文往復者，凡十餘次。每一電來，必令梁覆電。而電費由端處出。聞梁所發之電，約值美金千餘。端所發亦稱是。為此一辮，約共費華銀五千餘元。云。自辮之文明輸入中國以來，未有濶於此一條者矣。

李大叔之子之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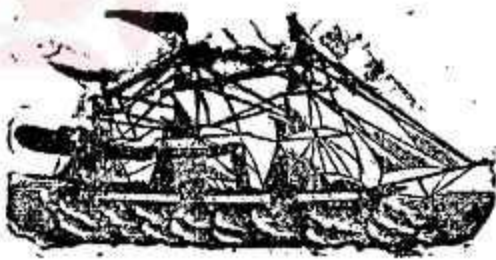
李福海者，或云李連英之姪，或云其嗣子。即老佛爺自出私蓄，代捐郎中之人也。此次亦隨使美國，在紐約領事館。不知何故，忽然亦將辮子剪去。梁使聞而責之。福海曰：此我之自由權也。梁使曰：果爾，則歸去，不能得保舉。福海曰：這些

怪怪奇奇

功名誰希罕。來梁使無如之何。

考試笑話

去年有某省鄉試試題。有國學兩字。通場無一人能解。惟有一監生。極發揮國學生之聲價。謂試官有意擡舉我輩云。



雜錄
二 燈謎叢錄

一百剩得九十九逢十進一逢十進一四除八進一

四書句一

(闕名)

憶當初綠鬢婆娑自歸郎手青少黃多受盡幾多磨折閱盡幾多風波莫提起

提起來清淚滴江河

用物一

(闕名)

上截是正體字下截便是碼字下截是正體字上截便是碼字中間是正體字

上下却都是碼字

字一

(闕名)

將官鳴鑼

詩經句一

”

中國豈願聯俄

四書句一

(嘯橙)

詐敗

”

”

康六如遊廬山

”

”

貌如楊柳太輕狂

”

”

君諸尾閭

“捲簾

”

泥香雛鳥宿

“捲簾

”

飲壯陽酒

詩經句一

”

紗帽圓領

書經句一

”

秀才好遊

禮記句一

”

滿席秀才

禮記二句

”

一肩馱得杜鵑紅

左傳句一

”

湖縵

楚詞三字

”

羊公碑尚在

唐詩句一

”

各種花露

”

”

投

四書二句

（渭南）

文父

易經句一

”

問十世可知也

左傳句一

塵羹

西廂句一

直把官場作戲場

四書句一

白牡丹

“

一諾千金

“

戊辰

易經二句

杜鵑枝上杜鵑啼

莊子二句

西子下姑蘇一軻逐鴟夷

四書句一

郵糝糧

“

吟風弄月不須錢

唐人名一

嵩

古文句一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四書句一

（穀齋）

“

“

“

（滂漢室）

“

“

“

“

（惜亡）

“

“



次孫

詩經句一捲簾

四

殷有三仁箕比爲優

左傳句一

子路初遇丈人未嘗致敬

諺語一

挾泰山以超北海

古人名一

◎第六號謎底

憑君傳語報平安

西儒名一

托爾斯泰

(弗措靈)

王道平平

西人名一

路易

今夕河魁不曾在房

國名一歐
州地名一 (均卷簾)

日本倫敦

回生妙藥

國名一

蘇丹

男子之祥

“

瑞士

九陌塵埃拂面來

“

埃及



龍潭

外國地名一 對馬島

〃

指尖新染鳳仙花

甲必丹

〃

霜葉紅于二月花

日本人名一 捲簾 林春勝

〃

雲雨巫山枉斷腸

詩經句一 不遂其媾

(君子館主)

懼內

伊威在室

〃

弔綠珠

唐詩句一 可憐金谷墮樓人

〃

湖心孤雁影分明

中有一人字太真

〃

裹足不前

西廂句一 小脚兒難行

〃

車兒投東馬兒投西

聊齋目一 陸判

〃

壻

美人名一 子夫

〃

蜀水蜀山無限好

泰西人名一 巴美

〃

外孫

字一 媿

〃

婦人無爵從夫之爵

四書句一捲簾

子男同一位

(嘯梧)

繞山萬竹猶言少

四書二句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娘子軍掛免戰牌

四書句一解鈴

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人比黃花瘦

〃

鞠躬如也

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解鈴

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報道常山落將星

〃捲簾

故龍子曰

和尚不識梳篦

〃

髡未嘗睹之也

始吾與人也一節

詩經句一

謂予不信

潘金蓮嫌武太郎

〃

不如叔也

新竹

禮記句一

君子無故

御史糾參

左傳句一

從臺上彈人

茶可品

漢詩句一對偶

對酒當歌

重洋歸棹說東京

唐詩句一

海客談瀛洲

望眼十分賒

留得一錢看

多買燕支畫牡丹

水滸人名二

朱富 朱貴

太陽過赤道三十三度四十五分

西廂句一

一時半刻

苗匪

對偶

半萬殘兵

我思白鶴

他見黃鸞作對

二花面

杏臉桃腮

恙

義斷恩絕

十四而天癸至

書名一

女兒經

女婿

詞牌名一

一半兒

護花使者

金鈴子

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憐光彩生門戶

漢人名一

楊得意

叢菊殘時見少陵

字一

葡

“

九十九

字一

白

“

夢熊夢罷

藥名一

預知子

“

寫

鳥名一

孔雀

“

遊學

四書注一

上行下效

（涓道）

逢人說項

四書句一

其如示諸斯乎

“

撲燈蛾

易經四句

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

道不同

易經句一

蓋言順也

“

宰我曰

書經句一

其代予言

“

堯

“

分土為三

“

修唐書五代史

“

立政

“

田產

詩經句一

劬勞于野

“

中國無人所存者幸也

字一

國

十

慰帥為滿政府効死力

今世人名一

袁樹勛

合肥相國至倫敦訂密約

”

李聯英

其妻告其妾曰

四書句一

語小

(湯浹室)

孩兒報我乍添孫

”

子謂子產

回話

”

顏淵曰

大媳守寡

”

長子死焉

午後陛見

神童詩句一

未去朝天子

山西邊界接山東

周人名二

晉鄙 魯連

迷途

漢人名一

程不識



雜歌謠一

五禽言 庚子

拜 鷓 人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博。勞。無。父。鸚。無。母。生。小。零。丁。長。艱。苦。毛。羽。雖。成。不。自。主。歸。去。歸。去。歸。何。處。不。如。歸。去。

姑。惡。姑。惡。小。姑。謠。詠。小。姑。讒。我。有。間。時。獰。奴。黠。婢。日。助。虐。十。年。不。將。離。自。嘆。妾。命。薄。作。窠。猶。未。成。亦。願。受。鞭。撲。一。意。報。姑。恩。云。何。姑。不。樂。姑。惡。姑。惡。

泥。滑。滑。泥。滑。滑。北。風。多。雨。雪。十。步。九。傾。跌。前。日。一。翼。翦。昨。日。一。臂。折。阿。誰。肯。護。持。舉。足。動。牽。掣。仰。天。欲。哀。鳴。口。噤。不。敢。說。回。頭。語。故。雌。恐。難。復。相。活。泥。滑。滑。

阿。婆。餅。焦。阿。婆。餅。焦。阿。婆。年。少。時。羹。湯。能。手。調。今。日。阿。婆。昏。且。驕。汝。輩。不。解。事。阿。婆。手。自。操。大。婦。來。口。饒。饒。小。婦。來。聲。囂。囂。都。道。阿。婆。本。領。高。豆。萁。然。盡。煎。太。急。炙。手。手。熱。驚。啼。號。阿。婆。餅。焦。

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黑。雲。蓋。野。天。無。河。枝。搖。樹。撼。風。雨。多。骨。肉。滿。眼。

各○自○他○三○年○病○損○瘦○到○骨○還○欲○將○身○入○網○羅○一○身○網○羅○不○敢○惜○巢○傾○卵○覆○將○奈○
何○行○不○得○也○哥○哥○

新少年歌

劍 公

百○花○開○春○風○香○入○學○堂○春○日○長○春○風○如○此○香○春○日○如○此○長○新○少○年○讀○書○勉○爲○良○
讀○書○要○自○強○野○蠻○說○自○由○開○口○即○荒○唐○公○德○大○可○珍○私○德○亦○宜○將○父○母○之○意○不○
可○傷○切○勿○逞○我○強○權○強○新○少○年○細○思○量○

不○辨○東○與○西○不○辨○南○與○北○不○識○朱○與○青○不○識○白○與○黑○斷○無○蛟○龍○象○池○中○斷○無○鳳○
鳥○棲○枳○棘○新○少○年○須○努○力○學○燒○點○在○自○克○勿○恥○惡○衣○與○惡○食○新○少○年○此○意○識○未○
識○

新○少○年○別○懷○抱○新○世○界○賴○爾○造○傷○哉○帝○國○老○老○老○妙○哉○學○生○小○小○小○昂○哉○前○途○
好○好○好○自○治○乃○文○明○之○母○獨○立○爲○國○民○之○寶○思○救○國○莫○草○草○大○家○著○意○鑿○新○腦○
西○學○皮○毛○一○齊○掃○新○少○年○姑○且○去○探○討○

雜歌謠二

粵謳新解心六章

自由鐘

無也。好。贈。贈。你。一。箇。自。由。鐘。想。你。響。起。鐘。聲。叫。醒。世。界。上。个。的。癡。聾。人。話。六。十。分。就。係。一。點。鐘。容。也。易。把。韶。光。來。白。送。故。此。要。及。時。猛。省。唔。好。一。刻。放。鬆。大。抵。鐘。有。十。一。一。箇。時。辰。就。有。十。二。箇。作。用。你。肯。把。精。神。振。刷。唔。怕。打。疊。唔。通。人。若。果。似。得。个。鐘。就。時。時。都。係。咁。奮。勇。算。你。係。鐵。嘅。都。會。磨。穿。漫。講。係。銅。你。睇。鐘。个。的。事。件。咁。多。都。靠。一。條。心。嚟。運。動。就。與。合。羣。團。體。个。的。物。理。相。同。我。想。鐘。有。个。聲。人。就。有。同。種。同。聲。要。相。應。同。種。就。要。咪。箇。相。攻。捨。得。顯。盡。法。條。驚。醒。吓。大。衆。等。到。時。辰。唔。錯。就。有。機。會。嚟。逢。中。國。捱。到。呢。箇。時。辰。重。有。七。機。會。好。碰。只。望。人。心。固。結。咁。正。話。奪。得。天。工。呢。陣。賠。欸。好。似。催。命。符。滿。洲。就。係。粧。嫁。槓。內。盤。破。壞。外。面。亦。都。穿。凹。你。唔。睇。天。色。做。人。都。要。按。住。鐘。數。嚟。發。夢。花。輒。月。上。重。有。幾。耐。

夕陽紅。唉。唔好咁儻。懂奉告四萬萬主人翁。問你食時辰。鐘送飯哩。重有邊一日歡容。

自由車

自由車。走遍全球。我想世界如輪。你唔會走亦咩。唔怕崎嶇條路。你就咪把鐵軌嚟收。近日人地箇的機汽。越出越新。怕你唔够佢鬪。除非大眾齊心合力。正話趕得過佢頭。若果唔振起精神。慢吓就墮落人後。重怕一時失足。跌在深溝。你睇各國都咁樣子。爭雄問佢邊一箇肯罷手。讓人半步自己就輸了一籌。咪箇見人地步步攬先。就要頂住把口。你估講頑笑。咩好似細蚊仔。蠶錢牛。我呢陣中。講話維新都重係講吓嚟。湊話到飛天。咁本事。唔見佢出得乜野機謀。捨得揸定指南。向住个康莊大道。但係馳驅就範。咁就覆轍無憂。唉。真正醜唔會行。點解先學走。你若係把車頭弄壞。咯重怕要火上添油。

天有眼

天○有○眼○見○盡○千○古○興○亡○的○變○幻○嘅○風○雲○點○掩○得○過○佢○眼○光○我○想○眼○淚○唔○乾○都
好○似○落○雨○咁○樣○等○到○天○際○開○眼○正○話○放○得○出○壹○線○太○陽○天○呀○你○眼○總○唔○開○問○你
煙○遮○還○係○霧○障○抑○或○哈○埋○雙○眼○捱○過○呢○陣○雪○雹○冰○霜○你○在○玉○宇○瓊○樓○點○知○到○人
間○瞰○望○好○極○廣○寒○宮○殿○轉○眼○怕○做○了○沙○場○我○平○日○坐○井○觀○天○眼○界○都○唔○係○乜○廣
重○怕○天○穿○難○補○枉○費○个○的○鍊○石○女○皇○天○你○重○話○眼○見○唔○會○出○聲○乜○得○行○雷○咁○響
總○要○你○放○長○眼○睇○吓○中○國○个○的○少○年○行○日○月○都○有○升○沉○就○係○天○嘅○現○象○應○該○幾
千○年○睡○國○都○會○白○到○東○方○唉○唔○禁○想○英○雄○咪○咁○有○擎○天○掌○怕○你○眼○鬼○冤○時○就○要
變○法○改○良○

地無皮

天○都○有○眼○地○咪○話○無○皮○做○乜○地○皮○剝○盡○你○天○眼○總○唔○知○我○想○天○地○有○情○都○係○同
一○樣○氳○氳○氣○只○怕○暗○無○天○日○你○話○地○點○得○挨○依○咁○好○一○段○錦○繡○山○河○交○過○你○整
到○七○穿○八○爛○邊○處○搵○得○補○地○青○泥○呢○陣○草○都○有○条○諒○你○亦○唔○過○得○意○故○此○我○呼

天○唔○應○叫○地○你○亦○無○詞○講○到○地○厚○天○高○就○對○唔○住○踐○土○食○毛○个○的○赤○子○鋤○頭○咁○
利○問○佢○重○有○七○活○肉○生○肌○人○話○地○獄○計○起○有○十○八○層○幾○時○鋤○得○到○底○點○估○一○時○
鋤○吓○就○鋤○到○鮮○血○淋○漓○你○鋤○極○唔○完○重○要○留○番○的○手○尾○等○佢○列○強○蠶○食○共○你○分○
肥○唉○該○死○人○肉○食○埋○問○你○滋○味○唔○滋○味○地○皮○薄○到○咁○點○樣○插○得○穩○旗○杆○嚟○豎○起○
箇○枝○國○旗○

趁早乘機

打○七○主○意○重○使○七○思○疑○國○亡○在○旦○夕○你○好○趁○早○乘○機○世○界○係○咁○艱○難○空○自○歎○氣○
况○且○虎○狼○官○吏○又○試○剋○剝○無○時○若○係○任○佢○施○為○我○怕○你○無○地○可○企○你○睇○台○灣○箇○
陣○睹○箇○箇○都○魄○散○魂○飛○邊○個○唔○望○得○好○官○同○我○治○理○點○想○好○官○難○做○亦○不○過○數○
衍○毛○皮○近○日○柴○米○係○咁○難○籌○你○咕○因○七○野○事○賠○還○九○百○兆○我○地○要○共○佢○包○支○生○
意○固○自○幾○微○各○樣○苛○捐○又○來○箇○不○止○各○商○承○餉○累○得○舉○國○迷○痲○因○此○盜○賊○咁○多○
唔○盡○怪○得○佢○睇○叶○近○年○瘟○咁○殺○實○在○見○心○悲○自○古○話○民○為○邦○本○君○為○次○紂○王○無○

道○就○被○箇○個○周○武○焚○屍○有○的○話○既○屬○係○蟻○民○唔○該○逆○旨○點○曉○得○人○生○世○上○各○有○
 權○宜○今○日○中○國○無○人○箇○滿○政○府○來○得○咁○放○恣○賣○民○賣○國○佢○重○詐○作○唔○知○你○信○唔○
 到○吓○通○商○口○岸○中○華○地○洋○人○勢○力○叫○佢○點○肯○更○移○或○有○住○落○香○港○與○及○滬○江○似○
 覺○安○樂○過○世○瓜○分○完○滿○恐○怕○你○故○國○無○歸○更○有○的○入○籍○西○洋○佢○話○無○上○嘅○架○勢○
 家○亡○國○破○箇○日○佢○當○你○大○馬○奔○馳○我○勸○大○衆○的○起○心○肝○學○吓○東○洋○仔○當○初○佢○
 俾○人○凌○辱○今○日○氣○象○咁○輝○廣○東○地○大○人○非○細○只○怕○你○無○血○性○唔○怕○大○事○難○爲○即○
 話○單○手○獨○拳○慌○到○無○人○繼○豈○知○人○人○都○有○我○便○是○興○國○生○機○大○家○若○係○有○心○還○
 要○想○過○法○子○民○權○自○治○重○等○到○幾○時○山○岳○有○靈○還○降○義○士○太○平○之○後○自○見○妍○媸○
 世○界○翻○新○唔○係○希○罕○事○歐○亞○文○明○我○地○獨○遲○你○估○十○八○省○等○齊○然○後○作○致○我○怕○
 烏○鴉○頭○白○我○中○國○重○一○樣○低○威○時○勢○可○以○造○得○個○的○英○雄○做○乜○英○雄○唔○可○以○造○
 時○勢○唉○容○乜○易○廣○東○先○自○治○箇○陣○平○權○萬○國○怕○佢○十○七○省○唔○追○住○跟○嚟○

呆佬祝褔

呆○都○有○也○要○緊○最○怕○你○係○咁○窮○人○地○話○你○窮○做○乜○你○把○珠○寶○金○銀○重○咁○亂○用○有○的○應○該○要○用○你○又○話○打○算○唔○通○睇○吓○王○母○个○日○壽○辰○我○真○正○心○痛○攪○出○滿○天○神○佛○好○似○着○了○顛○瘋○三○界○八○仙○都○離○了○玉○洞○如○來○老○祖○不○在○西○蓬○玉○葉○瓊○枝○都○向○金○盤○捧○奇○葩○異○草○咁○就○獻○到○仙○童○我○想○海○錯○山○珍○唔○係○咁○容○易○進○貢○撒○開○珊○瑚○鍊○網○都○打○唔○盡○个○的○東○海○金○龍○你○睇○瑤○池○咁○大○唔○係○有○蟠○桃○種○點○解○收○埋○咁○多○壽○禮○塞○滿○天○宮○呆○佬○你○託○在○嶺○幪○正○係○恩○如○山○重○話○來○祝○壽○點○好○妙○手○空○空○祇○有○剗○起○个○塊○地○皮○當○係○神○仙○嚟○供○奉○削○埋○咁○多○膏○血○正○話○釀○得○壽○酒○一○盞○你○撒○潑○得○咁○交○關○唔○怪○得○人○話○你○呆○得○懵○懂○呢○鬪○昏○天○黑○地○問○你○重○點○乜○祝○壽○燈○籠○唉○你○唔○係○壽○星○公○正○係○把○財○星○送○想○必○係○个○的○災○星○惡○煞○共○你○条○老○命○相○冲○唔○信○你○睇○祝○過○咁○多○回○壽○哩○都○遇○着○天○魔○浩○劫○鬧○到○妖○霧○迷○濛○



新出
班本

黃京 蕭調 養維 回新 頭夢 上成 套套

合刻

(分八角一價定冊一裝洋)

欲開大多數人之智改良班本其急務矣舉國中不讀書不看報之人十居其八九而未有不看戲者歐西日本多注重于是故士大夫皆不惜紆尊降貴親演其事而我國則鄙此道爲下流至不屑與平民伍此強弱智愚之所由分也邇來倡改良班本之議者頗不乏人其有見乎此矣本報每期附印之黃蕭養回頭作者既洞悉中外所演皆近今時事而又熟于此道善于結構令人人看之無不起愛國自強之心故一出即大受歡迎實班本革命界之巨子也又維新夢一套乃演戊戌變法前後時事句句皆道實而其結構之佳腔調之熟又不在黃蕭養回頭之下作者爲春夢生即廿八九號新民叢報飲冰室詩話所稱之珠海夢餘生其人也今特將兩套合印成書賤價發售以餉我國民有志斯道者盍速購取

發行所 橫濱六百六十六番 新民叢報社

小說叢話

談話體之文學尙矣。此體近二三百年來益發達。即最乾燥之考據學金石學。往往用此體出之。趣味轉增焉。至如詩話文話詞話等。更汗牛充棟矣。乃至四六話制義話楹聯話。亦有作者。人人知其無用。然猶有一過目之價值。不可誣也。惟小說尙闕如。雖由學士大夫鄙棄不道。抑亦此學幼稚之徵證也。余今春航海時。篋中挾桃花扇一部。藉以消遣。偶有所觸。綴筆記十餘條。一昨平子蛻庵環齋慧广均歷曼殊集余所。出示之。僉曰。是小說叢話也。亦中國前此未有之作。蓋多爲數十條。成一帙焉。談次因相與縱論小說。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義。無一不足解頤者。余曰。各筆之便一帙。衆曰善。遂命紙筆。一夕而得百數十條。昇新小說社次第刊之。此後有所發明。賡續當未已也。抑海內有同嗜者。東鱗西瓜。時以相貽。亦談興之一助歟。編次不有體

例。惟著者之名分注焉。無責任之責任。亦各負之也。癸卯初臘。飲冰識。

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爲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中國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語。觀公羊傳。楚辭。墨子。莊子。其間各國方言。錯出者不少。可爲左證。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數千年稱最焉。尋常論者。多謂宋元以降。爲中國文學退化時代。余曰不然。夫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矣。即如唐代。韓柳諸賢。自謂起八代之衰。要其文能在文學史上有價值者。幾何。昌黎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余以爲此。即其受病之源也。自宋以後。實爲祖國文學之大進化。何以故。俗語文學大發達。故宋後俗語文學。有兩大派。其一則儒家禪家之語錄。其二則小說也。小說者。決非以古語之文體。而能工者也。本朝以來。考據學盛。俗語文體。生一頓挫。第一派又中絕矣。苟欲思想之普及。則此體非徒小說家當採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雖然。自語言文字相去愈遠。今欲爲此。誠非易易。吾曾試驗。吾最知之。（飲冰）

各國文學史。皆以小說占一大部分。且其發達甚早。而吾國獨不爾。此其故。雖由俗語文體之不發達。然尚有一原因焉。吾國之思潮。本分南北。兩大。宗。而秦漢以後。北宗殆占全勝。北宗者。主嚴正。實行者也。北宗勝。而小說見蔑棄。亦宜。試讀先秦南方諸書。如離騷。如南華。皆饒有小說趣味者也。惜乎其遂中絕也。至元代所以勃興之原因。則吾猶未能言之。（藝廣）

夏穗卿著小說原理。謂今日學界展寬。士夫正日不暇給之時。不必再以小說耗其目力。著小說之目的。惟在開導婦女與粗人而已。此其論甚正。然亦未盡然。今日之士夫。其能食學界展寬之利者。究十不得一。即微小說。其目力亦耗於他途而已。能得佳小說。以餉彼輩。其功力尚過於譯書作報。萬萬也。且美妙之小說。必非婦女粗人所喜讀。觀水滸之與三國。紅樓之與封神。其孰受歡迎。孰否。可以見矣。故今日欲以佳小說餉士夫以外之社會。實難之。又難者也。且小說之效力。必不僅及於婦女與粗人。若英之索士比亞。法之福祿特爾。

以及俄羅斯虛無黨諸前輩。其小說所收之結果。仍以上流社會爲多。西人謂文學美術兩者能導國民之品格之理想。使日遷於高尚。穗卿所謂看畫看小說最樂。正含此理。此當指一般社會而言者也。夫欲導國民於高尚。則其小說不可以不高尚。必限於士夫以外之社會。則求高尚之小說亦難矣。 (平子)

小說之妙。在取尋常社會上習聞習見。人人能解之專理。淋漓摹寫之。而挑逗默化之。故必讀者入其境界愈深。然後其受感刺也愈劇。未到上海者。而與之讀海上花。未到北京者。而與之讀品花寶鑑。雖有趣味。其亦僅矣。故往往有甲國最著名之小說。譯入乙國。殊不能覺其妙。如英國的士黎里。法國鷲俄。俄國托爾斯泰。其最精心結撰之作。自中國人視之。皆隔靴搔癢者也。日本之雪中梅花間鶯。當初出時。號稱名作。噪動全國。及今已無過問。蓋當時議院政治初行。此等書即以匡其敝者也。今中國亦有譯之者。則如嚼蠟焉爾。凡著譯小說者。不可不審此理。 (峴广)

天津國聞報初出時。有一雄文曰「本館附印小說緣起」。殆萬餘言。實成於幾道與別士二人之手。余當時狂愛之。後竟不克裒集。惟記其中有兩大段。謂人類之公性情。一曰英雄。二曰男女。故一切小說不能脫離此二性。可謂掛卻導窾者矣。然吾以爲人類於重英雄愛男女之外。尙有一附屬性焉。曰畏鬼神。以此三者可以該盡中國之小說矣。若以泰西說部文學之進化。幾合一切理想而治之。又非此三者所能限耳。國聞報論說欄登此文。凡十餘日。讀者方日日引領以待其所附印者。而始終竟未附一回。亦可稱文壇一逸話。（飲冰）

英國大文豪佐治賓哈威云。小說之程度愈高。則寫內面之事情愈多。寫外面之生活愈少。故觀其書中兩者分量之比例。而書之價值可得而定矣。可謂知言。持此以料揀中國小說。則惟紅樓夢得其一二耳。餘皆不足語於是也。（瑟齋）

余欲爲中國未來記者有年。卒無屬稿暇。庚子間有某某者。亦欲作之。南海贈以詩云。「我游上海考書肆。問書何者銷流多。經史不及八股盛。八股無如小

說何鄭聲不倦雅樂睡人情所好聖不呵（中略）聞君董狐託小說以敵八股功最深。衿纓市井皆快觀。上達下達真妙音。方今大地此學盛。欲爭六藝爲七峯。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靈藥。或託樂府或稗官。或述前事或後覺。擬出一治與一亂。普問人心果何樂。庶俾四萬萬國民。茶餘睡醒用戲謔。以君妙筆爲寫生。海潮大聲起木鐸。乞放霞光照大千。五日爲期連畫諾。吾未來記果能成。此亦一影事也。（飲水）

泰西詩家之詩。一詩動輒數萬言。若前代之荷馬但丁。近世之擺倫彌兒頓。其最著名之作。率皆累數百葉。始成章者也。中國之詩。最長者如孔雀東南飛。與北征。與南山。之類。罕過二三千言外者。吾昔與黃公度論詩。謂即此可見吾東方文家才力薄弱。視西哲有慚色矣。既而思之。吾中國亦非無此等雄著。可與彼頡頏者。吾輩僅求之於狹義之詩。而謂我詩僅如是其謗點祖國文學罪不淺矣。詩何以有狹義有廣義。彼西人之詩。不一體。吾儕譯其名詞。則皆

曰詩而已。若吾中國之騷之樂府之詞之曲皆詩屬也。而尋常不名曰詩。於是乎詩之技乃有所限。吾以為若取最狹義則惟三百篇可謂之詩。若取其最廣義則凡詞曲之類皆應謂之詩。數詩才而至詞曲則古代之屈宋豈讓荷馬。但丁而近世大名鼎鼎之數家若湯臨川孔東塘蔣藏園其人者何嘗不一詩累數萬言耶。其才力又豈在擺倫彌兒頓下耶。（以下七條癸卯正月飲冰太平洋舟中作）

斯賓塞嘗言宇宙萬事皆循進化之理。惟文學獨不然。有時若與進化為反比例云云。彼推原其故謂文學必帶一種野蠻之迷信乃能寫出天然之妙文明愈開則此種文學愈絕故文學與科學之消息適成反比例云云其言頗含至理此論在中國

尤為文家所同認而無異議者矣。故昌黎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三代文學優於兩漢。兩漢文學優於三唐。三唐文學優於近世。此幾如鐵案不能移動矣。顧吾以為以風格論誠當爾。爾以體裁論則固有未盡然者。凡一切事物其程度愈低級者則愈簡單愈高等者則愈複雜。此公例也。故我之詩界濫觴於三百篇限以四言其體裁為最簡單漸進為五言漸進為七言稍複雜矣。

漸進爲長短句愈複雜矣長短句而有一定之腔一定之譜若宋人之詞者則愈複雜矣由宋詞而更進爲元曲其複雜乃達於極點曲本之詩以廣義之名名之所以優勝于他體之詩者凡有四端唱歌與科白相間甲所不能盡者以乙補之乙所不能傳者以甲描之可以淋漓盡致其長一也尋常之詩只能寫一人之意境若孔雀東南飛等篇錯落描畫數人者不能多觀且非後人所能學步強學之必成鴛鴦曲本內容主件可多至十數人或數十人各盡其情其長二也每詩自數折乃至數十折每折自數調乃至數十調一惟作者所欲極自由之樂其長三也詩限以五七言其塗隘矣詞代以長短句稍進然爲調所困仍不能增減一字也曲本則稍解音律者可任意綴合諸調別爲新調詞亦可爾爾然究不如曲之自由即舊調之中亦可以添加所謂花指者往往視原調一句增加至七八字乃至十數字而不爲病其長四也故吾嘗以爲中國韻文其後乎今日者進化之運未知何如其前乎今日者則吾必以曲本爲巨擘矣嘻附庸蔚爲大國雖使屈宋蘇李生今日亦應有前賢畏後生之感吾又安

能薄。今人愛古人哉。

論曲本當首音律。余不嫻音律。但以結構之精嚴。文藻之壯麗。寄託之遙深。論之。竊謂孔云。亭之桃花扇。冠絕前古矣。其事跡本爲數千年歷史上最大關係之事跡。惟此時代乃能產此文章。雖然同時代之文家亦多矣。而此蟠天際地之傑構。獨讓云亭。云亭亦可謂時代之驕兒哉。

桃花扇卷首之先聲一齣。卷末之餘韻一齣。皆云亭創格。前此所未有。亦後人所不能學也。一部極淒慘極哀艷極忙亂之書。而極太平起以極閑靜極空曠。結真有華嚴鏡影之觀。非有道之士不能作此結構。

桃花扇之老贊禮。云亭自謂也。處處點綴入場。寄無限感慨。卷首之試一齣。先聲。卷中之加二十一齣孤吟。卷末之續四十齣餘韻。皆以老贊禮作正脚色。蓋此諸齣者。全書之脈絡也。其先聲一齣演白云。『更可喜把老夫衰態也。拉上了排場。做了一箇副末脚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罵一回。那滿座賓。

客。怎曉得我老夫。就是戲中之人。此一語所謂文家之畫龍點睛也。全書得此精神。便活現數倍。且使讀者加無限感動。可謂妙文。孤吟一齣。結詩云。『當年真是戲。今日戲如真。兩度旁觀者。天留冷眼人。』餘韻一齣。演白云。『江山一忙一閑。誰贏誰輸。兩鬢皆斑。』凡此皆託老贊禮之口。皆作極達觀之語。然其外愈達觀者。實其內愈哀痛愈辛酸之表徵也。云亭人格。於斯可見。以一部哭聲淚痕之書。其開場第一演白。乃云。『日麗唐虞世。花開甲子年。山中無寇盜。地上總神仙。』以一箇家破國亡之人。其自道履歷。乃云。『最喜無禍無災。活了九十七歲。』此非打趣語。乃傷心語也。爲當時腐敗之人心寫照也。

桃花扇於種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蓋生於專制政體下。不得不爾也。然書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一讀之。使人生故國之感。余尤愛誦者。如莫過烏衣巷。是別姓人家新畫梁。聽誰知歌罷剩空筵。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

翻雲變寒濤。東捲萬事付空烟。沈江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
 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藁調一套。
 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韻除讀此而不油然而生民族主義之思想者必其無人心
 者也。

桃花扇沈痛之調。以哭主沈江兩齣爲最。哭主叙北朝之亡。沈江叙南朝之亡也。哭主中「勝如花」兩腔云。「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聖子神孫反不如斷蓬飄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傷心煞煤山私幸。獨殉了社稷蒼生。獨殉了社稷蒼生。」其二云。「宮車出廟社傾。破碎中原費整。養文臣帷幄無謀。養武夫疆場不猛。到今日山殘水賸對大江。月明浪明滿樓頭。呼聲哭聲這恨怎平。有皇天作證。從今後戮力奔命。破國仇早復神京。破國仇早復神京。」沈江之「普天樂」云。撇下俺斷蓬船。丟下俺無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歸無路進又難前。那滾滾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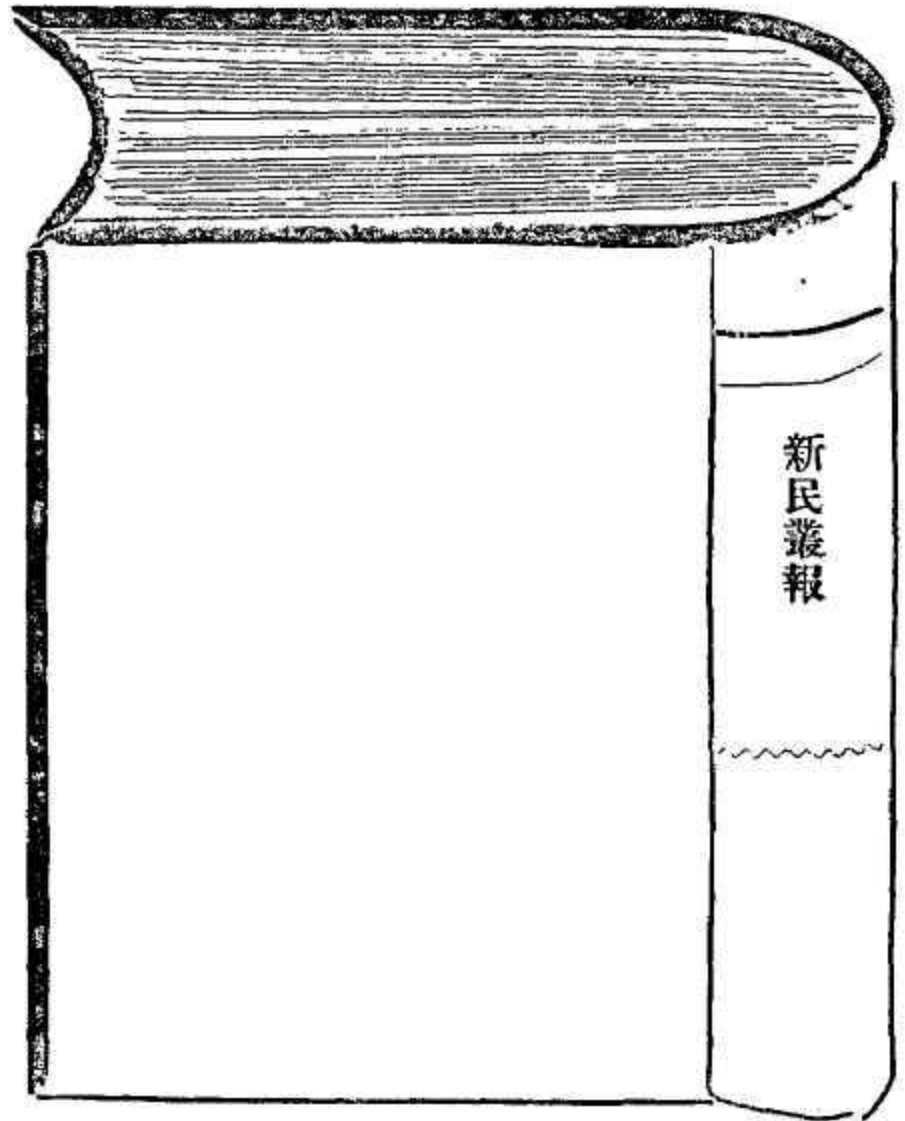
浪拍天流不盡湘纍怨勝黃土一丈江魚腹寬展摘脫下袍靴冠冕累死英雄
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其古輪臺云走江邊滿腔憤恨向誰言老
淚風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盡殘兵血戰跳出重圍故國苦戀誰知歌罷
剩空筵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雲變寒濤東捲萬事付空
烟精魂顯大招聲逐海天遠此數折者余每一讀之輒覺酸淚盈盈承睫而
欲下文章之感入一至此耶



減價

新 民 叢 報

壬 寅 年 之



橫濱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 民 叢

報 社



本社之壬寅年叢報兩年以來銷出三萬餘部銷數之廣即文明進步之徵近者坊間射利往往將本報翻印校讎疏略魯魚亥豕在所不免貽誤讀者良非淺鮮今本社再印五干部減價發售以符輸入文明之本意全年四厚冊減價四元愛讀諸君請速購取



◎新小說社緊要告白◎

啓者本社數月來以牽于事故出版遲緩深負讀者諸君之盛意頃續撰述

飲冰室主人從美洲復返日本

料稍

理雜事即從事著述今先出本冊其餘尙欠五冊乃足第一年之數當于

明春二數月內趕緊出齊又新民叢

報

頃擬

合本數冊

計癸卯年份者日間即出至第十七冊其餘亦當陸續趕出以慰讀者諸君之責望至于兩報之

報費

其已交者必待

出全年之報始行截算

特識數言以慰責望

又新民叢報

閱月增刊之

新大陸游記

不日出版